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第二十號

民國十二年十月廿五日

時事述評(八篇)　記者
時代精神的批判與中國的前途　頌華
俄國經濟界之復興　潘公展
法國撲滅黴菌的計畫(巴黎通信)　周光煦
直魯十五工廠考察記　韓士元
日本的一燈園及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　丏尊
婦女與文明　樊得一
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呂思勉
『吃落拓棗的人們』與『優黎瑟士』　擘黃譯
這便是人生(小說)　仲雲譯
濟之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局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徵文啓事

本誌創刊以來，已屆二十週年。除本年輯刊東方文庫百種，廉價發售，迅將出版外，并擬以民國十三年第二十一卷第一號爲二十週年紀念號。一面函約專家，分門撰述；一面舉行徵文，期以愛讀諸君之策勵，爲本誌進行之指針。徵文條例如左：

一、紀念論文　以關於政治，學術，及社會問題之重要論文爲限，在紀念號內發表。

二、地方調查　凡各省及重要城鎮之政治，軍事，實業，教育，及社會狀況等，或分門紀述，或分地爲篇，於寄到後隨時發表。

三、文藝小品　小說，戲劇之創作，及有文學趣味之小品文字，均甚歡迎，亦於寄到後隨時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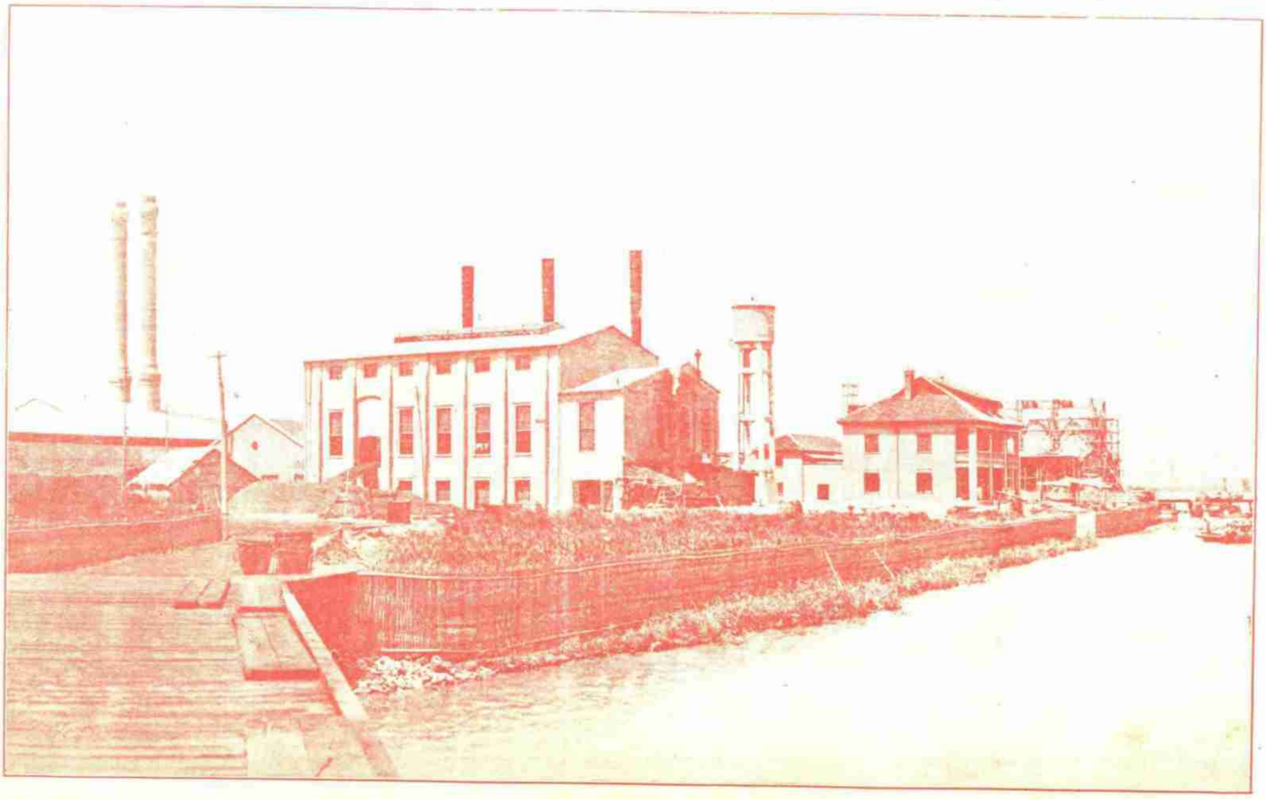
四、讀者意見　本誌內容有應改良之處，望讀者諸君隨時賜教，本誌除量力實行外，并當列一專欄，擇尤刊布。

五、徵文報酬　一，二，三，三項均酬現金，四項酌酬書券或本誌。

六、收稿日期　一項收稿期以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爲止，其餘不限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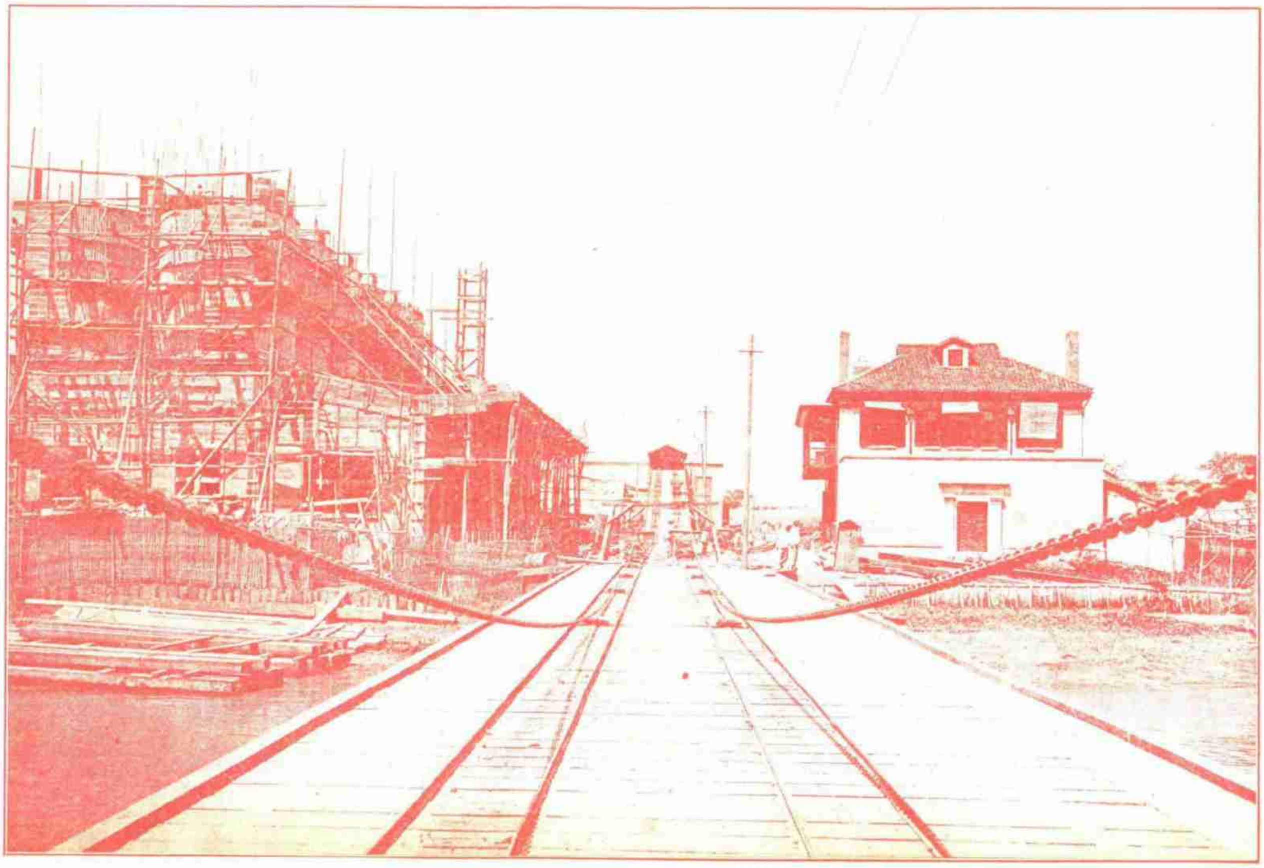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　東方雜誌社謹啓

華商上海水泥公司(一)



(參看本期一三八頁)

華商上海水泥公司(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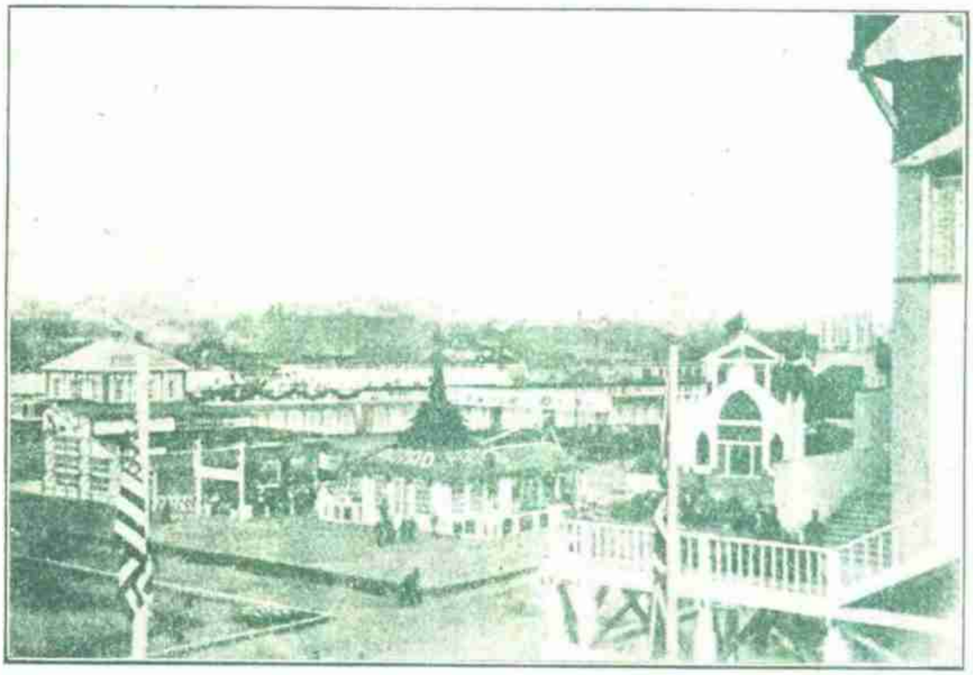


(參看本期一三八頁)

俄國之經濟復興(一)



莫斯科農業展覽會國際部開幕時土耳其斯坦館門前攝影。



莫斯科展覽會外國部之開幕。（門前懸掛英美國旗。）

（參看二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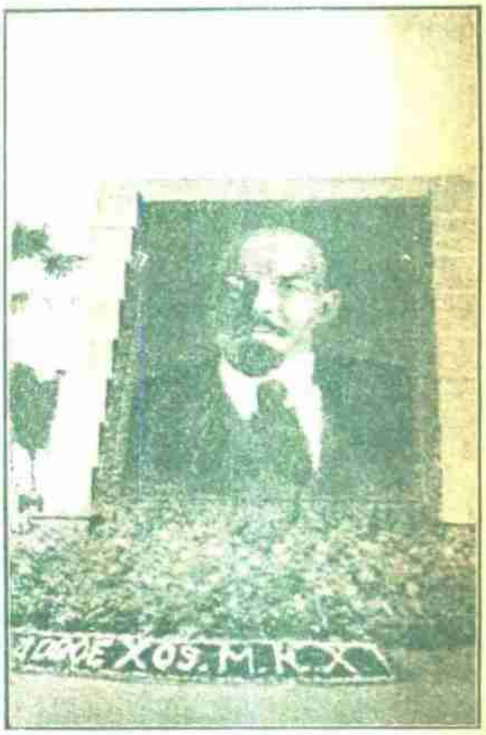
俄國之經濟復興(二)



蘇俄國家銀行發行之新,紙幣,名曰吉奉尼,吉奉尼每約合十金盧布,或英金一鎊,美金五元。



展覽會中之俄國農民居屋模型,立於屋前之三人,即建造此屋之農民。



莫斯科園藝家所獻之李寧像,其下——造花床。

(參看二五頁)

小說月報第十五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號 徵文啓事

我們前次出版過俄國文學研究及法國文學研究(將出版)兩個號外，頗得讀者的歡迎。明年爲本報十五週年的紀念，除爲愛讀本報諸君預備一種紀念的廉價辦法外，並擬再出版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號，一方面以現代的文學批評的眼光，來重新估定中國古文學的價值，一方面以緻密謹愼的態度去系統的研究中國自商周以迄現代的文藝的思想與藝術。近來整理國故的呼聲甚高，對於中國古代哲學科學經濟思想及文藝都有斥去傳襲的見解而用一種新的眼光與新的文法來研究的傾向。我們很希望我們的中國文學研究號在這個潮流中能夠有些貢獻。惟我們自覺力量薄弱，難於獨力擔負這個巨大的工作，現在謹布徵文簡章於後，敬乞海內賢達多多給我們以幫助！

(一)徵文種類擬分：

(甲)通論　汎論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他的思想上與藝術上的特質與缺點，及其他。

(乙)專論

(一)時代的研究(如唐代文學的研究等類)　(二)分類的研究(如中國詩歌的研究等類)

(三)作家的評傳(如陶潛評傳李白評傳等類)　(四)作品的研究(如紅樓夢考證等類)

(丙)其他　一切讀書雜記，目錄，重要作品的文字上的校勘及其他。

(二)應徵的文字，白話文言俱可。

(三)徵文日期自登報之日起至十三年四月底止。

(四)如應徵者能於徵文期截止之前將他們擬作的文題示知，我們尤爲歡迎。

(五)徵文發表後，謹致五元至百元以上的酬金。

(六)應徵的稿件，概不檢還，惟黏有足額的郵票及已寫好地址的信封者，則不登時當即寄還。

(七)本號的出版期約在民國十三年八月前後。

(八)徵文函件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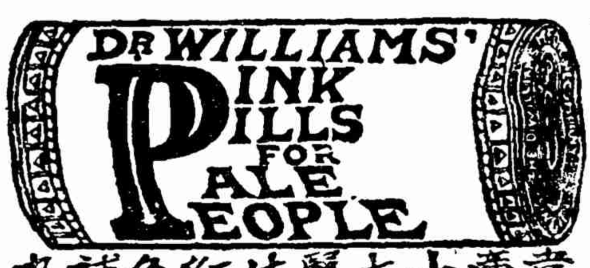
醫士張玉峯及彼之眷屬

醫士張玉峯家中之經驗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足資研究者即其藥品之功力對於老幼有別故而均極相宜也即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紅色清導丸係成人服用之藥嬰孩自己藥片係專爲嬰兒及小孩之靈藥也東三省海城張玉峯醫士之證書足可爲確據矣張醫士閩家小影刊登於上彼曾行醫賣藥二十餘載屢用紅丸以治自己之疾病其來函云鄙人素禀虛弱操勞過度以致心跳虛煩怔忡恍惚不思飲食尤難成寐累服中藥罔見功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諸恙悉去飲食倍增身體強健精神清爽其時適鄙人之長子國棟年十一歲身體孱弱形消骨立且有驚悸健忘等患亦與以紅色補丸之後身體反弱爲強飲食加增神清氣爽矣次子雖年幼亦服是丸就覺神精靈敏壯胖非常驚人之二妾三妾皆有夜難安眠之病服用紅色補丸即能睡眠安寧此紅丸之功有裨於鄙人全家者豈不宏且大哉鄙人尙有三小兒年纔三歲服用嬰孩自己藥片治好腹痛膨脹肌瘦等症由是觀之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對於閩家有如此功效業將放心介紹多人均見奇效也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三元郵力均在其內也

嬰孩自己藥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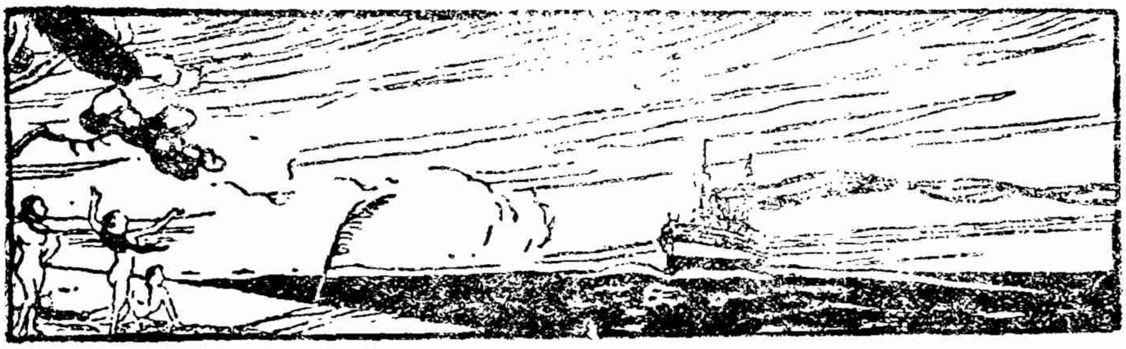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以及保赤妙訣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小181(一)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二十號
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再論政治與士氣……堅瓠（一）

時事述評

大選與反對運動同時急進……梓生（二）
匪亂將引起外艦長江警備了……南雁（三）
青島公產抵款事件的始末……朔一（四）
國內戰事的三次綜核……梓生（五）
德國取銷消極抵抗……幼雄（一一）
國際聯盟第四次大會之經過……幼雄（一三）
土耳其的新生命……化魯（一五）
柴魯爾同埃及……化魯（一六）

時代精神的批判與中國的前途……頌華（一七）
俄國經濟界之復興……潘公展（二五）
法國撲滅黴菌的計畫（巴黎通信）……周光煦（三六）
直魯十五工廠考察記……韓士元（三九）
日本的一燈園及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丏尊（五三）
婦女與文明 美國 R. Traquair 著……樊得一（六四）



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呂思勉（七五）

『吃落拓棗的人們』與『優黎瑟士』……擘黃譯（八六）

這便是人生（何爾定夫人著）（小說）……仲雲譯（九五）

偏激（俄國萬雷薩夫著）（小說）……濟之譯（一〇〇）

參考資料

◆上海會審公廨概述……（一二三）

◆近年來我國食米之概況……（一三四）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三九）

◆外國之部……（一四〇）

【補白】

伊本納茲軼事一則……（三五）

歐戰後世界各國的黃金分配……（三八）

美國女子獨立運動宣言……（七四）

鯨魚的將來……（九四）

科學短言……（九九）

參觀上海華商水泥公司記……（一三八）

【插圖】

上海水泥廠……（二幅）

採行新經濟政策後之新俄國……（三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二十號

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再論政治與士氣

堅瓠

我曾說要廓清今日的黑暗政治，應該保持士流階級的犧牲主義和反抗精神，現在舉出幾個具體的條件：

第一是重流品。流品之說，起於魏晉間的九品中正，固然立義太隘，足以助長階級政治之氣燄。但因此而士流階級隱隱握着社會賞罰之權威，卻未嘗不是一個激濁揚清的好方法。我們應該利用這個特點，一面擡高自己的身分使不至為金錢利祿所汚辱；一面發揮清議的特權，對於那些失節權門獻身軍閥的，施以名譽上的懲罰。縱使在現實政治沒有何種積極的效果，已經保全了不少的人格了。

第二是尚耿介。儒家末流雖蒙曲學阿世之譏，但荀卿非十二子已有陳仲史鰌一派，而韓非顯學稱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尤凜凜然有生氣。我們應該用這種疾惡如仇的耿介精神，來對待一班犯政治罪惡的人，不但在文電上加以聲討，而且在私交上與之割席；不但使他們暫時在政治上不得露臉，而且使他們永遠在社會上不能做人。現在有許多人所以敢賣國，敢害民，都祇為是非淆亂，雖一時受輿論的攻擊，不久就可出頭，甚而至於被崇拜為偉人能了。倘使能有永久的嚴格的輿論制裁，又何至於肆無忌憚呢？

第三是輕生死。重流品和尚耿介，尚不過是消極的抵抗法，若能將生死置之度外，就可以顯出實質上的利害了。雖歷史上能輕生死的人，如游俠列傳刺客列傳所表彰的，大都以私人恩怨為背景，但如張子房之擊秦皇，黃梨洲之椎許宗顯，卻於私仇以外含有政治的意味；這大約是能澤以詩書之氣的緣故。我們應該以這種自我犧牲主義為伸張士氣的後盾；成仁取義，視死如歸，沒有不能奏最後之勝利的。

以上幾個特性都是潛伏在我們的傳統思想裏，但有少數人出而提倡，就可以成為風氣的；較諸結烏合之衆的政黨，或行「驅市人而戰」的革命，不是經濟得多麼？

時事述評

大選與反對運動同時急進

津保兩系人物辦理三個月而未能成功的大總統選舉，過了九月十三及舊曆中秋兩個關頭，而生死存亡所關的雙十節又將到來，承辦諸人自不得不竭全力以進行。王承斌吳景濂熊炳琦王毓芝等在甘石橋政團俱樂部日夜應酬議員，除已被收買諸議員僅須略給酒食金錢外，對於留京不出席的，則施盡『容納主張』『交換利益』『津貼巨款』……等等手段。倘慮人數不足，則又一面電令各省軍民長官迫離京在籍議員北上出席，一面陸續派代表南下，勸誘聚在上海的反直派議員回京。此外，熊炳琦王毓芝向議員擔保批准衆院延長任期，高凌霨吳毓麟向議員擔保制憲，使各議員可以安心出席。吳景濂對人發表可以『出席不選曹』的談話，葉夏聲電致國民黨議員出席選孫，則又替反對派議員做一個面子，使易於離滬回京。

應付事機，有軟硬兩種手段。在京承辦大選諸人，對議員與以實利，給以面子，敷衍無所不至，可謂用盡軟的手段；而同時鄂督蕭耀南蘇省齊燮元及四川前敵將領楊森等都有很嚴厲的限期選舉的電報京，以壯聲勢；侯姓軍官在京組織的特別偵緝隊，逮捕京報記者王懿年，社會報記者林萬里，向反對派加一警戒，則純然從硬的方面着手了。

* * * *

反對方面的運動：移滬國會雖通電宣言『證明吳景濂犯罪確據，……特別聲明北京國會是假名，在法律上絕對不生效力』但議員逐漸被人利誘回京，留滬人數日少，行見全恃虛聲的通電不足以阻北京大選的成功，拆台手段將完全失效；乃於萬分緊急時，由實力派發出通電嚴厲表示。浙江盧永祥九月二

十七日斥北京行動爲公開攘奪託名選舉，聲明不與承認的通電；張作霖九月一日斥北京選舉爲根本上無效以響應浙盧的電文，詞意嚴厲，很像兩個哀的美敦書；而孫文系的西南各省將領所發通電，如四川熊克武「大刑則用甲兵」的措詞，尤爲激昂慷慨，加以上海海軍將領及何豐林的響應浙盧電報等等，雖皆紙上甲兵，而一時大足以壯反直運動的聲威；這種軍人的電報較之移滬國會迭次的電文聲勢壯得多了。

繼續反對大選運動而一時頗引人注意的，有兩次炸彈案：九月十八日吳景濂議院的炸彈事件尚小，亦未緝獲凶手；保定光園九月二十六日演戲，有人向曹錕座上擲一炸彈，雖誤中副車，僅死衛兵數人，而遠近喧傳稱爲大變，所獲嫌疑犯湯仲謀等數人，當局亦因有所顧忌，不敢嚴辦；但京保兩地則因此加緊戒嚴了。（將生）

匪亂又將引起外艦長江警備了

臨城匪案引起了外交界巨大風波，十六國嚴厲通牒的提出，外交團共管鐵路的會議，已頗足使國人驚心動魄；而長江上游外輪的被刼，又引起了外艦長江警備的傳聞。從此以後，中國不特不能保持華盛頓會議中所得的地位；而國家主權，漸次局部的被侵，眞恐「國將不國」了。

列國駐華兵艦實行組織聯合艦隊以警備長江水道的信息，濫倡於九月七日周西成軍隊在四川涪州刼取日輪宜陽丸以後，發動似較外人管理護路警權的倡議爲遲，但起因則反較早。半年前有英輪在重慶被軍隊槍擊，英商曾提議各國在長江組織聯合艦隊以保護商輪；停泊長江各國艦隊亦於三月開聯合會議，議定組織聯合艦隊特別警備辦法，由駐京英美法日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意見；外交部以妨礙中國主權拒駁，因而中止。七月初旬，中國因北京政變陷於無政府時，英國曾發表所謂「補救中國亂局辦法」，內有在「中國口岸外舉行國際海軍示威行動」一條，因各國不表贊同而未實行。近來日本宜陽丸輪船因代楊森運軍火，被反對黨周西成軍截獲，並槍傷日船主及架去中日旅客數人，日使領向中國嚴重交涉；適其時外艦擬組長江警備艦隊消息傳出，不知內幕的人遂多疑爲日人主動；且有因七月下旬中美曾有宜昌大來輪船被軍官騷擾交涉，因而疑及美人者，而不知蛛絲馬跡內中實大有線索可尋。

外艦聯合警備長江的辦法，據九月中旬所傳：最近駐泊長江

的英艦十一艘，日艦十艘，美艦八艘，法艦六艘，將全數編入聯合警備艦隊，公舉警備司令一人，統率指揮，遇有事變，即由司令隨時下動員令，警備防護。最近則又盛傳各國將大增長江防艦，並派上級海軍將領來華指揮。九月底，外交團會議對付中國方針時，長江警備案已與護路案視為同等重要，一時報紙喧傳，風聲陡緊。惟外交團方面鑒於前此護路消息傳播，引起重大反對，於進行上大感不便，這回的長江警備案，乃極端祕密，因是內容究竟如何，外間終於無從知悉。

外艦警備長江的損害中國主權，實較甚於外人護路，且後者尚須得到中國的委任，前者却易於自由行動，而國人的注意，則反在彼而不在此，難道被外交界的祕密所蒙蔽麼？（南雁）

青島公產抵款事件的始末

中日青島交涉結束後，政府對於善後事務，一無舉辦，而惟聞政客官僚藉此一地演出種種攘奪權利營私舞弊的把戲；如鹽田接收後的投標承辦，礦山接收後的繼續經營等，都因內中的層層黑幕弄得一塌糊塗不可告人。日人乘此施展狡謀，暗中活動，希圖獲得在青島的種種實利；於是國人以多大犧牲所爭回的青島，成為中日商人政客官僚等陰謀的目的物了。

政變以後頗傳有人以報效大選費為條件，圖謀接任膠濟鐵路局長；後又盛傳原任膠濟路局長劉堃將舊車頭鐵軌及橋樑材料賣與日人得款三十萬解京報效，及青島港政局財政局祕議以四百萬將青島碼頭抵押與日人，並天津系謀攫膠濟路餘利一百三十餘萬的消息，曾有山東省議會議員將內幕揭穿，竭力反對。

九月中旬，濟南盛傳：財政總長張弧派代理庫藏司長朱我農祕密來濟，與日商東洋拓殖會社磋商青島公產抵押日款事件。當時所傳，係青島碼頭押款二百萬元，地皮押款二百萬元，公產一部分押款五百萬元，共計九百萬元。山東省議會聞訊，乃議定：（一）電質國務院內務外交兩部及留京山東省長熊炳琦；（二）電囑膠澳坐辦龔積炳對於此事特別加以注意；（三）由宋議長赴京調查本事件真相，陳議長追蹤朱我農赴青島面詢一切。後又經山東各界聯合青島市民公會等團體電致全國反對，並懸賞購緝朱氏欲得而甘心。朱我農乃登報否認公產押款情事。財政總長張弧，見形勢不佳，對於朱我農赴山東的任務，多所飾詞，日人及朱氏個人也都絕對不認有抵押青島公產事件；但

山東人則必欲澈底查究，竭力追張弧熊炳琦朱我農宣布眞相。熊炳琦乃電令靑島當局監視朱氏，以便澈查。但歷時不久，張弧卽商明熊炳琦電囑公署坐辦龔積炳護送朱氏回京。朱氏從靑島市民嚴密監守中潛行回京後，對於在山東所受的屈辱，極力自白冤枉，但他致張弧的信中，措詞惝恍迷離，對於他所受的嫌疑，終不能使人釋然於心。

靑島的盜押，因山東民氣激昂，幸而不致實現，一場極大風波，得以了結；至於此事日後是否不致再行復活，則記者殊不敢爲之擔保了。（朔一）

國內戰爭的三次綜核

國內自相殘殺的戰爭，我曾在本誌第五號綜核過一次，後來在第十二號中又爲二次的綜核。現在距第二次的綜核又將四月，錯綜紛紜的戰局，不特無卽行停止的希望，且因北方總統運動的關係，聯合討賊的風浪又大張，行見反直各系因一時利害關係合而爲一，以與直系相抵拒，而戰爭全局又不免要改變面目了。

統全局而言，國內四面八方的戰事，在目前有一共通現象：卽各對手方面都已相持到精疲力盡，無能力以制伏他們的敵方；卽幸而使敵方因別種原因而滅亡，他們也沒有能力再去發展；所以各方戰局中，一時各各都有所謂和平運動：相持最久而又最劇的川戰，因兩軍前敵將士的疲乏及中立派的活動，和平空氣非常濃厚；廣東的孫陳兩軍也有段祺瑞派吳光新去調和；而發生較近的湘戰，且實際上已停戰議和。但是他們對於這種和平運動，實在沒有一點誠意，不過視爲戰事無力發展時的一種手段，所以他們一面講和平，一面仍各出奇兵相戰鬭，某西報說：『中國軍人似乎不知和平二字的意義，』這話很可玩味！

這各省戰局，實可分爲二大系統，若以甲乙二字爲符號，則甲方都有孫文的關係，乙方都有吳佩孚的關係。這孫吳兩系的戰爭，就目前勉強論勝負，則眼前在全局中似孫路勝而吳路負。我們試看各省戰局中的乙方，都被困於一隅，如四川楊森袁祖銘的被攻於重慶，廣東陳炯明軍的被圍於惠州，湖南趙恆惕在長沙的三面被迫；而甲方則僅一廈門的臧致平被困，其餘都以攻勢猛力前進。但甲方似已全力盡此，而乙方則在川北有劉存厚，在粵贛邊界有沈鴻英方本仁，在岳州有葛應龍所率北軍，以實力而論，孫又似乎不及吳了。

各方已啟的戰局，近來以各軍精力疲乏的關係，發展很少；而尤以開戰最久的川粵兩局爲甚，至於正在醞釀而尚未發動的浙直，奉直兩局，則風雲雖緊，開端似尚有待；而雲南的唐繼堯系一面派遣軍隊入四川，助甲方的熊克武，一面又派遣軍隊入廣西與接近乙方的陸榮廷聯合東進，態度實使人可疑。這種種局面，現在分六項評述如下：

一　惠州堅守中的吳光新調和孫陳

廣東孫陳的戰局，孫軍雖圖集中全力向惠州作孤注的一擲，而苦於牽掣太多，未能實行；陳軍雖圖分路猛進，直迫廣州，而卒因後方應援困難，不能成功。兩方各不得如願進行，相持的形勢，因此仍依然無所改變。

北軍的南下，被扼於滇軍趙成梁師，不得逾南雄一步。陳炯明系在南部的活動，不能牽制孫軍的調回廣州；申葆藩呂春榮鄧本殷等雖於九月二十九日攻破廉州，不能使孫軍全局戰事受其影響。西面桂軍林俊廷等的反攻，則孫軍用降將黃紹雄附以陳策艦隊，反能節節西進，活動於籐縣以上。

陳系牽掣孫軍的計畫既失敗，在閩南援軍未到時，東江形勢乃大危急。經過九月上旬的劇戰，孫軍右翼滇軍已占平山，惠城與南面的交通頗受妨礙，幸陳炯明親至此路指揮，始得保全汕尾，海豐，陸豐，並牽制滇軍，使不得向馬鞍山攻擊陳軍右翼。因調隊援平山，而勢力太薄，陳炯明雖令林虎率閩南援軍趕至老隆布置防務，但軍隊尚未開到，而孫軍已向平山方面抽調大隊，乘虛猛攻，雖龍華，龍門一路，孫軍得而復失，但許部張國楨則傳於十月三日得河源。

惠州既三面被困，所以尚能堅守而未被攻下，有兩原因可述：(一)孫軍中路將惠城緊圍，謀以飛機地雷大砲轟去此城，以解決東江戰局；乃九月二十日孫軍航空局長楊逸仙，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及飛機司數人在博羅飛鵝嶺間電船中布置一切，突然觸遇魚雷，全船炸毀，孫文雖幸未死，而攻惠布置則已全功盡棄；(二)平山滇軍停止前進，向孫索餉，且有與陳炯明暗中磋商聯合條件消息；許崇智憤滇軍盡占廣州收入，於軍事緊急中回廣州有所圖謀，前敵形勢遂稍寬緩，大約非至林虎援軍反攻時，東江戰事將暫時冷靜了。

孫陳聯合向外發展以攻直隸系，是反直派多日的企圖，這計畫曾提出於六月中旬北京政變時，且曾熱鬧多日。安福系的吳光新，近忽南下，分謁孫陳，從事這計畫的進行。因吳氏南下時東

江戰事適停頓，外間乃謠傳和議有望，並傳說和議成功以後，陳率部入閩，孫率部出贛。但孫陳間有積久的仇恨，豈能以吳光新一行而消去，且孫氏部下近來正從事箕豆之煎，又何能容一仇入陳炯明？恐怕吳氏此行要徒勞往返了。

二　川省和平空氣與瀘渝劇戰

川省醞釀多日的和平運動，在九月中旬重慶三次解圍後，敘瀘方面的中立派頗有竭力進行的趨勢，且得乙方楊森等與甲方中的劉成勛賴心輝等的相當同意。但這和平的進行，在楊森等固非眞心爲和平；而甲方重要人物熊克武，更以提倡平和著與乙方較爲接近，在暗中竭力破壞，於是一面談平和一面作劇戰的奇觀，乃發生於九月中旬的川局中。

當和議進行時，南路雙方軍隊由中立軍指定駐地，熊克武擬赴自流井觀察，楊森擬回重慶養病，調人劉文輝擬親至富順與賴心輝磋商和議辦法。乃熊克武突令賴心輝等部集合三四師以上人數，向瀘州進襲，一時竟傳瀘州失守。幸楊森早已有備，卽遣隊應戰，而陳洪範劉文輝等以三旅兵力，向自流井富順敍州內江遮斷兩軍陣線，強令停戰，聲言何方開火，中立派卽一致對付熊克武瀘州的襲擊乃歸失敗。

熊軍在南路退時，本向北移，不料行經中路，卽暗集三師十二團兵力，突向駐大足黔軍猛攻。黔軍人數較少，被包圍至四五層，九月十日前後，血戰五晝夜，拼命突圍而出，節節退向重慶，熊軍卽追蹤進迫重慶。這時駐重慶各軍，正因周西成刼日輪宜陽丸架去日本船主及北軍軍官，且爲保持渝萬交通計，以全力向涪陵方面對付周西成湯子模等。袁軍退至無可爲助；而熊以大軍長驅東來，袁部黔軍雖死力抵抗，終難與敵，重慶一地，危險萬分。幸劉湘於熊軍退出瀘州時，卽已料定熊克武對東面將有活動，亦率軍至重慶，調查東面兩軍停戰議和情形；劉至重慶，見前敵危急，熊克武實破壞和平，乃改變態度，正式加入戰鬬，助袁攻熊；適楊森亦由瀘州率部趕至，乃合力在重慶附近敵住熊軍。

九月中旬以後的重慶戰事，猛烈情形，言之可怕。不耐戰的北軍趙榮華等已退夔萬保後方交通；劉湘楊森袁祖銘三首領於戰情緊急時，屢次親身督戰，以衛隊，手槍隊，梭標隊，炸彈隊，敢死隊等向熊軍衝鋒；而敵軍亦由熊克武親臨指揮，拼命圖奪重慶，兩軍肉搏，死傷極鉅。正面陣地浮圖關，北面兩岸地兒萊場兩處，曾於八日以內衝鋒四十七次，而后鄧錫侯軍隊開援重慶，涪陵周西成等躡踵而至，南岸銅元局一地，又成南路戰場了。

重慶一地，熊軍志在必得，竭全力以作孤注；劉楊袁等必欲死守，不恤竭全力以相爭；但熊軍取攻勢而來，西北南三面皆有勁旅猛攻；劉楊袁等以守勢相禦，三面抵拒，頗見竭蹶，而同系的北路劉存厚，中立軍劉文輝等，又不能有所活動以分熊軍勢力，以現在形勢而言，似熊占優勝，而劉楊袁不免吃虧了。

三　北軍入岳州後的湘省和平

長沙三路被迫，竭趙恆惕全軍力量，在東路奪得株醴，而北路湘陰又吃緊，西路蔡鉅猷部劉叙彝在省河隔岸，雖不得渡河而前，亦成趙軍心腹之患。

湘軍竭力自鬬，北軍乃乘機入駐岳州。當趙恆惕逃出長沙時，曾盛傳吳佩孚將大舉援湘，派靳雲鶚南下，董政國南下等等消息，同時，蕭耀南一面因敷衍湘鄂民情，表示決不侵湘，一面令所部第二十五師逐漸向南進展，北偪覆譚軍，有將爲自衛而入湘口氣。及劉鉶以所部迫譚軍，趙軍奪回長沙，北軍入湘消息始漸寬。

趙軍此次危急時，自不免向洛陽乞援，於是吳佩孚決定以北軍入駐岳州，設警備司令部，暫避援湘名目，坐待趙軍失敗，再行相機前進，規取全湘。警備司令部由吳自兼總司令，蕭耀南爲副司令，以湘人葛應龍爲主任，兼軍務處長，並設軍需參謀等處。入岳軍隊，因前敵緊急，就近以蕭部二十五師爲主軍，該師駐湘邊咸寧趙李橋的四十九旅，各團於九月二十日前奉令集合羊樓司；開駐岳北桃林黃沙街，其駐武昌的五十旅隨後迅速入湘，駐守岳陽雲溪；另以鄂軍第四旅劉佐龍全部爲輔，並派鄂軍胡念先一旅由公安石首入湘西常澧，贛軍蕭安國一旅準備向湘東株醴開拔，以相呼應。而海軍第二艦隊司令甘聯璈亦指派江貞等三艦駛赴岳州協助陸軍。二十五師軍隊於九月二十一日出動，二十四日抵目的地。葛應龍於二十八日赴岳州布置。吳佩孚此次對於岳州的警備，雖輕描淡寫，因湘人日潮流，力求避免侵伐形式，而湘人觸目驚心，終不能不有所顧慮，譚趙和議，遂被促實行。

北軍實行入湘消息證實後，湘軍中立派曾滌中知譚趙鷸蚌相爭，做漁翁的將另有人，乃於二十二日電致譚趙兩方，竭力斡旋和局，勸令停戰，並提出具體條件七條：(一)自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起至二十九日止，共一星期，爲停戰期間；(二)在停戰期間內雙方軍隊各守原防，確定以湘江綠江爲界，彼此不得移動前進；(三)停戰期間暫由謝吳葉賀各軍長官就近選派全權代表，

先行交換意見(四)指定湘潭縣姜畬為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場所，即由該地防軍擔任保護，所有代表及隨從，不得攜帶武器；(五)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後，如認為與事實不甚相遠再由雙方會銜通電約集和平會議，並繼續停戰若干日；(六)和平會議辦法及地點，由雙方代表定之；(七)第一第二兩條規定之效力，由吳謝葉賀擔負責任，如有違反者，以破壞和平論。

這時譚趙兩軍相持已久，精疲力竭，亦願藉此休息以整頓部隊，乃由謝吳葉賀覆電贊同，並在前敵實行停止戰鬭；且趙軍這時已在各路得勝，跕住脚跟，趙恆惕也於二十三日至長沙再設護憲總指揮部，並招從前逃在漢口的各職員回省復職了。

兩方代表一星期的交換意見，似尚能接近，二十九日停戰期滿後，又由林滌平通電再行停戰兩星期，雙方派代表開正式會議，磋商和議條件，湘省和局，似可實現。不過省河兩岸賀蔡兩軍的警戒槍聲，仍復不絕，交通仍復停止，以致省城人民及領事外僑等又有一種和平運動的發生；而劉敍彝所部乘機開赴東路，與林滌平竟令經過姜畬不加阻止，亦足見內幕中的危險了。

四　孫傳芳回閩後的攻廈進行

七路軍隊的包圍廈門，初以意見紛歧而軍事停頓，後又以粵軍回粵；王永泉軍回救泉州，王獻臣部退保龍岩，而形勢大寬；及海軍司令楊樹莊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應瑞江元二艦回馬江，停止攻廈的聲浪大起。但同時孫傳芳在福州召集軍事會議，謀從速解決廈門局面的消息又盛傳。

孫傳芳在鄂被迫回閩後，頗有人疑他將變更態度，與安福系聯絡，不料他却毫無動靜。洛陽方面因廈門久未解決，難免養癰成患，責孫設法速將廈事了結。孫乃召周蔭人王永泉楊樹莊等開軍事會議，計畫以省軍聯絡海軍解決廈門，撇開原有聯軍，以免受臧黃聯合的牽制。但三十日的會議，周蔭人因病未到；孫王間發生：(一)王永泉離省指揮前敵；(二)孫傳芳親自出馬，分四路取廈門等爭執；海陸軍間則發生孫令海軍與省軍合作，及海軍不願脫離聯軍的爭執；姑不論孫王誰肯離省，海軍願否任戰，即以廈門前事而言，本因各軍紛歧而無結果，今更加一軍，豈非反使紛歧愈甚麼？一時盛傳的王永泉全軍南下，孫傳芳部將獨力取廈門，周蔭人軍由龍岩出而攻廈等等消息，形勢雖說得壯盛，恐怕仍難免再蹈前此聯軍圍廈的覆轍能！

五　奉直以秋操備戰

奉軍春操時曾惹起一次奉直邊境的恐慌，這恐慌以榆關聯

獻會勉強了結。政變後，黎元洪及反直派頗想利用奉軍的實力，於是奉軍與浙軍同被看做反直派未經動用的兩大軍。直派因地勢關係，對浙可用蘇皖贛兵力對付，用較硬的手段使不敢動；對奉則不得不出以和平，命鮑貴卿王占元李際春雲章一班人，陸續出關，以戚誼勸張作霖助直；並以副總統一席為餌；謠傳曹銳曾以手書祕密允許奉天方面以種種重大利益，以實行他的親奉排段政策。但張作霖卻始終以不明瞭的態度相對付，奉使諸人辛苦奔走幾個月，終於不得要領。

奉天正在整軍經武，軍界要人的迭開會議，軍隊的種種大演習，自是應有的事；張作霖於八月中旬召集三省重要軍人會議，對付直派求和方針時，曾附帶討論三省內部種種大問題，而大舉秋操一事，亦在當時議決。操期本定九月初，後來逐漸改遲，規模也逐漸改大。

九月中旬，張作霖派代表正式向曹銳王承斌表明態度，希望直派須對西南一律撤兵，開和平會議，如奉直單獨講和，則不能承認，已無異對直提出警告。這時奉軍秋操的聲勢，傳來益加壯盛：兵力以第一第二十七兩全師，第一旅第二十六旅及第十一十六十七等五旅，為三路反抗軍，並大調吉黑兩省軍隊參與操地：第一路以大凌河為界，自新民至錦州綫中，會操於遼陽海城間，第二路自遼源至洮南，會操於法庫康平莊河間，第三路自營口遼陽至榆關，會操於柳河綫中間；與操人員：張作霖孫烈臣任總司令，楊宇霆張九卿任評判長，李景林張作相任第一路東西兩指揮，張學良闞朝璽任第二路東西兩指揮，趙臻恩郭松齡任第三路東西兩指揮；並且還有吉黑調來的軍隊，在附近或依次觀操，或仿照對抗演習；——據這情形，集東三省精銳軍隊及能戰將領，趨至奉直邊境，一旦改變方針，對直作戰，勢力豈不可怕？

直軍見奉軍已布成長蛇陣勢，不得不急為之備，原駐赤峯榆關軍隊，亦以秋操為名，向前方要隘駐守，以便有事時對抗。前方大事斂集車輛軍需糧秣，後方則馮玉祥靳雲鶚胡景翼各師，均準備向奉直邊境開拔。兩方大軍雲集，戰端縱或可免，小民的驚慌也夠受了。

張作霖響應盧永祥反對總統選舉電報發表後，人人都以為兩軍將不知怎樣準備對壘，而奉天方面卻將秋操計畫改變縮小範圍，避免衝突，內容如何，不是我們所能推測了。

六　雲南軍可疑的情形

近來各方戰局，雲南以地位關係，未得與直軍直接接觸，但唐

繼堯旣驅直派的袁祖銘離貴州;對於四川戰事,亦派隊援熊;而湖南事件發生,駐湘邊滇黔軍亦願爲蔡鉅猷助力。

唐繼堯的反直色彩本很鮮明;但副座接洽的消息,使我們對於他的態度發生一次懷疑。近又盛傳唐遣吳若愚率部入駐廣西柳州,雖該部舉動尙未能使人確定爲助誰攻誰,但孫文系的滇軍已發生恐慌,加以攻擊,則該軍本意大可推想而知了。

唐繼堯竟究附南附北,這問題頗使人難於確立斷案。至唐繼堯是否可南可北,抑或營將棄南歸北,則問題重大,與時局前途不免略有關係;而我們又可從副座選舉上徐觀其後了。(梓生)

德國取銷消極抵抗

九月二十六日德總統及全體閣員簽字發表示文,佈告取銷在魯爾的消極抵抗。這可說德國對法國已經屈服。

自二月間法國占領魯爾德國開始消極抵抗,到現在已經繼續八個月之久,且斯德萊斯曼就任時,並宣稱魯爾消極抵抗的正當。這回却何以忽然取消,情甘屈服呢?這在德國實有萬不得已的苦衷。

原來德國的施行消極抵抗,目的在於使法國的占領魯爾,空無所得。消極抵抗的經費,全由政府資助。施行以後,雖不能說他沒有效果,——法國果然因此所獲無幾,——但是就德國言以國家有限的經費,開養着魯爾無數不生產的工人,到底難以持久。不上幾個月,便覺得無力支持,於是濫發紙幣,以資救濟,紙幣愈增,價值愈落,結果卒致全國財政破壞得不堪收拾,食價昂貴,亂事蠭起。是則抵抗法國的目的不曾達到,反而德國自身却先要破滅了。因此斯德萊斯曼以爲爲德國前途計,實有終止消極抵抗的必要,乃於九月二十四日邀請各政黨領袖,魯爾代表,各聯邦領袖開會討論,得多數代表同意,總理代表政府允擔當終止消極抵抗的責任,各佔領地各代表也允擔任勸導人民恢復有秩序的工作。於是決定取銷消極抵抗。二十六日由德總統領銜,發表示文,大致如下:

「萊因地與魯爾固有的生產力業已停滯。而被佔與未被佔境內的經濟生活,也淩亂無序。若再不改變現行政策,恐怕就有不能創立穩固幣制,維持經濟生活和國民生存的危險。爲德國前途及萊因魯爾利益計,此種危險,定須避免。我們爲保持國家與人民的生活起見,今日遂有萬不得已終止奮鬬的必要。萊因與魯爾人士之愛國的消極抵抗,實爲國家所感佩。國家對於此

種八士的資助上星期爲三萬五千億馬克本星期所費更需十倍。……今政府第一責任在乎設法使繫獄者放出被逐者返里。若剝削德國寸土的任何辦法國家決不願同意至於願意不願意給與德國和平或者更造成惡果只好聽佔領國，和協約國的自便了。』

二十七日又發表命令，取銷以前關於魯爾被佔事的政府命令六道。同時交通部長發出命令，勸執役於魯爾郵電鐵路業者一律復業善後部長亦取消停解法比賠償項下貨物的條例。消極抵抗遂完全停止了。

消極抵抗取銷以後，德國的時局和賠償問題的形勢，不消說是要起很大的變更的。德政府豫料人民定有反對其中尤以社會黨員和極端派的國民黨員最爲激昂；所以政府通電全國，苟有內亂，凡國家官吏須認眞遵行政府命令，二十七日德總統發布臨時緊急戒嚴的命令，減削憲法所許與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權利；准許入屋搜查；執行權付與國防大臣陸軍司令及民事長官；並准用大辟等嚴刑施於反抗之人。



交通斷絕一切暫停

各聯邦中惟巴威略邦素與中央政府不睦，因爲該邦中有主張和德國分立的黨派，即國民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s)，以希勒(Hitler)爲領袖。所以當巴威略政府公布德總統命令時，即發出通告，勸人民切勿騷擾，自尋痛苦。一面宣布戒嚴，任嘉爾士爲狄克推多。嘉爾(Kahr)乃反對脫離德國者的領袖，政府卽用以阻止希勒的活動的。不過嘉爾雖不贊成脫離德國，但彼實係復辟派領袖，所以德政府對他也和對希勒一般擔憂。現在

中央政府重用吉斯勒爲國防部長；吉斯勒奉命後即任洛梭爲巴威略國防軍統帥兼任巴威略軍事大員。這就是防遏嘉爾的意思。以後巴威略的形勢如何發展，是很值得注意的。

取消抵抗後協約國的態度尤可注意。法國接到這個消息後，保持着沈靜態度，樸蔭開雷在波台立演說說：『德政府不復能供給抵抗所需的經費，自知將招地方人民與中央分離的危險，所以不能不發此種命令。……法國現靜候德國的行動。德國必須表示願助法比人發展其所以得擔保品之意。我們的事業今尚未定，明日之事也許比較已過的更爲煩難。法國今尚未得和約所擔保的勝利，但我們務求得到，不甘半途中止』。從這言外，可見法國的得意了。

英國方面則外相寇仁的演說，最可注意。寇仁於十月五日在英帝國會議中演說；『諸協約國在魯爾的勝利，如眞爲勝利，我們自當歡迎，但是此種勝利將使德國內部分裂。德國分裂不但是政治上的極大問題，經濟上也要受極大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債務人本身將不復能存在了……』足見寇仁不以德國的取銷抵抗，算作協約國的勝利。至於比國方面聞此銷息則甚滿意，華盛頓官場也說歐洲時局稍可樂觀。



『哎！兩萬馬克麼？我剛纔買去還是一萬馬克呢！』「但是，太太，這是前一點鐘前的事了！」

總之德國的取銷抵抗，是德國的屈服，但德國雖屈服，而賠償問題却未必能夠解決，也許更加紛糾，因爲德國現在已有分裂的情形，確如寇仁所言債務人本身將不復存在了。（幼雄）

國際聯盟第四次大會之經過

國際聯盟第四屆大會照例於九月三日在日內瓦開會，到會者四十五國，我國代表係唐在復、陳籙、朱兆莘。首由聯盟理事會會長日本代表石井報告過去一年間的情形，次舉古巴代表討林台（Torriente）爲大會會長。開會之初，適値日本遭過震災，乃由澳代表動議，向日人表示同情，十日又停會一天以示悼惜。其時意希風

雲方甚緊急希臘請求國際聯盟調解而意國極端反對。其後總算由聯盟理事會協同大使會議，共籌解決方法，但這不過借此保持聯盟會的體面罷了。至於本屆會議中所討議的問題共計三十件，重要的如下：

一，關於軍備縮小混合委員會之報告，

二，奴隸取締問題，

三，聯盟規約第十條之修正（加拿大代表提出），

四，財政經濟委員會之報告，

五，交通委員會之報告，

六，婦女兒童買賣委員會之事業，

七，鴉片委員會之報告。

分六委員會討論：卽法律委員會，專門組織委員會，裁減軍備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社會人道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今把各問題討論的情形約略述說：

軍備裁減問題是聯盟規約所規定的。聯盟會前曾組有混合委員會，是合軍人，政治家，法律家而成。該委員會擬有保障條約案，就是聯盟國預訂保障條約，萬一聯盟國中有一國受人侵略，各國便須共同抵抗。如是則各國可不必有過多的軍隊，軍備就自然而然的縮小了。但是對於這個擬案各國意見不一，結局加以修正，造成所謂相互援助裁減軍備條約，共十九條，其第十三條規定凡在會各國之未簽字於此約者，亦可適用此項條文，不在會之國亦可簽名於此約，但須先得各簽字國三分二之同意。至二十六日，由委員會議決延長混合委員會之辦公期限一年，令於下屆議會開議前速具報告，並請理事會與各國政府協定軍備縮減之總計畫。



『喂，你上市去麼？要兩隻籃做什麼呢？』『小的盛菜，大的盛買菜的馬克呀！』

奴隸取締問題是因第三屆大會時，聽說非洲有奴隸制度復活的形勢而起的。當時大會議決派員調查，如果有其事，則請理事會操行必要的手段。二十八日卽由南森博士將調查情形報

告於大會，由政治委員會審理。

會章第十條修改問題為法律委員會之問題，自第一次大會以來，屢經加拿大代表提出修正要點為(一)聯盟理事會於考求方法以履行本條義務時，應該考慮政治上地理上的情形；(二)各國俟得國會及其他立法機關之同意，始負本條所載明之義務。本屆會議，此案復由加拿大提出，贊成者二十九國，惟波蘭不贊成，餘十三國未投票。未得一致同意，照章此案即行擱置。

此外經濟財政及交通委員會之報告則由專門組織委員會研究審理，婦孺販買及鴉片問題委員會之報告則歸社會人道委員會討議。鴉片問題與我國頗有關係。二十日委員會議決請理事會轉請有關係各國政府會商，以便決定生烟輸入額之減少，並考慮中國所應採行禁止種煙及妄用鴉片之方法。又請理事會設法召集在會各國及曾參與一九一一二年海牙大會者再開第二次禁煙大會。二十七日聯盟全體大會即將委員會決議案通過了。

政治委員會的議題，尚有審查請求加盟之各國一事，亦甚重要。本屆請求入會者有愛爾蘭，亞比西尼亞，漢志等國，現在愛爾蘭和亞比西尼亞已由大會決定准許加入了。

二十九日為第四屆大會最後一天，照例選舉理事會非常駐委員六人，當選者為烏拉圭，巴西，瑞典，比利時，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我國在此屆選舉中只得十票，其所以失敗之原因，實因國內連年兵戎不解，政治紊亂達於極點，以致喪失國際同情之故。我國之國際地位，從此又低下一層了。(幼雄)

土耳其的新生命

在近年紛擾的時局中，世界各民族最能努力奮發的，就要算是土耳其了。土耳其不是被稱為病夫國的嗎？但自從斯密那一役戰勝希臘後，此回教民族的氣燄大張，列強都不能不另眼相看。在洛桑會議中，安哥拉政府所派的外交家，利用列強內部的分裂，剛柔並施，雖以英法的強大，也無可奈何。和約簽定後，土國的被割領土竟得收回，境內外兵撤退，領事裁判權收回，百年來一切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成為廢紙。前次大戰，土耳其因加入德奧聯軍而遭失敗，我們預料德國戰敗後土耳其勢必滅亡。在當初我們何曾料到土耳其竟有今日！

對外既得勝利後，便悉心於內治。目前的土耳其，已造成一種新氣象。政治及社會方面都有振刷的精神。上次大選舉之後，國

民黨大勝利，政權完全落在他們手中。新國會開會後，全場一致續舉凱末爾為行政領袖。十月五日國會提議宣佈土耳其為民主共和國，政府黨表示贊同。不久當可實現。大概新土耳其將成為回教共和國，宗教事務仍歸回教教主管轄，但行政權則操於民主政府之手。新國都城已定在安哥拉。因為君士坦丁堡為外國勢力及腐敗官僚所包圍，極少擴清的希望，所以在新土耳其發祥地的安哥拉建立新國的基礎，自然適宜的多了。

土耳其青年已從奮鬬和血戰中爭得他們的新生命了，我們且看他們怎樣的保持和發展他們的新生命！（化魯）

柴魯爾回埃及

回教民族運動中有兩大偉人：一個是土耳其的凱末爾，一個却是埃及的柴魯爾。柴魯爾(Zaghlul Pasha)是埃及國民黨首領，也是埃及獨立運動的領袖。在最近的幾年中，柴魯爾和他的徒黨，高唱埃及獨立論，極端反對英國保護，其間他曾屢次被



英政府拘捕，放逐出國。但埃及終於仗着他的能力，於上年從帝國主義的不列顛政府手中獲得民族獨立。現在柴魯爾所領袖的國民黨却已掌握了政權了。

但埃及雖已獨立，其獨立運動的元勳柴魯爾却還流放國外，直到九月初才遇釋回國。當入開羅境時，受羣衆盛大的歡迎。國民黨政府特派軍警沿途保護。入境時，沿途居民喜躍欲狂，但幸喜沒有鬧出什麼變亂。這可見國民黨在埃及的政治已非常穩固了。

現在埃及可以說已成為半獨立狀態。英政府除外交及軍事外，對於埃及政府已不加干涉。一九一四年以來英政府在埃及所頒的戒嚴法已於七月五日廢除，埃及憲法便得發生効力。政治犯均被釋回國，與柴魯爾同回者計黨人二百五十名。這許多獨立運動的健將回國參加政局後，埃及的新政治，必更有一番刷新罷。（化魯）

時代精神的批判與中國的前途

頌華

東方二十卷九號評論之評論欄中所登拙作中國改造的方法一篇文字，原來是我寫給東蓀先生個人的一封私信，所以語焉不詳。我要求他抽些工夫批評一下。不料他節去了那信上的頭尾，加上了一個題目在報上發表了，請大家一同批評。如今那封信既已公表了，我索性再把近來的感想寫出請大家再批評一下。

但是現在所寫的感想，只限于說明我何以曾提出以前所寫出的三種救濟方法。在加以說明之前，我先要提出幾個前提，本這幾個前提批評中國時代的精神，並推論中國的前途。因在所提出的幾個前提中也略指出歐州時代的精神的趨向，所以這篇短文就以『時代精神的批判與中國的前途』爲題目。

一　本篇短文的兩大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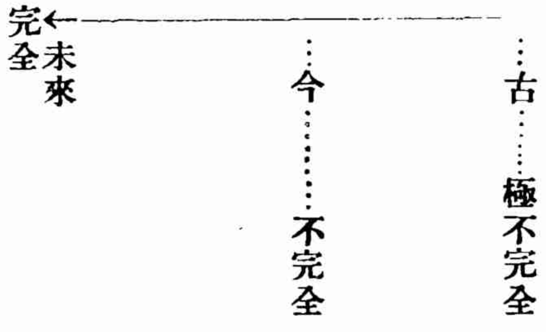
我近來很受斯班博士政治經濟學說的感化。所以我襲取他的一二主張來做本篇的前提。可是我所襲取他的單是他幾個主張上的大意。以下所說也有好些是我杜撰的。我現在所提出的兩個前提就是：

(甲)歷史不一定是一直線進行的，每個時代自有他的特質，自成片段，各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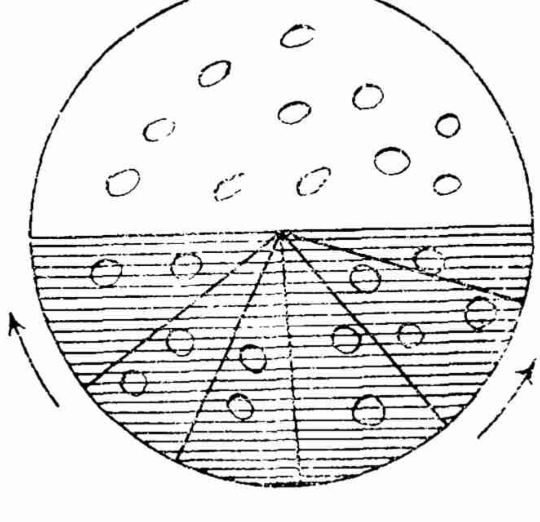
(說明)吾人從來對於歷史的觀念總以爲現在比已往好，將來比現在還要好。所以以爲已往最不完全，現在好些，將來更好。好物總在後殿，我們只有期待將來，到一個水到渠成，完全最好的境界。歷史上的發達總是前進的。主張達爾文進化論者，對於歷史大抵這樣看法。但在這個前提之下，却不是這樣看法了。在生活形式內容之中，每時代總有多

少變換之點。倘潛伏中的眞的理想上的優點被人喚起愈多，同時現實中的僞的劣點歸於沈眠的也愈多，則生活形式的內容愈新愈豐富。何者爲眞的，何者爲僞的，在靜的時代往往不容易發見。一到動的驟變的，革命的時代，我們便眼見生活形式內容中僞的分子破產消沈，新的分子漸漸地出現了。所以讀歷史讀到革命時代最覺得有意味。這是在這個前提之下對於歷史之看法。現在再作圖以明之。甲圖代表對於歷史從來的看法：乙圖代表對於歷史在這個前提下的看法。甲圖的方向是前進的，在乙圖動的方向是各部分陰影的轉移，假定分子不動。此處所謂分子是指理想與從理想發生之制度的方式而言。

甲圖



乙圖



陰影中的小圈代表潛伏中沈眠中眞的與僞的分子。白的半圈中的小圈代表現實的生活形式內容中之分子。

歷史大家蘭甘(Ranke)氏嘗說『在不斷的新創的創造運動中執行世界史的使命。在這個運動，各方面的特質本身是眞實的同時也是他的繼承的所有物』大概他對於歷史也嘗作這樣的看法，所以這樣說。

(乙)現在歐洲將到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交替時代——卽

將到個人主義總算賬而漸有轉移到全體主義趨勢的時代。

(說明)歐洲自從文藝復興(Renaissance),在藝術上發見了個性,脫離了中世紀經院的羈絆以來,一直到現在,時代精神中個人主義的理想一天深厚一天。但是世界史昭示我們,凡在個人主義發達的時代,政治上必趨於自由放任的傾向;政治上太趨於自由放任,結果國家便缺少一個中心勢力。經濟上太趨於自由放任主義,結果因各人自由營利的衝動,毫不受何拘束,資本主義大發達。一到個人主義的積習深了,不免經過一度混亂而起轉變之機。歐洲現在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是受了歷來個人主義的灌溉,所開的花,所結的子。到了現在,前途發生了無限的危機。將來必定要經過一大變革,那是無疑的。可是歐洲現在的個人主義雖將近瓜熟蒂落,經過一大變革,但與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大變革却又不同。在法蘭西大革命的時候,個人主義的理想差不多已經漸漸成熟,到革命之後這個理想便在各方面漸漸見諸實施。現在歐洲的大變革雖若甚爲迫切,然而代替從來個人主義的積極的理想却猶未成熟,猶未形成一種普通有力的社會哲學。以故歐洲人大都對於當前的大變革,頗有蹙蹙靡騁之感。這便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大今昔不同之點。事實固然如此,然瞻望前途,我們可以說今後歐洲的變革不但不致再全然順着從來個人主義的潮流的方面進展,而要換一與從來個人主義的潮流對抗的方面進展。今後理想上實際上有力的運動大概是對從來文藝復興以來流衍下來的個人主義反抗的運動。

關於以上兩個前提,所應說明之點很多,但本篇之目的並不在推論這兩個前提,所以關於前提的說明姑止於此。

二 中國時代精神的批判

我現在所要批評的不是中國時代精神的全體,乃是我在國內出版物上所見或從前在國內所聞的幾個代表時代精神一班的意見與議論罷了。

近來國內似乎有人以爲『我們要用平民革命的手段,或罷稅的手段推倒萬惡的軍閥等到現在的軍閥推倒之後,國內景象自然豁然開朗,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一日。到了那時國內昇

平的氣象也自然而然的實現了。』這個議論非不健全，不過有些毛病，却也不可不察。照這個議論而論，只要現在的軍閥一倒，國內就太平，將來一定比現在好。這不但與我提出的第一個前提不合，而且實實在在也蹈了一種烏托邦的空想的弊病。遠且不論，只要一想到以下幾個問題的答案，就不難明瞭了。當滿清政府將倒未倒之時，我們不嘗以為滿清倒了，革命就告成，革命告成，國民從此可享無上的幸福了嗎？但試問國民到如今究竟享到了什麼幸福？當袁氏帝制自為，段派專橫，安福跋扈……的幾個時期中，我們在那幾個時期中不嘗以為袁氏死了，段派倒了，安福部傾覆了，……國內便可相安無事了嗎？但試問國內現在是否相安無事？可見得國民只有要消極的理想而無積極的目標，到後來總是要失望的。

上面所說的那個議論，不但結論差了，即前提也是浮而不實。何以故？這因革命至少有以下三個要件：(一)消極的與積極的理想與目的——建設與破壞二種理想與目的；(二)有健全的理想的與有組織的團體為革命的急先鋒；(三)人民有痛惡現狀，望現狀的打破，如大旱之望雲霓。有了這三個要件，革命事業才能進行。如今中國單單有第三個要件與第二個要件的一半——即消極的理想。在三個要件中既缺其一半，則試問平民革命從何而起？看了別國革命的成功，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如何能有達到希望的一日？所以不言平民革命則已，若言革命，非將所缺的要件完成不可。若無必要的條件，雖大家齊聲大呼平民革命，聲震九天，也是無用的。我敢奉勸主張平民革命者與其徒費口舌大喊平民革命，徒費筆墨大書平民革命，不如先努力於條件的完成，庶幾不致失望。至於要實行罷稅以制軍閥，民間的團體也非有健全的組織不可。空言革命與罷稅，而不事要件之完成，結果除了畫餅充飢之外，還有什麼效果可言？

自辛亥革命以來，國內代表清明勢力者又有一種意見，以為『國內現實的政治糟透了，我們潔身自好的人，總以絕對不問政治，而單單從事於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為最好。況且政治跟着社會而轉移。有健全的社會，斯有良善的政治。我們雖單單從事於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其實也間接足以救國救政治的腐敗。』對於這個意見，我以前很信服；但現在發見這個意見也很有許多流弊，不可不察。你看現在的中國，內則被舊勢力和軍閥糟蹋到不堪聞問的地步；外有國際共管，共同監督財政的呼聲。危亡之禍，迫於眉睫。舉凡潔身自好者若都不問政治，難道都忍

令政治始終被專靠政治吃飯的壞人所壟斷，眞樂受亡國破家之禍嗎？你看猶太人不是大多都專門從事於文化事業與社會事業嗎？他們的國家到那裏去了？他們尙能夠本他們專辦文化事業與社會事業以改良社會的力量，改良本國的政治嗎？在國家危急之秋，若個個好人，都絕不肯分些辦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的餘力來與聞干涉政治，我恐怕他們一面專辦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一面獨立國國民的資格也漸漸喪失完了！

近來國內似乎有人說『國會要不得了！』又有人主張『我們應該用複決與招回制實行普選以改良國會。』中國現在的國會固然萬萬再要不得了。但素聞有人切切實實提倡一種新的代替國會的立法機關。這還蹈了只有消極理想，沒有積極理想的弊病。至於第二個主張，照中國現在的情形而論，我認爲荒謬極了。歐美現行的選舉制度，依着人數而將智愚賢不肖的票決權等量齊觀：實不啻將有機的超有機的社會組織和國家組織看作無機物；將個人看作組成物體的元子，而不看作他爲超有機體的細胞。這現行的選舉制完全出於個人主義的理想，本來不是絕對良好，絕對不可更改的制度。但是他們(各文明國)戶口調查得淸淸楚楚，教育普及，識字的人居最大多數，故行他們的現行制度尙無窒礙；實行複決招回制以補現行選舉制的缺點，也尙勉強可行。今中國沒有具備實行他們現行選舉制的條件，而貿然仿行他們的現行選舉制，已產生了萬惡的國會。乃尙不懲前毖後；一方既不設法把實行他們選舉制的條件完成；他方又不設法提倡適合國情而於政治學社會學有根據的選舉制，而要想再用他們的招回與複決制來補救，眞可謂不度德量力了。

我看近來有些人的態度上，因鑒於政府不良，傾向於政府干涉地方與人民的權應當縮小到最大限度，地方與個人的自由應當擴張到最大限度的議論。這個議論其實也趨於個人主義而出於假定中國永遠沒有好的中央政府出現的結果。假定中國永遠沒有好的中央政府，中國這個國家裏面地方與個人的自由雖擴張到最大限度，還能永遠存立於大地之上嗎？地方個人的自由，等到國家滅亡了，還能始終擴張到最大限度，不受外力的制限嗎？假定有了好政府了，個人的自由盡量擴張，不受限制，其實與今後的世界潮流也不合。因爲在歐洲現已漸啓其反乎個人主義而趨於全體主義之機了。

近來國內有許多人主張反對政府舉外債；主張對外聲明弗

得借債與政府。惡政府借了外債，不但濫用，加重國民之負擔，並且作惡的力量增加，國民直接受其痛苦。反對之固然極是。但倘使外國雖明知現在的惡政府不能代表中國的民意，却認為事實上的政府，不怕中國國民反對，不怕將來不還，仍舊借債給他。試問國民有何法以對付之？中國需要利用外資的地方很多，國民何不竭力創造代表民意的政府，由政府在不傷主權而有利於國民的範圍以內大借外債？

最近我看見報上有一條新聞，說某會致信各國駐北京使館，要求列國不承認北政府。我想某會既不是國法上代表國家者，又不是革命時的交戰團體，這種舉動似乎有些不對。若說示威舉動嗎？威不是這樣示法的。若說希望發生效力嗎？照國際慣例而言，絕對不會有效力發生。這種舉動可謂之無益的舉動！

代表近來吾國時代精神的議論與舉動，其實不勝其批評。我現在不敢多饒舌，致費篇幅了。請再換一方面說說罷。

三　中國之前途如何？何以我提出三個救濟方法？

對於『中國之前途如何？』這個問題，雖誰也不敢作一確定的答案，但是凡為中國人者，總應該想到，總應本其經驗閱歷與研究或觀察，作一主觀的或客觀的想像。我現在也不揣譾陋，作一大體的推測，以供諸公的批評。

照我看來，中國最近的將來，只有以下三種情況比較上有實現的可能性：

(甲)自主的

(一)實行狄克推多制

照客觀的眼光看來，凡是一個國家到了羣雄割據，民不聊生，經濟的力量不足支持這種狀況的時候，國民若無法對付，則必致逼出一個『狄克推多』來，壓服一切反對者，造一個比較穩定的局面，使一切棼亂如麻的政局成一個段落。這個『狄克推多』，也許有雄才大略，而僅是不世出的人材；也許並無雄才大略，而為很平凡的一個人，不過在當時，比較上為強有力者而已。『狄克推多』不是能單獨出現的，必定有一羣人擁護他，或有一個有力的團體做他的後盾。並且也不能不借重武力。到了『狄克推多』制實行的時候，人民的自由必定大受制限。在『狄克推多』制之下，人民不啻犧牲其可寶的自由，為得到一個比較上穩定的局面的代

價。其有不肯犧牲自由以爲代價者，則代表『狄克推多』制的勢力者便要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決戰。對內而言，『狄克推多』能否有功能否維持到實現其理想，則與他能否解決實際問題，能否滿足一般的需要爲正比例；而與爭自由者與反對其理想者能力之大小爲反比例。以中國現在的狀況與民智民德而論，『狄克推多』制的實行不是不可能的。不過我愛自由，故不甚希望他實現。

(二)凡有職業者本其意志努力與民主精神創造政府。中國的工會農會商會教育會的代表，我相信他們一定比現在的國會與省議會議員能够代表民意；並且他們的推選也一定不像國會與省議會議員的選舉須金錢運動。我還相信他們既有職業，又受他們各本會的委託與監督，必不致如現在國會議員的銅臭與豬仔化。他們如果能够聯合起來，商定了共同的積極的與消極的目標，決定了怎樣貫徹他們目標切實的方法，出其非常的手段，不怕犧牲，鍥而不舍的進行，則因爲他們有全國有職業者的團體爲後盾，不是沒有實力，故代表他們民意的政府或者可由他們非常的手段革命的精神成就。而憲法也可不必叫那一羣豬仔去議了。我雖反對從來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却也不好專制，所以很希望他們嘗試一下。不過我不知道各該會是否有健全的組織與理想，是否確有這樣的實力，是否確有這樣的精神與勇氣？

(乙)他主的

(三)國際共管

倘使第一第二種情況不能實現，又沒有別的自主的方法足以解除棼亂的時局，則財政一定一天一天的糟下去，糟到不可收拾。那時列強便不客氣的要來監督財政，共管全國的產業。到了那時中國的亂事雖可藉外力告一段落，財政雖可有些辦法，但事實上無論中國於名義上有沒有一個自己的政府，國家獨立的命運就從此完全斬斷了！根本上亡國了！而且所謂國際共管其實不過是幾個債權國本其資本主義的精神來共同統治中國，決不是眞正的國際共管。那時中國人所受資本主義的流毒，完全是外國的資本主義的流毒了，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恐怕無從發生了。可憐呀！受了資本主義的荼毒，恐怕連勞動運動也起不起了。只要看奧國社會黨共產黨的組織何等結實，自從由國

際聯盟監理後，勞動者束縛得不能動彈，不能爲什麼革命運動。就可知道無產階級在共管下的命運了。倘使一國搶了我們一塊土地，奪了我們一條鐵路，中國雖弱尙不致絕無力對付那一國。等到要實行共管的時候，則吾國非與諸強宣戰不能反抗。那就難了。況且共管之後，國民自主的自決的自尊的自治的精神與能力也恐不免要一天一天的萎縮了。卽使將來一旦到了全世界有實行共產主義的一天，那時中國的無產階級自主自尊自決自治的精神與能力恐已消磨完了！我寫這一節，自己也覺得太忍心了。請讀者恕罪。

此外還有一種自主的解決中國時局的方法爲時賢所主張者，就是委員制。他們主張聯合各派現實的勢力的領袖人物或有力者組織委員會以解決時局。如能實現，固然很好。但我覺這主張不但在理論上缺少根據，卽在事實上也恐難實現。我覺得國內一派一黨的『偉人』『元勛』以及他們正宗派的黨徒與別一派別一黨的『偉人』……等最無合作的精神。我們鄉間有一句俗語說『一隻船上船老大太多了，船便要翻了』。故我很還疑這個主張，而這個主張實在不在我的想像之中。

我在代表時代精神的出版物中發見現今吾國缺乏積極的創造的理想。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危險。我看見大革命後的俄國與戰敗的德國的奮鬬與他們的建設事業，我深信精神上物質上的貧乏是應得首先救濟的，而救濟之法，最要緊的就是努力於完成增加生產力的要件以增加經濟的生產。我雖決不相信基爾特社會主義能實現於中國，但我很相信有職業者有與聞政治的權利與義務，方法與實力。因此我對於解救中國時局棼亂的方法只提出以下三項：

一，創造反消極的新哲學；

二，增加經濟生產力；

三，各方面注重組織，培養實力，以爲達政治上公共目的與創造新秩序的預備。

當創造反消極的新的社會哲學的時候，我希望新社會哲學的理想不要完全攝取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個人主義的理想。這是我現在要補充的一句很要緊的話。

我現在說完了。所有說得不對的地方盼望諸公指正。我希望我對於中國前途的推測說得不對，別人另外有較便捷的方法能開闢別的自主的解決中國時局問題的途徑，以免共管的慘禍。能如此，則不但我個人之幸，實亦中國四萬萬同胞與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無疆之福。

九月五日柏林

俄國經濟界之復興

潘公展

一 新經濟政策之由來

俄國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勞農政府厲行共產主義；所謂土地國有也，銀行國有也，鐵路船舶國有也，工業國營也，國債否認也，繼承權廢止也，諸如此類之命令，不一而足。資本主義之舊制度，經李寧大刀闊斧之破壞，時歷三年之久，蓋已蕩然無存。然俄國者，農業國也，舍少數都市外，大規模之工業，並不多見人民幾泰半恃農業與小工業以爲生，故農民生活問題無適當之解決，國本卽有飄颻不定之虞。李寧政府所施行之土地國有政策其影響於農民者果如何？全俄耕地在昔固爲少數地主所獨佔，盡力田野之小農，對此實憤不能平；李寧倡導革命，所以能一舉而成功者，卽以其『土地分給農民』之標幟，實足迎合農民之心理耳。李寧以爲土地固屬國有，而耕種之所得則不妨視爲農民之報酬，故勞農政府之正當政策，應令農民出其穀物以交換其所必需之工業品。然李寧之理想雖如是，而事勢實有所不許。反革命派之戰爭，資本主義國家之封鎖，既輾轉遷延至二三年之久，都市工業幾已完全毀壞，工廠生產品殆如鳳毛麟角，而數百萬紅軍生活之所需，又不得不取給於農民，勞農政府遂下強制徵發穀物之令。夫所謂強制徵發穀物者，卽迫令農民售其本身所需以外之穀物於國家，由國家付以紙幣之代價云爾；紙幣之價格既日落，農民遂不啻以辛苦耕種之所得交換無限之廢紙。農民初固不知共產爲何物者，見其辛苦經營化爲烏有，則心必不甘，於是頑強者竊思有所抵抗，而懦弱者相率爲消極之應付。所謂消極應付者何？卽農民除供給其本身及家族所需之穀物外，不復盡力畎畝，多事生產。一人如是，十人亦如是；一邑如是，十邑亦如是。因此之故，素稱天富之區之伏爾加河（Volga

R.)流域，一九二〇年竟成餓鬼之地獄。而田野荒蕪，全國饑饉之結果，遂使勞農政府不得不改弦而更張。此一九二一年三月新經濟政策之所由來也。

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本誌前已言之，茲可不贅。其政策之大旨，不外三點：(一)准許農民與小工人自由交易農產物與製造品，然土地仍歸國有，不許農民自由讓渡——此乃恢復商業行爲而仍不背土地國有之原則者也。(二)准許私人資本經營中小工業，相互買賣，而大工業則仍由國家保持管理——此則雖變通工業國營之原則，而國營之大工業仍有吸收私人小工業之可能者也。(三)以『租借』(Concession)之形式，准許外資輸入，經營實業，而又訂立條約，預備收回——此則所謂『因敵之糧，養我之兵』者也。故李寧之新經濟政策，在表面上似爲對資本主義之讓步，而實則爲達到共產目的之過渡辦法；此過渡辦法，乃迫於環境，因勢利導而出之，其影響於俄國之前途者甚巨。今請得而言之。

二 新經濟政策實施後之金融界

新經濟政策之實行，始於一九二一年九月，迄今幾二年矣。此二年中，俄國之經濟界頓見復興之象，而尤以今年爲甚。經濟界之復興，乃多方面的，而其樞紐則操之於金融業，故吾先言金融界。

當勞農政府初成立時，頒發銀行國有之令，舉凡私立銀行盡被吸收於國家銀行之中。迨一九一九年，國家銀行易名曰『人民銀行』(People's Bank)，其職務亦僅限於爲政府經理收支；蓋商業行爲既遭禁絕，則銀行舍代理國庫而外，實無他事可爲。所謂金融業者，早已名存而實亡矣。嗣後此人民銀行及其所吸之私立銀行，相繼破產，經理國庫之職務，遂由財政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Finance)之豫算部執掌；而俄國遂成爲無銀行之國家。

俄國人民安於無銀行之境況者，逾二年；迨一九二一年頒布新經濟政策後，人民得自由交易，積聚財產，於是工商界感於金融機關之不可缺，而蘇俄國家銀行(The State Bank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遂應運以生。是年十月十二日，蘇俄政府公布法令，設立國家銀行，須知此所謂國家銀行者，與曩昔政府銀行，人民銀行，及其他公私銀行了無關係，蓋非繼承一九一九年以前各銀行之營業，而實爲一

完全獨立之新法人也。自有此新國家銀行，而後俄國貨幣之市價漸趨於固定，金融漸趨於順利，故不可不一述其內容。

新國家銀行之組織，以營業方面言，有下列各重要部分：(1)會計部，(2)管理部，(3)收支部，(4)存欵部，(5)國外貿易部，(6)貨品部，(7)放欵部，(8)農業放款部，(9)調查部，(10)保證部，(11)證劵部，(21)海陸轉運部。現在董事部之董事長，爲許勔門(A. L. Scheineman)；許氏爲財政委員會中之重要人員，蓋銀行與政府間之媒介也。副董事長爲薛維竹夫(A. L. Schvetzov)乃與俄國合作運動極有關係者。其他董事亦大率爲財政界及銀行界之名人，姑不縷舉。

國家銀行之總行設於莫斯科，全俄境內各大埠均有分行；二十閱月之中，分行成立者逾二百處。現在固定資本爲五百萬吉奉尼(Chervonetz)；吉奉尼者，俄國新定之貨幣本位，等於十金羅布，故五百萬吉奉尼即無異於五千萬金羅布，其價值略超過於美金二千五百萬元，亦略等於華幣五千萬元，其資本之充實，可以想見。

當國家銀行初成立時，祇收羅布紙幣存款，而羅布紙幣之市價上下不定，故存款並不發達。嗣即改變計畫，存戶存入紙羅布時，可按當日市價合成金羅布之數額，提出存款時，則復按市價由金羅布合成紙羅布而支取之，如是，紙羅布市價漲跌之危險與存戶毫無關涉；而銀行放款時亦用此法，故銀行自身亦不致受羅布跌價之影響。因是之故，積有紙幣者，恐紙幣價格之日趨下降，無不以存入銀行爲事，而銀行之存欵遂激增，此一事也。

去年(一九二二)十一月間，國家銀行發行金貨擔保之新紙幣，即所謂吉奉尼者(參看卷首插圖)；此項紙幣之信用，幾與英美金貨同其堅實，故人民漸多以吉奉尼存入銀行。截至本年(一九二三)七月一日止，總行及分行所收入之存款，達七、〇〇〇、〇〇〇吉奉尼，而同時發行之吉奉尼紙幣則僅七、〇〇〇、一四四吉奉尼，是該行所已發行之吉奉尼紙幣殆已全數化爲存款，足證人民信賴國家銀行之深，已非昔比，此又一事也。

更就國家銀行發行之新紙幣言之，其保證信用實出於吾人意料之外。該行保證部，每月於一日十六日分二次公布其資產負責表，故紙幣之保證程度若何，可以一目瞭然。今將其最近八月十六日所公布之表錄其大綱如左：

資產項下

(1)金銀硬貨擔保品

	吉奉尼
(甲)金貨	
(子)俄國金貨(合成)	七八八、五〇七・〇
(丑)外國金貨(合成)	六、一九三、六〇八・三
(乙)銀貨	
俄國銀幣(合成)	七二、九九七・一
(2)外國銀行紙幣	
英美銀行紙幣(合成)	八九五、七一八・一
(3)外國貨幣之匯票	
英美匯票(合成)	四〇〇、五五九・六
(4)貼現期票(合成)	四、九九五、四〇七・四
(5)保證放款	三、五八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六、九二六、七九七・五
負債項下	
(1)已發紙幣	一五、九〇〇、〇〇〇・〇
可增發紙幣數	一、〇二六、七九七・五
合計	一六、九二六、七九七・五

據上表以觀，單就金銀硬貨及外國銀行紙幣兩項擔保統計，已達七、九五〇、八三〇　五吉奉尼之多，與已發紙幣一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吉奉尼相較，適當百分之五十。按俄國所頒發行紙幣之法令，紙幣保證金須有百分之二十五，今國家銀行之紙幣準備金蓋二倍於此定律矣。此又一事也。

上述數端，足見蘇俄國家銀行之信用昭著，業務發達，其有助於國際貿易，有裨於國家財政，固不待煩言。其他私家經營之商業銀行，自去年以還，亦如雨後春筍之怒發，國內工業之勃興，與夫國外貿易之發皇，亦不無賴其助力也。

三　新經濟政策實施後之對外貿易

自勞農政府成立後，國內則反革命之戰爭蠭起，國外則協約國有封鎖國境之舉，故三四年中俄國絕無對外貿易之可言。迨新經濟政策宣告實施，勞農政府乃力謀對外貿易之發展。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俄國波斯商約成，三月十六日英俄商約成，同日俄土修好條約成，五月六日俄德商約成，九月二日俄國挪威商約成，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俄國瑞典締結商約，五月二十四日俄意締結商約，七月十五日俄國捷克斯洛伐克商約成，而遠東方面則對日對華磋商條約者亦不止一次。雖此種條約或成立或不成立，或實行或不實行，而蘇俄竭力恢復國際貿易

之企圖則固昭然若揭也。其在國內，則有對外貿易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Foreign Trade)之設立，而以克拉新(Krasin)總其成；勞農政府為管理對外貿易起見，最近曾有下列二種法令之頒布：

(甲)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之法令 此項法令條文有七，內容大旨如下：(一)對外貿易委員會在國外之權力由蘇俄貿易代表團行使之。凡蘇俄在外國經營貿易之機關，均須受駐在該國之代表團之直接指揮與管理。(二)凡人民委員會及地方經濟會議所承認之經濟企業團，不問為國家的，中央的，或地方的，如能謹守國外貿易專利之原則，可以各由其自身之代表機關在國外經營貿易。(三)凡經濟企業團或其代表機關，須將其貿易計畫呈報對外貿易委員會或其就地代表團核准。(四)凡對外貿易委員會或蘇俄貿易代表團所簽訂之對外契約，以及企業團體或個人所簽訂之對外契約而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對外貿易委員會等所核准者，其義務由國家負之。至於其他國家的，中央的或地方的經濟企業團所簽訂之對外契約，國家或人民委員會概不負責。如企業團體之董事破壞本法令，即當處罰。

(乙)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之法令 此項法令，計有九條，內容大旨如下：(一)蘇俄在國外之根本的貿易機關，即為蘇俄貿易代表團。(二)國家生產的企業團及其會社經營國外貿易時，祇許售出其自身之生產品，亦祇許購進維持其自身企業所必需之物品。至於向國外購買他種物品而轉賣於國內，或由本國購買物品而轉賣於國外，均須禁止。(三)國家生產的企業團與其會社，如為某種進口貨之惟一使用者，可經保護勞工部之核准，對於運入該項貨品有專利權。(四)國家貿易機關不准經營獨立的進口業。(五)蘇俄貿易代表團對於經營國外貿易之國家的生產企業團及其會社之關係，由保護勞工部特別規定。(六)俄國人民或官吏如破壞國外貿易專利法，當受法律制裁。

以上兩種法令之着眼點，即在保護國外貿易之專利；換言之，俄國對外貿易之全權，須操於對外貿易委員會及蘇俄貿易代表團之手是也。對外貿易委員會促進國外貿易之宗旨，即在增加輸出品而減少輸入品。其減少輸入品之手段，首先遏止國內可有大宗生產之物品再由國外輸入，而獎勵輸入生產所必需之機械與工具，使俄國農工業可藉以急遽恢復。此項政策之實效，可於左列一九二二年冬季及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間之貿易

狀況表見之。

貨品	佔進口貨品之百分數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同年十二月	一九二三年一月	同年二月
糧食	二四%	二三·四%	一四·一%	一〇·八%	九·八%
五金及五金製造品	三〇·四%	三八%	四三·九%	四二·六%	三四·八%
化學品	六·三%	三·七%	一六·三%	一七·六%	二八·四%
棉織物				四%	九·六%

由上表以觀，可知進口貨中之糧食一項，自去冬迄今年年初，已逐漸減少其輸入之數額；即此一端，足證俄國農業之漸次恢復，而對外貿易委員會所持遏止進口貨之方針亦已漸次收效也。

然俄國對外貿易之所當注重者，不僅在阻遏非必需品之輸入，而尤在獎勵輸出。蓋俄國之在今日，對外已無長期信用賒欠之可言，俄國而欲向外國購入機械及生產所必需之工具，既不能盡量賒欠，又無充分現款可以支付，其勢不得不有賴於出口貨售價之抵償，故俄國輸出品之增加與否，輸出能超過輸入與否，實為俄國經濟界能否復原之大關鍵，而今則已漸有成效可睹矣。當局對於獎勵輸出之計畫，如整理運費減免賦稅等等，次策實施，而同時對於進口貨則仍力為限制，故近來俄國對外貿易業已輸出超過輸入。今試將本年（一九二三）前五月之貿易狀況，以金羅布為單位，列表如左：

月份	出口貨（金羅布）	入口貨（金羅布）	出超或入超（金羅布）
一月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出）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月	一九二〇〇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〇〇	（出）一二六〇〇〇〇〇
三月	一〇六〇〇〇〇〇	一五五九〇〇〇〇	（入）四九九〇〇〇〇
四月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出）四〇〇〇〇〇〇
五月	三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七二五〇〇〇〇	（出）一五五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三六〇〇〇〇〇	六七四四〇〇〇〇	（出）三六一六〇〇〇〇

據右表以觀，此五月間，惟三月份為入超；而五月統計，出超竟達三千六百十六萬金羅布之多，則獎勵輸出之計畫，不可謂非已有一部分之成功。今為詳細明瞭起見，試再將本年一月至三月間之出口貨分別種類，列表如左：

貨品	重量	金額（金羅布）
皮毛	二七〇	一六六〇〇〇〇〇
化學品	一〇二八八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動物生產品	二八九〇	三四〇〇〇〇〇
麻類	四九五〇	三二八〇〇〇〇
木料	四〇五三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
食料	一三九三〇〇	一〇八七五〇〇〇〇
製造品	一三七八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生皮	一二九〇	七八五〇〇〇
油	五九八〇	七五〇〇〇〇
藥料	一〇五〇	四〇〇〇〇〇
藥草	五三六〇	三一〇〇〇〇
合計	三一七二八〇	四六八〇〇〇〇〇

右表中有最可注意者二項，卽食料與製造品是也。食料除穀類而外，包含糖蛋牛油之類，三月間輸出之數，等於出口貨總額百分之二十三：此不但足以證明俄國逐漸恢復其戰前之貿易，且可見俄國物價低於外國，故輸出頗爲順利也。至於製造品一項之所以逐漸佔其重要位置者，以俄國與波斯及其他東方諸國間之貿易漸告恢復，故俄國工業之產品爲本國市場所不能容納者，有此尾閭爲其銷售之場所。

關於出口貨尙有二點須注意者，卽(甲)運往何國銷售，(乙)由何機關經理是也。由前者可以考知俄國與何國間之商務爲最大，由後者可以考知何種機關負俄國對外貿易之重任。今請將此三月間之出口貨再分列兩表如左：

(甲)運往何國	出口貨之百分數
德國	二四·六%
英國	二〇·八%
萊多維亞	一七·二%
波蘭	一一·三%
芬蘭	七·五%
美國	七·七%
其他各國	一〇·九%

(乙)何機關經理	出口貨之百分數
國家機關及企業團	五九·一%
合作社	二五·%
俄國與外國合資公司	一一·%
私立公司	四·九%

今再一考俄國在本年首三月間之進口貨，則知其總金額爲三〇、一九〇、〇〇〇金羅布，與出口貨四六、八〇〇、〇〇〇金羅

布較少一六六一〇、〇〇〇金羅布。進口貨中棉花一項約佔金布百分之四,運輸材料(機關車最多),機械及農業器具約佔百分之一四・三,其餘百分之四・七乃五金材料電氣機械及器具等。試按出口貨例,將(甲)何國運來(乙)何機關經理之兩項,列表於左:

(甲)何國運來	進口貨金羅布
英國	一、二七〇、〇〇〇
德國	九、一〇〇、〇〇〇
波蘭	二、〇七〇、〇〇〇
愛沙尼亞	一、九二〇、〇〇〇
萊多維亞	一、八八五、〇〇〇
波斯	一、四〇〇、〇〇〇
芬蘭	一、二一五、〇〇〇
其他各國	一、三四〇、〇〇〇

(乙)何機關經理	進口貨之百分數
國家機關及企業團	八〇%
俄國與外國合資公司	一二%
合作社	四%
私立公司	四%

俄國對外貿易,去年已逐漸恢復,而今年則進步更速,此可於英俄間之貿易狀況證之。俄國在英之貿易機關,為亞各司有限公司(Arcos Ltd.),今將該公司本年一月至六月間與去年同時期間之貿易比較如左:

時期	購入	售出	貿易總額	入超或出超
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六月	二七三九八〇九磅	一五一一三六一磅	四二五一一七〇磅	(入)一二二八四四八磅
一九二三年一月至六月	一一〇五四七三	三六二九一七九	四七三四四五二	(出)二五二三九〇六

據此表以觀,其最顯著之一點,即一年之間,俄國對英貿易頓改入超為出超;去年之六箇月間入超一百二十餘萬鎊,而今年之六箇月間出超二百五十餘萬鎊,相差至三、七五二、三五四鎊之鉅。其所以有此成績者,一則俄國今年已不如去年之輸入大批食料,一則俄國之出口業曾因獎勵而大為發展故也。茲將今年六個月間之俄英貿易分月錄其購入與售出之數額於左,惟購入之中包含三二二、九四二鎊之他國貨物在內:

月份	購入	售出	總額
一月	一〇五四〇一磅	四二九三三一磅	五三四六三二磅

二月	一七八四五一	七一八五六二	八九七〇一三
三月	三三三七四六	六七三五九四	九〇七三四〇
四月	四五一四二二	三六五八九七	八一七三一九
五月	二七一三三〇	七四五五一四	一〇一六八四四
六月	一八七八六五	六九六三八一	八八四二四六
合計	一四二八二二五	三六二九一七九	五〇五七三九四

觀右表，可知此六個月間，除四月外，無一不爲出超，而每月售出貨品價値之平均數爲六十萬鎊，與去年同時期間每月售出之平均數二十五萬鎊相較，蓋增加已逾一倍矣。試再將今年六個月間俄國對英貿易之貨品分輸入與輸出兩項，列表於左，以見其貿易轉機之原因安在：

(甲)本年輸入品(以金額過五千鎊者爲限)	金額
煤	三九九〇八一
五金	二六八五九一
化學品	一七三九九九
皮	一六四二九二
普通機械	二二四〇六八
紡織機械	一五四九〇
採礦機械	七五六二〇
電氣材料	九〇六九
農業漁業器具	一〇四八八二
橡皮材料	三八二九四
帶	二〇六一八
運輸材料	一三七八四
器具	八六九五
織物	五八三四

(乙)本年輸出品(以金額過五千鎊者爲限)	金額
皮毛	九九二九一六
木料	八一六九七九
麻類	四八九〇三七
油	三三四五六七
機器油	一三五九五二
猪鬃	六二二五〇七
生皮或熟皮	一九六八六六
穀類	一一七四一〇
茵陳精	九八三九〇

羊毛	三九一四七
化學品	三六五二六
鉀炭酸	二六九六六
動物副產品	八四五七
柏油松節油等	六五四六

由以上兩表觀之，有一點足以引起吾人之注意者，即進口貨中無食料一項，而出口貨中之穀類竟達十一萬七千四百十金鎊之多。蓋此六個月間，由英國輸入食料僅值七百二十三鎊，與去年同時期間之輸入數八十八萬五千鎊相較，不及千分之一，此為進口貨減少之最大原因；而同時出口貨中之穀類，大半乃在六月間輸出者，已一躍而佔重要地位，可見俄國荒歉之象早已不復存在也。

俄國自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對外貿易之發達，出口貨品之加增，既如上述；而推其最大之動力，仍當歸功於金融業之發皇。蓋國家銀行對實業界大行放款，據蘇俄人民財政委員索廓爾尼柯夫(Sokolnikov)本年七月三日在全俄執行委員會席上之演說，該行自本年五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六星期間之新放款已達六千萬金羅布，苟依此速率計算本年度該行放款可達五億金羅布之多。又截至六月十五日止，國家銀行對實業界放款之總額達一億金羅布，更加以實業銀行放出之一千萬金羅布，則實業界之受其資助已非淺鮮，而其他銀行之放款尚不計焉。銀行對實業界之放款，直接所以助實業界，而間接即是增加輸出。蓋實業發達，則輸出品當然加多也。不寧惟是，國家銀行為流通金融計，對出口業之獎勵，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國家銀行曾以鉅款貸與俄國出口商，而當其成立之第一年，尤特別注重於此。蓋銀行資本中有蘇維埃紙羅布之一部分可藉此而易為鞏固之外幣與金貨也。國家銀行外幣基金之增長，既直接基於對外貿易之擴張，則盡力放款，贊助出口貿易，亦其所認為有利於己之事業也。

四 結論

俄國金融業之重振旗鼓，對外貿易之逐漸發達，實為經濟界復興最大之徵兆。當此經濟復興之時期中，俄國之財政狀況何如，亦大有研究之價值。今節譯財政委員索廓爾尼柯夫演說之要點於後，以見一斑。索氏謂『本年度(一九二二年十月至一九二三年九月)預算中，經常支出與特別支出有一鮮明之劃界。

預算全部支出為十四億金羅布，其中十億零六千萬金羅布為經常支出，即國家行政經費國防費及教育費等，三億五千萬金羅布為特別支出，乃用以補助運輸事業某種工業及農業者也。收入方面，經常收入約十億零五千萬金羅布，得之於現金或物品之稅款及國家企業之盈餘，略可充抵經常支出之費用。至特別支出之三億五千萬金羅布，勢不得不發行紙幣以抵補之。然發行紙幣之權，須加限制。政府會決議由財政委員會發行紙幣，每月以三千萬金羅布為限，并令繼續施行限制之法，故自八月一日起，擬每月發行紙幣減少至一千五百萬金羅布。無論如何，吾人不願步德與波蘭之後塵，再經一二年後，當可脫離目前之財政地位，即或不能，而一年以後財政必較今年為進步，則可斷言。』觀乎索氏之言，而更證以吾上述俄國經濟復興之事實，則俄國一二年後國家財政之漸趨鞏固，當有可信者也。

伊本納茲軼聞一則

伊本納茲(Blasce Ibáñez)是一個現代最著盛名的西班牙小說家。當他到美國去的時候，美人特聘一個西班牙種的美人以充他的譯員。有一天，他到詩家谷，僦居在該地的國會旅館(The Congress Hotel)旅館中人，特備最上等的房間以接待他。這個房間前臨一湖，但與鐵道相距頗近。因是伊本納茲心中頗為怏怏，把帽擲於地上，在室中大發其脾氣。還時，恰巧有一隊新聞記者前來訪問他，見了他把一頂嶄新的帽擲在地上踐踏的情形，不禁大驚，因詢問是什麼緣故。他的譯員回答說：因為他買了一頂帽太小了，所以他在動氣。第二天早晨，這個『伊本納茲因帽使氣』(Ibáñez Jumps on His Hat)的新聞，遂傳遍美國各報了。(梵)

法國撲滅黴毒的計劃

周光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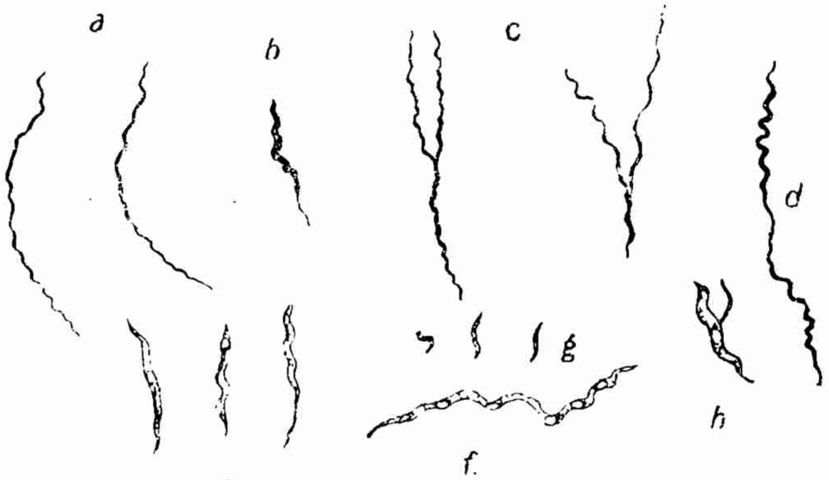
黴毒的危險——法國報上的警告——法國中黴毒死的每年平均有十四萬人——醫學者的運動和組織

黴菌的繁殖最快，所以傳染最速。以歐洲醫術之發達，設備之完美，預防之周到，還不能免大多數人民爲黴毒的犧牲。所以歐洲的醫學者，對於黴毒的預防及療治十分注意。最近法國日報上又特別下一警告，在報端大書『黴毒迫害人類的危險』以引起閱者注意，催促法國人民多組織預防及治療黴毒的機關，並痛詆庸醫濫傳醫方，不知根本預防及治療等。茲特分記如下：

（一）法國人中黴毒死者的統計　法國人民有十分之一受黴毒（syphilis）的害。約計共四百萬人。內中有二萬是死於腹中的胎兒，二萬是因母體受黴毒而流產的胎兒。嬰兒的死亡率每年八萬人。總計法國人每年中黴毒死者共十四萬人。這是據法國公共衛生宣傳委員會會長比納（Prof. Pinard）的報告。

（二）法比兩國防黴毒的組織　法國發起的萬國防黴毒聯合會（L'un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 péril vénérien）是去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的。最近又在斯塔斯布（Strasbourg）開會，到會的都是各國代表；內中有英國，奧國，比國，西班牙，意大利，挪威，捷克斯拉伐克等國。其開會中所討論的無非是種種醫院和檢查機關的組織，並相約共同掃除此種病毒，使他在歐洲永遠滅迹（據他們說來這個希望是很容易辦到的。）然後各處宣傳他們的組織和療治法於世界各國，使這種病毒永遠不能傷害人類。此外如法國原有的防止黴毒會仍然是很發達的。不過現在他們調查中黴毒的死亡率仍然有加無已，所以他們現在正從事於一種宣傳運動，由黴毒預防會和療治黴毒

研究會提出要求增加歲費，並謂原有歲費僅三百萬佛郎未免太少。——內中有八十萬佛郎用作治療院內製備藥劑之用。——以比利時之小其人口僅及法國六分之一，而其防治徽毒歲費至二百八十萬佛郎之多，其數幾與法國相等。並且聲言法國國會通過每年以九百萬佛郎作爲郵局添派信差星期送信之補助費，以一千萬佛郎作爲阿林批克運動會的歲費，知道補助郵政提倡運動，而不知設法防止爲害法國人民的大禍患。假如設備完善，則法國至少每年可以救得五萬嬰孩，死亡率不至年年增加。法國人口減少的恐慌亦可以漸漸免除。現在此會的計畫是首先要求法政府增加歲費爲二千萬佛郎。——此會又謂以賽因 (Seine) 一省而論，每年瘋人院療治及補助費已有五千萬佛郎之多。並且瘋人僅有一萬八千人而對於法國全國防止徽毒費用尚不及賽省一半，殊爲極不合理。——議定三種設備：即創立首都或省城治療院，縣城治療院，鄉鎮治療院。決定三項辦法：即(一)注意檢查移住的人民。(二)法國各鄰境設檢察所以防徽毒侵入。(三)在各殖民地設徽毒治療院，派遣專門醫士住院診斷。此外尚有防制花柳病傳染的種種辦法，如取締秘密賣淫及嚴察公娼等。——又此會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共衞生部部員在下議院提出設備徽毒治療院一百九十所，其數不敷分佈，須增加三倍。——比利時亦有防止徽毒聯合會 (La ligue belge contre le mal vénérien)，去年十月曾在不魯日開一聯合大會。



一九〇五年 Fritz Schaudinn 從患徽毒者身上發見這種微生物，他即稱他爲 Spirochoeta pallida，認爲是發生徽毒的病源微生物。a 普通狀態，b 縮短狀態，c d 分裂時的狀態，e 短形的一種形狀，f 多核的一種形狀，g 節節裂斷之狀，h 兩個聯爲一體的形狀。

(三)徽毒與各症的關係　徽毒的傳染雖然很速，其結果雖然很危險，但是不如肺結核和癌腫症那樣可怕那樣難治。並且現在科學上發明對於撲滅和治徽毒的方法極有效驗。但須於初期治療得

法方可無患。徽毒的初期每每甚微，患者多不能覺出，至其毒已蔓延，其結果多現為各種病症，已屬不可救藥，而患者至死尚不知其致病之由係首先傳染極輕微極易治的徽毒。這豈不是極可怕而且急宜留意的事情嗎？茲將由徽毒所致的各病列下：

百分之三十三死於腎臟炎

百分之五十死於神經病

百分之五十死於心臟病

百分之五十死於虛弱症

總之中徽毒的人多半死於各種難治的病。因為他初起的時候極易治而不易覺察，及其現為種種病態時，患者的機關已被損壞，故難醫治。於此可見許多病症皆由中徽毒得來，所以防制徽毒和徽毒檢察及治療的組織實為公共衛生所極不可少的事業。

現在新發明的藥方 les arsenobenzénes 不但可以消除徽毒，並且可以殺盡徽毒的微生物。(le tréponéme) 若知道在初期的十五日或十日內用這個藥方依法診治，則不久可以痊愈。若初期一過，則此種徽菌即由皮膚侵入於身體內部，漸漸損壞身體的機關，遂現出各種不可治的病症。能防止徽毒，即間接能預防許多病症。其最顯著者如遺傳病，白癡，中瘋，及神經病等。故法國報上登載醫學界及公共衛生事業機關的信件及論文頗多，無非欲喚起法國人公共的注意並且催促政府的幫助而已。

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自法國蒙伯里野城寄

歐戰後世界各國的黃金分配

這次歐洲大戰，德奧意法，大家都弄得民窮財盡，祇有那遠隔大西洋的美國和孤懸東亞的日本卻大獲其利。茲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將各國所有的金數，以百分比示之如下：

國別	戰前（一九一三年）	戰後（一九二二年）
美	二〇%	四〇%
英	五%	九·五%
法	二〇%	八·九%
日	一·九%	七·七%
意	八·五%	二·七%
德	八·二%	二·九%
奧匈	七·四%	〇·一%（微）

直魯十五工廠考察記

韓士元

我們相信一種調査的報告，對於個人與社會，均有無限的利益。對於學生方面說——尤其是工業學校的學生，往往在學校裏一週半月，甚至一季半載所不能了解的地方，一經實地觀摩，便會立刻茅塞頓開，豁然大悟；所以有許多工科大學畢業的學生，還要跑到工廠裏參觀，甚至請工人指導，這就是經驗的關係了。對於社會方面說，欲自己所經營的商業發達，首先要通曉各地工業情形，明白出產品的多寡和經濟的變化，纔易着手進行。許多有經驗的商人，所以能億則屢中，易於發展，也無非因爲他們對於社會上情形熟悉罷了。對於工廠本身說：凡經過別人調査過一次，報告上總有些無形的批評和指導，我們一方面可藉此去求改革的方法，而一方面又可知道同業者的情形，可設法去謀競爭。

中國際此正求振興實業的時候，尤當注意已有的工業現狀，纔可推想到：何種實業爲社會上所急需？何種實業適合於在某地方興辦？何種實業創辦起來最易發展？這樣拿定方針去進行，斷不會沒有發展的。

我這一次調査的報告，因隨同學一齊出發，又因時間上的關係，自信不甚完善，不過把所見所聞的錄出來，略資參考，很望讀者原諒。

一　石景山龍烟鐵鑛鍊廠

甲　關於歷史方面

該公司是民國七年由官商合辦的，資本五百萬。採用宣化的鐵礦，軍莊的石灰石作練鐵熔劑；又應用京漢路沿線井陘磁縣六河溝等處的焦煤，有時也參用開灤的煤。宣化的礦區有三處：一在龍關縣的辛窰，一在龍關宣化兩縣交界處的龐家堡，一在

宣化縣的煙筒山。所以公司定名爲龍煙鐵礦公司。鐵礦旣出在宣化，鍊廠當然設在該地以省運費；但是有許多不便的地方，所以就想築在天津；又因天津地價昂貴而且築在天津必須用唐山的煤，價亦較昂，不甚合算，所以又想設在蘆溝橋；但又怕常遇戰爭，不很適合；於是想設在北通州；更因爲北通州地勢太高，對於建築工程不相宜，乃想設在三家店；三家店於交通和工程兩方面，都較上說各地好些，可是沒有適當廠基，所以再三計劃，纔定了石景山。石景山離宣化四百里，離京漢路井陘等產煤處也不過幾百里，而且這幾個地方的煤價又較唐山爲廉。至離產石灰石的地方僅十八里，與上說各地比較起來，關於工程方面交通方面材料方面，均稱合式，所以就設在這兒了。該廠在此地所買的地皮有一千五百畝。將來該廠發達起來，擴充附設各種工廠，是很够用的。該廠於民國九年起卽開始建築工程，現在雖大致告成；但因爲原定資本已用罄，募集新資，稍感困難，所以現在似乎無形的停工，實在令人感嘆！這公司的計劃，將來每日可出鐵二百五十噸，每噸時價可售七十元，除各種開支外，每噸可賺利半數，每月可獲利二十萬元左右。又礦藏很富，如此開採下去，像料二百年方得開完，那所得的利息，不知有多少倍呢！

現在中國的鐵礦，只有漢陽和奉天本溪湖兩處。本溪湖鐵礦，又已採完了；所以將來這個鐵礦一定很會發達的。

乙 關於工程方面

（一）鍋爐房 (Boiler House) 鍋爐房裏面設置威克式鍋爐 (Wickis boiler) 五座，平常只用三座，其餘是預備的。每座所發蒸汽，足供五百四馬力的蒸汽機的應用。這種式樣的鍋爐，是近世紀最新式的一種鍋爐，屬於縱立水管式鍋爐 (Vertical water tube boiler) 的一種。上下有兩個鼓形圓罐 (Drum) 在上頭的一個是裝汽的，定名叫做汽罐 (Steam drum)。底下的一個是蓄水沈澱的，定名叫做水罐 (Mud drum)。這兩罐的中間拿許多水管連接起來。這水管的前面又掛了許多燥汽管 (Superheaters)。燥汽管的目的，就是使水蒸汽經過此管便可乾燥一次。(卽蒸汽內可減少水汽。) 那末這乾燥蒸汽的效率，要較有水汽的蒸汽大得多了。水管的旁邊，用火磚圍繞砌成。水管的中間，樹立一塊隔煙板 (Deflector)，當隔板前半部分（近火門的）燒出來的煤煙，由下向上，經過這塊隔煙板，復轉向下，後由出煙門流入煙筒裏去。爲什麼要這樣呢？這不過使煙多繞些

道兒使水管多得些熱氣，將無益的煤烟，再利用他一次罷了。所以這種鍋爐的構造在現世紀總算是完美的了。而且鍋爐用的燃料可分兩種：一用煤氣一用煤塊。該廠平常是利用鍊鐵爐所放出的煤氣(廢烟)，等到煤氣不够用，始燒煤塊，可謂經濟極了。

(二)發動室　發動室的發動機，此刻還沒有接齊；所以我不能完全記出。聽說有兩座汽渦輪(Steam Turbine)，專爲帶動鼓風機(Blower)，鼓風化鐵用的；因爲化鐵溫度很高，非有很大的風力，就不能達到所需要的溫度，因此鼓風機就爲鍊鐵廠最重要的一部分了。除兩座汽渦輪外，還有四座一百匹馬力的蒸汽機，爲帶動抽水機，以抽河裏的水供給上面所述的鍋爐和其他各種用途。其餘還有兩座蒸汽機，專爲發電供給全廠電燈和各種用途。

(三)暖風爐　暖風爐是鍊鐵廠極重要的一部，佔很大的地位，每個體積大概比鍊鐵爐還要大些，而且一個鍊鐵爐總要有幾個暖風爐纔够用，所以該廠備了四個。許多無工業智識的人，到鍊鐵廠去參觀，往往將暖風爐誤認爲鍊鐵爐。這暖風爐的用處，是因爲化鐵時所鼓進的風，溫度總要在攝氏表五百度至七百度左右。非先用暖風爐將鼓進的風先暖熱一次，使他達到這樣高的溫度，便不合用。此爐的構造，內部爲火磚砌成，多空間，便於風在裏面流通。當冷風未進此爐以前，先通以鍊鐵爐所放出的煤氣，(與用以作鍋爐燃料者同，因由鍊鐵爐放出的煤氣，由兩條氣管走：一通鍋爐，一通此暖風爐)同時也放入相當分量的空氣，根據化學的作用，這時煤氣與空氣相混合，自然就燃燒起來。約半小時，爐中火磚溫度增高，足够使放入的冷風，熱到攝氏表五百度至七百度左右。所以這個時候，就把煤氣門和空氣門關好，放入鼓風機所鼓來的冷風，等到這冷風的溫度，差不多已達所需要的目的，然後就把這暖風通入鍊鐵爐裏去。至一個鍊鐵爐要用幾個暖風爐的緣故，就是有幾個纔可輪流互用，使暖風放入鍊鐵爐時，可達到繼續不斷的目的。

(四)鍊鐵爐　鍊鐵爐就是從鐵礦石提鍊鐵質的火爐。當提鍊鐵的時候，內放三樣東西：一煤塊，一鐵礦石，一熔鐵劑(即石灰石。)這三樣東西是一層夾一層鋪放的。

(五)化驗室和附設部　化驗室專爲化驗礦石，鐵質，和其他必須化驗的原料而設的。現在此部正停止工作，我們沒有要求進去參觀；所以內容設備，就不知道。至除此五大部分以外，還附有小機務廠一處，專爲裝置修理機器用的。又設有運礦石焦煤

和石灰石預備處，均已竣工，已可由京綏車支路直達到此地了。

二　天津造幣廠

天津造幣廠，分為東西兩廠。西廠位於天津河北窰窪；東廠位於河北大經路。

西廠專供鍊銅，鍊銅方法大致可分二種：一，用電氣鍊銅多用於鍊砲銅（或謂鑛銅即初由銅鑛內鍊出的，英名 Blister copper）；二提鍊混合銅（如青銅，黃銅等類，青銅內含有銅，鋅，和錫；黃銅內含有銅和鋅）即用火爐，將混合銅裝入，加高溫度，須經十八點鐘左右，將鋅，錫等漸次流出，所餘剩的就是純銅了。現在這廠內所煉的是第二法。收羅中國古制錢（如青銅錢，沙銅錢），放入爐內提鍊，大概每百斤中可提出純銅八十斤。爐的構造很簡單，制錢由上部放入，雜質由旁邊小口流出，純銅則沈留於爐內，就是預備製造銅元的銅了。

東廠分造銀元與造銅元的兩部分。銀元的成分，百分之九十八為銀質；百分之二為銅質。（這個銀元就是指現正通用的袁世凱頭銀幣而言）這一部因現在已停工，所以我們不能夠看見他製造的手續，甚是遺憾。至所造的銅元的成分，百分之九十為純銅質，餘百分之十為鋅質。拿西廠所提鍊的純銅與相當成分的鋅熔化，混合為一，先鑄成銅版，而後用滾壓機展長，使這塊所鑄的銅版漸次展薄，等到比銅元略厚些，就用壓剪機，剪成圓形，以後再把他磨光，復入打印機打印，就成現通用的銅幣了。

造銀元內含的銅質，必須純潔，所以特另設一電氣鍊銅部，約有百餘個電溶液池，池裏的溶液為硫酸銅（$CuSO_4$）與硫酸，大塊粗板為陰極，薄片細板上原包有純銅片的為陽極，這兩塊板，俱放入此溶液中。當電流通過時，則純銅由粗板上分析出來，由陰極向陽極走，附着於薄片細板上，成小球的純銅，然後用機械取下，作為造銀幣的用途。至於不潔的物質，則沈澱下來。用這種電氣分析法，所取出的銅，比提鍊銅純潔得多了。

三　天津造胰公司

天津造胰公司，工廠在天津大紅橋邵家園子。設立已十五年，股本原定二十萬，實收十八萬。工人約八十名。作工時間上午自晨五時至十一時半，下午自二時至七時半。自開辦以來，日漸發達，北方造胰廠雖很多，可是資本都很小，能造化粧皂（或香皂）的祇有該工廠，所以易於發展了。至該廠出品的優劣，以我們消

耗者的眼光去評判，在中國各方面比較起來，總算很好，而且售價甚廉。現在把廠內工作的順序略記於左：

一，汽鍋爐(Boiler)一座，發出水蒸汽，有兩項用途：一，用於蒸汽發動機(Steam Engine)由這蒸汽發動機可帶動廠內各種機器。一，用於煮皂鍋(Boiler Kettle)，這煮皂鍋共有四座，循環互用，每個能容一·五噸(約四千斤)原料。原料的成分，爲牛油十分之三。蔴油(Caster oil)與蘇油(Soyheon oil)稍許(無汽量。)每鍋內有三管，一爲水管，一爲碱液管，一爲蒸汽管。蒸定管所發出的蒸汽，壓力每平方吋爲六十磅。鍋底有活塞，當胰皂煮成後，即開放活塞而流出，倒入模型內，就成普通肥皂。

二，化粧皂(Toilet soap)的製法，較普通皂略爲複雜。先將由煮皂鍋流出的皂液，用人工運至磨內，精研至極細爲止。而後取出放入木盤內晒乾，切成長條，經再一乾，切成小塊，再令晒乾，然後加香料(Perfume)少許，復經過切磨機(Milling Mill)內，磨成細長條，如寬麵條一樣。再經過壓皂機，壓成適當的條塊，復切塊打印，就成商品了。

三，透明皂與綠色皂。透明皂製法也很簡單，不過於皂液煮成後，加些酒精與糖液，就變成透明肥皂。至綠色皂的製法，祗於皂液內加些綠色素(Soap green)就好。

四　天津丹華火柴公司

丹華火柴公司，總廠設在天津，分廠有北京安東兩處。原定資本七萬，現擴充到二百萬，是十五年前創辦的。我們所參觀是天津總廠。廠內外工人共有二千餘人。所用木盒，木軸，木箱等材料，均爲楊柳樹，由安東出產，運到此地，用機器製成所應用的各件。製造的方法，分述在下面：

(一)理軸部　理軸部共分三部，搖動機十架。拿安東運來的木軸，放入這搖動機內，除去一切長短不齊的地方，而後再聚集整齊，以便列軸。

(二)列軸部　列軸部有兩部，將已整齊的木軸，一一排在木板上或木架上，用輕便鐵道，運到染蠟部。

(三)染蠟部　先將已排列整齊的木軸，用壓機壓住，放在已熔蠟(Paraffin)的面上，令一端染蠟稍許，預備易於染藥的。

(四)染藥部　所用藥劑爲鹽酸鉀($KClO_3$)黃燐和養化鋅的混合物。先溶於水，後加以溶好的牛皮膠，攪拌均勻。復加桃紅染料，就成紅色火柴。若加鉛粉，就成黑色火柴了。

(五)乾燥部　乾燥火柴，是最危險的事，若用爐烤，溫度很多，立卽爆炸了。所以利用蒸汽管，那火藥放在蒸氣管的上面；因爲水成蒸汽的溫度，至多不能過華氏二百十二度，在這溫度的時候，是不致發生危險的。

(六)卸軸部　將已乾燥的火柴，整理拿下來，以便裝盒，裝盒以後，卽成商品了。

五　天津電車公司

天津電車公司工廠，在閘北南開大學後身，廠內可分爲四部：

(一)鍋爐部　鍋爐部設置橫立式鍋爐六座，每座能發出蒸汽，供給一千匹馬力的發動機，所以統共能發出蒸汽，足供六千匹馬力之用；但是平常只用四座或五座，有一二座備而不用，預防出險的時候的急需，這是大規模工廠應有的準備，否則就要受很大的影響了。現在每天用煤約五十噸。

(二)發動機部　發動機，是用潑郎潑威爾式汽渦輪(Brown-Boveri Turbine No. B. 2741) 由此帶動發電機，能發出三千開羅瓦特 (K. W.)的電力。每分鐘旋轉三千次，蒸汽壓力每平方生的米突約十二開羅克蘭姆。此機的內容，以蒸氣澎脹作用，與汽瓣 (Vane) 的關係去分類，是屬於第五種。無一定式的噴汽口，蒸汽由噴汽口噴出，先經過固定汽瓣，後流入旋轉汽瓣，由此漸次流入其他的固定汽瓣和旋轉汽瓣，當蒸汽流入此兩種汽瓣時，皆發生澎脹作用，而完成一壓力期 (Stage) 每一機有多次壓力期；所以汽流速度並不甚快。現在此種汽渦輪又大加改良，最新式者有用油代替水蒸汽者，此油也可用來潤滑機器各部，所以無須另加潤滑油，可減省機件很多，機器各部也較前益形便利；所以頗爲世界所注目了。除此汽渦輪發動機外，附有電動機很多，專爲抽水機及其他用處的。

(三)發電機　直接連接於以上所說的發動機的發電機，就是三相交流(3Phase)發動機二座，規定容量(Kv·a)爲一千七百。速度當然與發動機相等。電位爲五千弗打 (volt)，電流爲一九六、五安倍 (ampere)，周波數 (Frepuency)爲五十(卽每秒五十次) 每座發電機內，皆接有凝熱器 (Condenser) 凝熱器所用的水，係用旋轉抽水機，使輪不息。抽水機有用連接於汽渦輪上的，有另用電動機帶動的。至此冷劑水，是我們很知道著名的白河的水。除這發電機外，有規定容量爲三千七百五十的交流機兩座和九百啟羅瓦特的直流機一座。這直流機是用電

動機(Synchronous motor) 帶動。並附有轉電機(Synchronous converter) 一座，是將交流電流變爲直流電流的。

(四)電車　電車裏面接有電動機 (Motor) 一座，電由以上所說的發電機發出所發的電從兩根電線上傳來；一根電線就是地軌，一根電線就是空中線，由電桿通連。當電通來以後，電動機因而旋轉，這電動機一端又連接在輪軸上，輪軸轉則車就行駛了。該廠共計有電車六十六座，附車八十六座，每座電車約四十匹馬力。

六　天津恒源紗廠

該廠在天津河北天緯路。是民國八年成立的，現在有工八二百餘人，每日可出紗四十餘大包，每大包包含有十八小包，每小包約十鎊半重，那末一大包的重量，我們可計算了。裏面的設置，我們可分爲發動室紡紗部兩部，各部各略寫其大概如下：

(一)發動室　發動室裏面是用苛鐵斯汽渦輪 (Curtis Tur-bine) 帶動發電機，由發電機發出來的電再去發動許多電動機，由電動機再去帶動各種紡紗機。這苛鐵斯的汽渦輪的構造與怕生(Parson)和賴威爾(De Laval)的汽渦輪式樣不同，機件較爲簡單，原由美人苛鐵斯(Mr. C. G. Curtis)於一八九五年發明。在極慢速度的汽渦輪上可省用連接的齒輪，這種齒輪在別種式樣的汽渦輪上是不可少的。當初在一九〇〇年的時候，造出一座帶動發電機只能發出六百啟羅瓦特的電力。不久爲支加哥愛迭生 (Chicago Edison Co.) 電氣公司製造一座竟能發五千啟羅瓦特的電力了，進步之快可想而知。現在此廠所用的，係七百五十個啟羅瓦特的電力，速度爲分鐘三千六百轉，三百個壓力期 (Stage)，蒸汽壓力爲每方吋二百一十鎊。所帶動的發電機規定容量(K. V. A.)爲九百九十三，速度與汽渦輪相等，爲每分鐘三千六百轉。電流爲九百另三安倍，電壓爲六百個電位。除此汽渦輪外，尚有橫立式來回蒸汽機兩座。

(二)紡紗部　紡紗部的紡紗手續又可分爲清花部，彈花部，粗紗部，細紗部，搖紗部，成包部，揀花部幾部，進行的順序如下：

大概棉花由外邊運來的時候，都打在包裏，緊密的連在一塊兒，用時非先把花鬆開不可。鬆開的方法，是利用鬆棉機(Bale Breakers)。這鬆棉機是紡紗機的第一項機器，當棉花放入此機內時，非但把棉花的纖微漸漸鬆開，而且把棉花裏面塵垢草梗，及其他混雜在棉花裏面無益的東西，也先去除一番，以後再

放入開去機(Openers)，這機的構造與鬆棉機差不多，所以可直接連在一塊兒作一樣的工作。用這機的目的，不過是進一步把花鬆開和潔清些。棉花由這機出來的時候，已經很鬆開而潔清了。所以就把他送到彈花機(Scutcher)內，彈開其纖微質，俗說把生花彈成熟花就是這樣。經此一彈以後，則外面附屬的東西，又擊去一次，比前更加潔清。等到由此機出來的時候，已成長闊條形，約四分之一吋厚，三呎闊，長度則綿綿不斷。再將此綿綿不斷的長條送入梳棉機(Carding Machine)，這梳棉機的構造，是用一個很大的圓筩，(直經約五六呎，長約六七)，上邊栽了許多鐵絲針，看上去如同刺蝟一般，當棉經此一梳以後，則細末的塵垢，都去得乾乾淨淨，傳出來的時候，又是綿綿不斷的長闊條，再經滾軸互相旋捲，把這長闊條就紡成粗紗了。這種粗紗，又捲成小軸上，並且把這紗軸，裝到拖紗機架上，就能紡成細紗。或再經過拖細紗機，把他紡成更細的紗；但是紡棉機有時把此式樣改變些。是就把梳好的棉花，裝入小圓筒內，命童工結好紗頭，去紡成細紗。大概前說的方法，多用於紡毛紗；後用的方法，多用於紡棉。紗紡成功以後，就拿到網紗機上，把他捲成一條一條用去打包，先打成小包，而後由小包再打成大包。打包的方法，是的升降機。打好了以後，就成商品了。至揀花部所做的工作，不過是把較有黃色的棉花揀去，不使混淆在一塊兒，而免所出的商品不美觀就罷了。這部都是用人工製造。

七　塘沽永利製鹻公司

這公司發起於民國六年春間，到十月的時候，呈准鹽務署免納製鹻鹽稅，公司的基礎，於是纔確定。現在已經營了五六年，因為工程浩大，所以至今還沒有告竣。該廠製純鹻的方法，是採用蘇維法。在一百二十年前，歐洲市場多用羅勃郎克法製成的鹻，質粗而價高，不能應工業上的需求，所以便引起了歐洲科學名家，從事研究改良，以求減輕成本而增高品質，費了六十年的光陰，直等到比人蘇維氏(Ernest Solvay)昆仲始創造製鹻高塔，導亞氣和炭酸氣通過鹽滷，使化合而成重炭酸鈉，更拿這重炭酸鈉去焙一次，就得純鹻了。

鹻的用途很大，在化學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譬如日常的麵食，非鹻不能發酵，大概二百斤麵食要用鹻一斤；肥皂是鹻和脂肪製造的；玻璃是鹻和沙石灰製造的；紙張的纖維質，大半是用鹻煉過的；此外煉礦，漂染，醫藥，洗滌，都非鹻不可；所以工業上要

用鹼的地方很多。每年所需數量，實不知多少。若中國不設法製造，必用外貨，漏卮之大，誠堪過慮。該廠創辦人募集巨資，慘淡經營，也可算是工業界的先覺了！

就該廠工程方面說：廠基佔地一百數十畝，廠屋蓋有十層樓高房，高約一百二十五呎。接有石灰窰，高八十餘尺，內設自動運石機器。鍋爐爲水管式鍋爐，能供給七百五十汽鍋壓力；汽機能供給一千馬力；發電機能供給八百馬力；炭酸壓縮機需用原動力四百馬力；蒸錏塔二座，每座每晝夜能蒸發錏氣至八萬磅；這是工程方面大致情形。還有一層，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製鹼的主要原料爲食鹽，每製鹼百斤，需用鹽二百餘斤。該廠所用的鹽，卽就近塘沽地方久大精鹽公司的出品，我聽見說：這公司與久大有密切關係，大部分股東是由久大集成的。

八 塘沽久大精鹽公司

久大精鹽公司，就在永利製鹼公司旁邊，廠內有路相貫通。這公司成立後，異常發達，現在漸次擴充，已設五大工廠，並附設一玻璃工廠，一牙粉工廠。製鹽的方法，就是從海水煮鹽，與舊法無大異，故機器甚少。該公司最可爲他廠做模範的，就是附設一圖書館，陳設了許多關於製精鹽書籍，供職員參考，所以該工廠出品優美，易於發展。又設有試驗室一所，專供試驗鹽質及其他關於鹽類化學用的。其所以附牙粉工廠的原因，因牙粉內部最重要的原料炭酸鎂，其製法，祇須把鹽鹵與鹼汁混合在一體，就能成功。我們當面在那邊試驗，把這兩種黃色流質和在一塊，立卽變成白色的凝結體，很爲有趣。至於附設玻璃廠的原因，因玻璃是由鹼，沙和石灰製造的，鹼是由鹽製出的，誠如上面所說，在一處設廠很爲便利。其餘或尙有別種原因，則我因時間匆促，沒有詳詢，所以就不知道了。

九 唐山京奉路機廠

唐山是北方工業最發達的地方，我們素所聞名的。可惜我們這次參觀，不能精細的考察。我們來此地的目的，是參觀洋灰廠（卽水門汀廠）；但我們到洋灰廠時，因爲時候太早，該廠還沒有開門，所以又跑到礦務局，也是等了好久，沒有人接待。我等到不耐煩了，就請吳教授替我紹介到京奉機廠參觀，得唐山大學辟羅教授介紹該廠孫總管，得允許進去。該廠規模很大，爲全國第一。內有水管式鍋爐五座，發動機四座，鍛鐵廠所用的汽槌，爲馬

歸式，是中國各廠所罕有的，內並有造鍋爐一部，也是中國絕無僅有的，至於造機器部，修理部，車身部，規模均極完備。大概關於火車上機件均可製造，不過鋼材要用外國的。全廠工人約五千餘人，工人生活程度特別低廉，工價最低者每月僅三元。

十　德州兵工廠

兵工廠在津浦車站西約一里許。入門由庶務科招待，導入新鎗子廠，廠內陳設悶機（壓機）數十架，壓展機數十架。此類機器的原動力爲兩座橫立式蒸汽機：一座三十五匹馬力，一座四十匹馬力。蒸發蒸汽的鍋爐係舊式，每日用煤四十噸，加夜班的時候，每日用六十噸。每日平常出鎗子八萬粒，加夜班時，則無定數。此鎗子的製法，是將砲銅熔在爐裏，鑄成條塊，後經壓展機，壓展幾次，即成薄片，然後打成小帽狀，復經十餘次的悶壓，便成槍子筒的前部了。然後裝入鉛尖，將口封緊。復將口削成半圓形，前部便已造好；至鎗子的後部，也是用銅窖成帽形，再經十幾次的悶機，和前部作相同的工作，不過底部壓凹箍一圈，底面也把中部壓成凹一層。製成以後，就拿到裝火藥的機上去塞火藥。火藥塞好，復裝上火燃子。復用機器把前後兩部併合在一處，那就全體竣工了。

由鎗子廠出來，復至砲子廠，內陳設的悶機，式樣與鎗子廠相同，不過機身較大些。又至機廠，這廠是專修理鎗砲子廠所用的機器的。除此以外，尚有製造鍋爐廠，所用工人甚少，出貨很慢，所造的鍋爐，供給本廠應用，不出售的。該廠的火藥廠，因爲恐出危險，不許外人參觀，所以我們就不得瞻仰。

這廠原設在天津，自庚子後，遷到此地。現在幾個月領不到費，已負債百餘萬。每月的維持費，是由曹使撥來，所造的鎗子，不消說是作爲報酬了。

十一　青島碼頭局和港工局

該局共有碼頭四處，第一第二專停客貨船；第一處可停百碼船四隻；第二處可停百碼船十餘隻；第三處專停運達禁物船，可停船兩三隻；第四處，專停運煤船和各種貨物船，可停十餘隻。這碼頭上，設有一能起一百五十噸的起重機，高約與普通五層樓相彷彿，用電動機帶動。

港工局，有起泥船兩隻：一爲山西號，德國製；一爲山東號，日本製。並有運行起泥船若干隻，係用蒸汽機帶動，船底所載的若干

小鐵盆，由河中將泥取到鐵盆裏，由鐵盆裏再取到船旁的一部，復由方曲鐵管傾於運泥船裏這是用機械運泥的方法。該局現在經費很支絀但因日人所備的材料很多足供二年之用所以尙無甚困難。

十二　青島發電所（卽電氣公司）

發電所一名膠澳商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島廣州路，日名廣島町七番地，係中日合辦資本二百萬日股佔多數所發出的電氣供給全埠的應用。照該公司給電規則，分三項：一電燈用電氣；二動力用電氣；三前二項以外使用電氣者。電燈用電氣除用電表照電量計算外，則每盞每月更須以燭光計算，並分屋內燈與屋外燈，定價各不相同。大概十六支燭光，每盞一元二毛，門外燈爲九毛六分，五十支燭光門內燈爲二元二毛二分，門外燈爲一元九毛二分總之無論幾支燭光，門外燈定價總較廉些。動力用電氣的價目，則以馬力大小爲標準。至前二項以外使用電氣者，則又以特種電氣機械的不同，也不一定了。給電的區域分爲三處：一青島市街一圓（日本原名）內又分旭町，萬年兵營，兵器廠，二台東鎭市街一圓，三元李村政區，內又分李村水源地，李村，滄口出張所（配電所）又分爲九處：一山東町；二台東鎭若鶴町；三李村北路；四佐賀町；五大鮑島；六松根町；七若鶴町；八四方村；九滄口。發電所分爲兩處：一在台東鎭若鶴町，一在閻家村水源地。此是該廠設施大概的情形。至工程方面分述於左。

（一）鍋爐　鍋爐共五座，均爲水管式，第一第二第三號爲英國製造，煤火面爲四七八〇，氣壓每平方吋爲二〇〇封度；第四第五兩號爲德國製造，氣壓爲一三瓦；第四號的煤火面爲三四二平方米突；第五號的煤火面爲二二〇平方米突。

（二）發動機　發動機爲汽渦輪三座：第一座爲橫置反動式汽渦輪，指示馬力數爲二八〇〇匹馬力，回轉數每分鐘三〇〇〇回轉，瑞典國製造；第二座爲橫置混成式汽渦輪，指示馬力數爲一七〇〇匹馬力，回轉數每分鐘三〇〇〇回轉，日本三菱造船株式會社長崎造船廠製造；第三座爲橫置衝動式汽渦輪，一二〇〇匹馬力，也是每分鐘三〇〇〇回轉，德國製造。

（三）發電機　發電機共四座，均爲三相交流發電機，田磁回轉型，周波數五〇，回轉數每分鐘三千回轉，電壓三三〇〇。規定總容量六二五〇〇，各座容量各不同：第一座爲一八五七，瑞典製造；第二座爲一五〇〇，三菱造船株式會社長崎造船廠造；第

三座爲一〇〇〇，德國造；第四座一八七五，瑞典造。

（四）電動機　電動機共二十五座，第一至第七號專爲海水喞筒之用，電壓均爲五〇；馬力數和回轉數各不同：（一）一五馬力九五〇回轉；（二）一七馬力九六八回轉；（三）二七馬力，九六五回轉；（四）六〇馬力六〇〇回轉；（五）（六）（七）皆四三馬力，一〇〇〇回轉。排水喞筒用的共兩座，五〇〇電壓，兩匹馬力，一五〇〇回轉。第一第二號機補助機兩座，均爲四〇馬力，不過電壓和回轉數不同：（一）一二〇電壓，一四五〇回轉；（二）一〇〇電壓，六〇〇回轉。又第二機補助機復水用的一座，一〇〇電壓，二〇馬力，三〇〇〇回轉。第三號機補助機循環和復水用的各一座，均爲一二〇電壓，循環的二七二馬力，一四五〇回轉；復水的四馬力，一四三〇回轉。第四號機補助機用的，一二〇電壓，四〇馬力，一四五〇回轉。蓄電池充電用的一座，一二〇電壓，五〇馬力，一九〇〇回轉。誘導通風扇風機用的兩座電壓均爲一二〇，第一座三二·八馬力，九六五回轉；第二座二五馬力，一五〇〇回轉。提炭機共五號，電壓均爲一二〇，回轉均爲一四五〇；不過馬力不同，前三號均爲兩匹馬力，後二號均爲四匹馬力。灰車升降機二座，電壓均爲一二〇，馬力第一座一二匹，第二座七五匹；回轉數第一座一四五〇，第二座七五〇。以上詳說二十五座電動機，似乎不憚麻煩，但供設計者作參考，是很合用的。

（五）變壓器　變壓器因用途的不同，就分爲三種：一用於本所內電燈動力用的，有單相式的三個，電壓由三三〇〇變至一二〇——六〇；三相式的五個，由三二〇〇變至一二五——一二〇。海水喞筒用的八座：三相式的五座，由三三〇〇或三二〇〇變至五〇五；單相式的三座，電壓由三二〇〇變至五〇五；送電線用的共十八座，均爲單相式，十五座是由三三〇〇變至一一〇〇；餘三座是由一七三〇變至四〇四。至各座的規定容量均不相同。

十三　青島無線電報局

該局內分兩處：一，發電處，裏面陳設有蓄電池數十座，和備用的交通發電機一架。一，收發處，收發電機也分二部：一部能達二〇〇〇米突以外，一部能達二〇〇〇米突以內。室外樹有長電桿三根，兩根高約三〇〇呎以上，一根約一百呎以上。至無線電報告的原理，就是因電氣由發電處傳到電桿上，由電桿上放出電波向四面傳播，直傳到收電的電桿上，復由電桿傳下入收電

機，與有線電是一樣的，不過有線是賴電傳電流，無線電是由空氣中傳電波就能了。無線電雖然電不用線，在設計上簡便而經濟；可是凡有無線電報台的地方，在一定電波傳到範圍內，都可接受的，是其美中的缺點。此地傳電的範圍當夜靜的時候，空氣間阻力較少，可達二〇〇〇米突以外，白晝僅可達一〇〇〇米突以外。他們並發一電實地試驗給我瞧，我們更覺得饒興趣些。

十四　青島電話局

該局交換室設有共電式和列複式交換機八台，交換機座位二四位，問詢台，監督台，監查台，試驗台各一台，電話用戶現達四千餘號，司機生統共約八十名，輪流換班，均為女子，中日人均有。多用日語，聽說將來要改為中國語了。

由交換室出就到配線室去，此室裏的設備略記如左：

A，本配線盤
- 最大容量
  - 水平架五二〇〇
  - 直立架五八〇〇
- 現在實裝
  - 水平架二三二〇
  - 直立架四二〇〇

B，中間配線盤
- 最大容量
  - 水平架四〇〇〇
  - 直立架四二〇〇
- 現在實裝
  - 水平架二二〇〇
  - 直立架二七四〇

C，繼電器架
- 最大容量　四二〇〇
- 現在實裝　二三九〇

D，中繼線輪架
- 最大容量　七〇〇
- 現在實裝　四三〇

E，試驗台　一一台

由此室出，即入電力室，室裏設有七·五啟羅充電用電動機和發電機各一座，一五馬力石油機一座，三〇〇瓦特信號用電動發電機二座，三·五馬力電動空氣壓榨機一座，配電盤二架，蓄電池一一台，最大容量為一二〇〇。至該局線路：地下電纜延長一三三一一里一五二四尺，架定電纜延長四六二三里七一〇尺，架定裸線延長二一〇二里六九〇尺，電柱二二四三根，在電柱中間，有配電柱七四根。除青島本局外，有分局三：一在滄口，一在李村，一在四方，他們的電力，均用磁石式單式交換機。

十五　四方機工廠

四方機工廠，距青島數十里，就是膠濟鐵路的工廠。內容規模很大；因爲從前德人經營，所以裏面有許多機器，是中國各廠沒有而該廠獨完全具備的。鍋爐房，內設有日本式鍋爐三座，平常用兩座，一座是預備的，又藍氏橫立式較小鍋爐二座。所發出的蒸汽供給橫立式和縱立式蒸汽機各二座。內一座帶動兩座直流複捲發電機 (Continuous Current Compound Generator)，每座能發出電力二七五啟羅瓦特，係日本造。

機廠修理廠陳設的車床鉋床鑽床磨床，有德國製的，有日本造的，均極精緻，且床身有長丈八尺者，所以關於火車很大的機件，均可製造。製造鐵輪的外箍捲動旋床三座，內箍捲動旋床二座，又專製汽缸旋床一座，均用電動機帶動。又空氣壓氣機 (Air Compressor) 一座，所壓的空氣，專爲火車頭的鍋爐上鎚帽釘或鎖眼的用處。就是要鎚帽釘連接鐵片時，不用人力去鎚帽釘，只要用氣鎚就行了。既有人力，又極簡便，而且鍋爐裏面不可做的工作，用氣鎚均容易做。

該廠鍊鋼部，可算中國所僅有的了。因爲中國的漢陽鐵工廠規模雖很大，而鍊鋼沒有成效；此處的鍊鋼爐一座，一名倒轉鍊鋼爐 (Convertor)；因爲鋼成後，可把他倒轉過來。鍊鋼的手續，是拿一定分量的生鐵，和焦煤放在此爐內，從爐旁看火，這看火是很要經驗，大概看火燒到一定的程度，便鼓風進去，把生鐵裏面的雜質吹去，並任他自己燃燒，待看火者說可以停止燃燒了，那末，就停止燃燒，放入鍊鋼劑（炭）再加以鋁之混合物，去其雜質，就成鑄鋼，便可把爐倒轉過來，把鋼倒下了。這爐非但能鍊普通的鑄鋼，就是混合鋼，聽說也可精鍊的。鑄鋼的砂與鑄鐵砂不同，必須要精研一次纔可用。該廠除鍊鋼特色外，還有用油健鋼法，連接在車輪上彈簧鋼條和鋼圈，健火最難。用水健火，恐怕太硬，即易於折斷。該廠用油健火，另砌了一座鋼砂爐，裏面生火，鋼擺在砂上，使熱度由砂上傳到鋼上，到了一定溫度的時候（憑看火經驗）把他取出浸入油裏，健淬。照這樣去做幾次，那所需要的鋼性就很好了。

該廠設備還有最完善地方，就是有一試驗室，無論用什麼材料，總要先去試驗一次，而後纔使用，所以造出來的東西，就很可靠。至於其他的原型場，車身場，油漆部，修理電機部，鍛工部，設備均很完善，茲不贅述了。

日本的一燈園及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

丏尊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爲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于飲食麼？身體不勝于衣裳麼？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何必爲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績，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馬太傳第六章二十五之二十九

一 緒言

在現代經濟組織之下，要想擺脫了物質的束縛，實現『人』的生活，其所取的途徑有二。一是積極的狂叫革命，從外部鼓動民衆，使其階級意識覺醒；二是消極的犧牲自己，從內部感動民衆，使其競爭意識消滅。這兩者都可認爲社會改造的方式，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宗教的。取第一種方式的是壯士，是革命者；取第二種方式的是聖者，是宗教者。

日本社會改造家中，顯然有這兩派，第一派的革命式的運動，時有大規模的動作，可是究未曾十分收效。至於第二派的宗教式的運動，却常在小範圍中，表現着驚人的奇蹟了。

在日本現代社會改革家中，我所最神往的人有三：一是建設新村的武者小路實篤氏，一是終身在貧民窟與貧民爲伍的賀川豐彥氏，一是這裏所想介紹的建設一燈園的西田天香氏。武者小路氏和新村，經周作人先生介紹以後，國中知之者已多；賀川豐彥氏前年曾到上海，訪過上海的貧民窟，也曾有人做過介紹他的文章。獨有一燈園與西田天香氏，國中各雜誌裏尚無名

字看見，久想爲文介紹，可是屢次因事遷延，到這次方才執筆。

這三人的著作，都是我所愛讀的，我常從著作上去髣髴他們的面影。而對於西田天香氏，於『讀其書』以外，還有過別的因緣。那是十六年以前的事：那年我被浙江兩級師範學校聘爲教育科日文翻譯員，所聘的教育教師是早大教授中桐確太郎。這位中桐先生是與日本宗教團體很有關係的，有一天，他送一隻小小的布袋給我，叫我帶回家去，轉贈母親。母親死了，這袋至今尙在。袋的裏面寫着幾句話：

一，這叫做謝罪袋。

一，將佛的東西認作我的東西，這是罪。請把爲謝這罪而歸還的金錢，裝入此袋，和立在門口的人結眞的佛緣。

一，這『歸還』不要認爲『減少』。我們原可無憂的被養活，所以弄到非苦悶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於要妄用自力的緣故。

一，請依了眞的佛道，如數歸還了試試看！比未歸還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這理由的，請依溯了這袋的來處來問。

一，漫然施金錢於寺院或慈善，並不是成佛之因。

一，出心比出金錢更要緊。

那時記得中桐先生和我說過他朋友西田某的爲人，且說這袋就是從他的宗教團體中來的，他們團體中節衣縮食，做成種種記念用品結緣，這袋就是其中的一種。我那時年方二十二歲，於人生的煩悶，尙未入門，亦祇平常視之，認爲是一種普通宗教家的勸人的行動而已。過了幾年，我年齡大了，又因種種的不幸，引起了人生的煩悶，於是也居然歡喜看起宗教上的書來。偶然有一天，在日本綱島梁川的回光錄中看見有一節題目叫做如是言如是行的說：

『爲欲慰藉無衣的人，不得已而粗衣，爲世有無錢的人，自己亦甘貧困，爲同情於鳥獸的生命，口不食肉，爲了失戀的人，遠離甘蜜的家庭。我因此遂成了三衣一缽的人了。三衣一缽的人，仍作在家之姿，在家俗塵的我，就是僧侶的生涯。這並不是說一定是信仰的態度，只是不得已而然。』

『作如是言爲如是行者誰？就是道友天華香洞主人，天華香洞主人是誰，世間總會有知道的日子罷。』

在我當時幼稚的心情中，這幾句話着實引起過些波動，但不知所謂天華香洞主人究竟是誰？前年因事過上海，在日本書肆中

瞞得西田天香氏的懺悔的生活，讀了以後，方才知道天華香洞主人就是他書中常說及中桐傕太郎，方才知道中桐先生與我時常說的西田某就是他。他後來在雜誌上隨處留心也常常看見他的文章，去年冬季又得到他的托鉢行願。

懺悔的生活和托鉢行願都是他的朋友替他由講演稿編成的。據西田氏自說他是個連中學校都沒有入過的人，原並不一定是文章家，可是這二書的銷行數實在可驚。懺悔的生活是大正十年七月出版的，到十一年二月已九十三版了。托鉢行願在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十二日間，已印銷到二十三版。足見他的思想已風靡日本社會。

西田氏的思想和一燈園的狀況，大概可從這二書窺見，（此外他們還有一種月刊的機關雜誌出版叫做光）現在介紹於下。

二　西田天香氏的生平

西田天香，本名西田市太郎，別號大華香洞主人，明治五年生於滋賀縣的長濱。父以飲食店爲業，有俠名。氏少時以販賣食具爲業，當氏二十歲時，政府獎勵人民赴北海道墾殖，凡赴北海道者，得免除兵役。氏爲旁人所勸誘，遂起雄心，思以單身飛躍於北海道。縣知事某嘉其壯志，臨行送他衣褲一襲，絹地額一軸，題其上曰：『龍蛇逸處雲無不起，虎豹嘯處風無不生。』再加以二宮尊德的報德記一册，囑讀而實行之。氏以滿腔的希望，至北海道，在宮知開始墾殖事業。不用說，氏的背後是立着資本家的。氏欲以二宮尊德在報德記所列的『勤勉』『節約』『分度』『推讓』四德爲範，努力經營這事業。可是問題來了，二宮尊德的四德中前三者是可能的，第四的『推讓』無論如何實行總難。氏以一身介乎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欲依從資本家的要求，則工人方面就要不平，顧着了工人，則資本家方面又不答應。氏於是覺悟只做到了『勤勉』『節約』『分度』，事業決不能解決，除了『推讓』實無法解除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葛藤。可惜這重要的『推讓』之德，正是資本家與工人所缺乏的。

氏立於理想與現實的歧途，努力維持其事業，爲事正苦。其後，資本家與工人兩方面益趨極端，事業愈棘手，氏雖欲努力維持現狀，亦力有不能。氏於是遂大煩悶，一時曾自暴自棄的飄然至札幌，縱情酒色。可是氏在紅燈綠酒之間，猶不能忘掉資本對勞動的疑問。某夜，方茫然獨酌，心中突然起了一個問題，就是『資

本的嚴密的意義如何』種種研究的結果，對於資本家的疑惑愈甚。當時東京平民新聞登載馬克斯資本論的梗概，氏讀了痛切的共鳴。『自己做了資本家去放縱我欲嗎？這究不合於人道。欲立身就不能不犧牲人，欲立人就要犧牲自己。自己要生活的心損害他人的運命』這是氏在當時由區別自他而起的良心的呼聲。

氏在幼時，曾由父母得着宗教的教育，這幼時的宗教的教育，竟支配着氏的一生。氏當時發願，以為『自己與其做了資本家而犧牲他人，不如設法解決這經濟問題。』二宮尊德的『推讓』之德，是氏所欲抵死實行的，然又嫌其不足，因為推讓是倫理道德，要用了倫理道德去解決根本的經濟問題，究不容易，這問題非拿到宗教的境地不能解決。如果立脚於宗教，那就非徹底的做到『棄恩入無為』的地步不可。如果如此，快樂的家庭將要破滅，自己將立於十字街頭，那末妻子如何？種種這樣的煩悶，遂使氏的行動言語，都變其常度。資本家方面對於氏的言動思想漸懷疑惑，信用即不如前。及見氏的行為含有革命的意味，不利於己，遂共同的謀去氏。氏對於資本家們這樣的劣心，雖非常憤怒，終以有所期待，沈默去職。這時年二十六歲。由此以後，專心對於經濟問題及一切的社會問題，為實際的研究。一夜，對於『利』忽發疑問。埋半元銀幣於地，說：『如果明日會多，那末利是合理的，否則利就是虛偽！』坐待至天明發掘了看，則仍是半元，不增不減。氏之為此，蓋有所憤激而然。有一次，氏與別的資本家一淘放債，用了年利三分的利率放出金錢。不用說業務上的責任是全然由氏負擔的，可是貪欲無厭的資本家，對於氏所負擔的收不起的債款，仍要求支給三分的利息，氏於是遂咀咒利息。『資本是甚麽？』『價格是甚麽？』是氏那時所刻刻不忘的問題。這時神戶高商的津村秀松教授正著國民經濟論，於下價格的定義的時候，說了『要決定價格的定義，非調和需要與供給之道不可，然這要研究人間的心理，再由心理而研究到哲學以至宗教才可以』的結論，就憮然擱筆。氏聞其事，且讀其書，大有同感，愈苦思解決之法。氏以為價格的正體是疑問，價格因人之不肯自己犧牲而起。無犧牲，由於愛的不足，愛的不足由於自他一體觀的破裂，所謂眞的我，是和神佛同樣風光的，宿於宇宙的本質之中，那就是愛，是慈悲。人間自身的本質如果是愛是慈悲，應該不厭犧牲。眞不厭犧牲了，還有甚麽資本價格，利息等類的東西呢。氏雖如此結論，然在現在的狀態，無處不受資本的支配，欲全然逃

出資本的範圍，是除死無策的。氏欲決死脫離資本關係，設法使今後的生活，不受資本的支配。及中日戰爭起，舉國震動不安，氏爲所刺激，愈覺現生活之非，求解脫益切。適有友人以托爾斯泰的我的宗教贈氏，氏讀至托翁的結論『要生只有死』！非常感動，平日所蓄的思解放經濟上束縛的心情，更益熱烈。曾在京都叫做西村屋的客館中寂處絕食二日夜，爲將來的新生活而祈禱，『死就是生，十字架就是將來復活的曙光，涅槃就是光明的寂土。自己對於一切的跪伏犧牲，這就是眞正的生，就是脫却小我而擴充爲大我的事』這是他當時的信仰。

三　新生活中的西田天香氏

氏的新生活，由報德記研究時代受胎，經過長年月的孕育，漸已成熟。決意捨去家庭，爲十字街頭之人了。時氏的本家，因人欠欠人周轉不靈，營業失敗，親族電召氏歸，氏以乞丐裝束歸見親族，主張傾家償還欠人的債，至於人欠的債，則聽其自然。氏向以處理經濟有名於親族間，及聞其主張，無不大怪，目爲風狂。氏知不見容，拂袖遁去，徘徊無所適，乃至附近破庵愛染堂靜坐，不飲不食，端坐三日夜，聞近處兒啼聲，恍然有悟。氏在轉機一文中自述那時的光景說：

『天明了，這時偶然聽得小兒的啼聲，不覺感到，以爲我如果也能像小兒的啼就好了。小兒現在正啼着，他的母親，乳房必定也膨脹了罷。母親爲事務所羈，抱了膨脹的乳房，也正難忍着罷。如果小兒不啼而餓死了，母親懷了過剩的乳汁，將怎樣的苦痛呵！

『不用說，母親是要小兒啼的。飲乳不是生存競爭，不是爭鬬，不是犧牲他人，做母親的因了被飲也生歡喜。小兒生前無乳，到他出生以後才有乳的。他並不爲這乳汁勞力。母親亦然，自然的恩惠使母子俱得救援。和這小孩的有乳一樣，甚麼地方也許有爲我預備着飯，並且在那裏等候着我罷。不用說，我不想無理的勉強生存，是要被許可而生存的。那末我將怎樣啼才好呢？還是仍舊鬱居在這裏呢？

『這時又看見向日葵，向日葵隨了太陽把頭傾轉，好！我也就將身體搬到有食物的地方去就是了。只如實的把飢餓示人，不好算是生存競爭』

氏以此決心，出了愛染堂，這眞是奇蹟！行不多時，即見路上狼籍着一縷的白米。氏想：『如果不拾取，這米就將爲車輪碾入泥

裏，變成泥土了。拾了也不妨罷，這正是無條件的給與我的罷。』拾了恰得一握，歡歡喜喜的走到一家門口，有女婢正汲着水，向伊借了火煮成薄粥三碗，氏爲答謝借火的緣故，替女婢把便所掃除了，仍回到愛染堂靜坐。次晨復出，行經一舊識商肆，女主人爲一寡婦，知氏未食，延氏早餐，氏回答說：『我不再受普通的食物了。凡是吃了要減少的東西我都不食。如果我食了，你要從別處拿來補滿這不足的東西，我不願受。食了如果對誰都無妨碍，那末就食，如果我食了能使你歡喜，那末就食。……』氏的態度，大大的感動了女主人，結果幾乎拜求其食，氏至廚下，取女婢洗落的殘滓食了。便替他們洗濯食具掃除庭園及便所。這家是比較的大屋，可做的工作正多。氏勞動至夜，和徒弟工役們一處宿睡，主人延氏入上室，氏總謙謝。這樣過了三日，月末到了。月末日商家比平日多事，這家在這晚適有麪吃，氏雖固辭，女主人總強使氏食。氏舉箸後見碗底還藏着兩個雞蛋，感激大驚：『他們竟這樣的望我活嗎！以前生活在戰爭渦中，那時努了心要想害人活己，常至日夜不休。比較起來，現在的生活，怎樣的該感謝啊！』氏一想到此，不覺感恩流淚。這夜女主人極誠懇的延氏到上室裏，感謝了說：『這三四天來因了你的態度，一家中上自母親下至店夥婢僕，心都一變，平常驕惰的，現在也都拚命的工作了。我家有債，父親及丈夫都亡過，我常怕家要支撐不住，像現在這樣過去，就不必躭心了。這大概是死過了的父親和丈夫依附在你身上來保護這家了罷，我以爲一定是的。我二十年來也曾聽過說教，永沒有像這樣的感動過。我家必可恢復了！多謝多謝！』氏聽了女主人的謝辭，覺到這解決自己的生活，竟如此可以扶助他人，愈信自己主張的生活的有意義。『好！沿門托鉢罷！如果我的這樣的托鉢，有扶直倒潰的人心的能力，那是最願意沒有的，不論到幾家，幾十家都可以，像小兒樣的啼着去托鉢罷！』氏以此爲第一步，登他新生活的旅程了。自此以後，氏或掃除街道，或代人肩運行李，或挑清市上的垃圾桶，凡有可以代人驅使之事，不論淨穢大小，無不樂於從事，事畢以後，則受人供養。嘗說：『早知食物如此豐富，惜沒有多帶幾個空肚皮。』因爲走不到幾家，腹就飽滿，因欲多結因緣，往往每家只食一箸就走了。氏的新生活，從三十二歲的時候開始，至今二十二年，如一日。今節錄其初期的日記中的一節如下：

『我目下所取的唯一的方法是托鉢，托鉢就是乞食。一想到釋迦棄王位而乞食於路傍，覺得眞的生活就在乎棄却一切而

乞食的境界之中了。人皆嘲笑乞食，原來世界的乞食是怠惰不勞動的，這當列在論外。眞正的乞食，應該是博愛大慈大悲的乞食。乞食有三意。第一，是甘心居於人間最下等的生活。第二，爲自己而勞作者尙且有食，豈有爲社會勞了而無食之理？不過因爲世乏具眼者，所以乞食罷了。教中以乞食爲已盡食的方便，不是無故的。第三，乞食的事本身已足催起人的悲心，可又別爲一種的方便，所以殊勝。乞食萬一遭人嘲笑，不必爲恥，因爲現在的身是色身，色身原可棄，不過乞了食借這體以活自己而已。我之所務，只有濟度衆生。人只知嘲笑乞食，毫不知度生，其實這最是有德的勞役，也是天給與乞食的我的使命。我決以乞食爲第一着手，不問緣的遠近，決合掌拜跪去乞洗鍋的殘粒。』

氏的新生活是零的生活。特色在無所有，唯其無所有，所以無所不有。不爲自己勉強維持其生命，一任之於所謂『光』。（他的所謂光，是和神佛，上帝，自然等同樣意味的）被許可，就活着，有益於人，就活着，根本的無自己有財產的必要。氏好幾次被警察方面目爲注意人物，有一次警察部探着氏乞食的所在，一高級警官打電話給他，說要去訪他，問他情形。氏却答應親到警官那裏去受詢問。福田一文中曾記載着這問答的談話，讀了可以了解氏的生活的根柢所在：

『勞駕了！』

『勞你久待，抱歉！』

『我原想到你那裏去，現在能一壁做事，一壁談話，眞感謝極了！』

『請你只管賜教！』

『聽說你爲許多人們勞苦着，究竟是怎樣的行着的？』

『尊問太漠然，不知怎樣回答你才好，還是請你問我甚麽事是怎樣行着。』

『那末就把覺得奇怪的事來問你：聽說你主張不需金錢，眞的嗎？如果眞的，好像是太怪異的說法了。』

『是的，我在論這問題的時候，對因了認金錢爲不可少而無路可走的人們常這樣說：只要處置得好，金錢原並不是不好的東西，但是却不是非有不可的東西。像我現在的生活，就是不要金錢的。這說法便於淸理對於金錢的執着。』

『原來如此，但是不要金錢，聽去總覺太極端。』

『但是這個生活，應該是無需金錢的。』

『但是你偶然坐火車，不要金錢嗎？』

『這好像太辨理了，我其實可以說沒有偶然坐火車的事。』

『你不是時常旅行的嗎？』

『那都是人家拉了我去的。因為我入新生活以後，已沒有自己的事，只有別人的事了。』

『原來如此，但是你如果去做了任何的一種職業，一方面幫助人家不好嗎？』

『方才你電話來的時候，我說立刻就來，你不說這很好嗎？』

『是的。』

『如果我有着甚麼職業，就不能這樣很快的跑來了。』

『這是不錯的……』

『並且略有要務，就不能替人家作事了。』時已正午，警官留氏午食。

『我就告辭了罷。』

『還有許多要問你的事情，並且今天是特地叫了你來的哩！不要客氣！』

『你以前的話中，似乎含着「這樣專食人家的東西，是可以的嗎？」的疑問哩！』

『確也有這疑問。』

『現在你強留我午食，有甚麼不自然的地方嗎？』

『伊呀，毫沒有一點的不自然，因為你是為我來到這裏的。』

『十年來專吃人家東西的我，現在無論到那地方，也都像你今天留我午餐的樣子強着我吃的。不但食如此，衣住也是這樣。』

『原來如此，知道了。這很明白呢。請用午食罷！』

自維摩經的香積佛品，耶穌的山上垂訓，及馬太傳第六章二十五之二十九節所說，以至老子的所謂無為，凡是古來聖人所說的難信之法，在某意味上，竟由氏多年實證。『人生如代數學，以零除一切數，一切都成無窮大』這是氏自己對於生活的證明。

四　一燈園

氏原是十字街頭之人，後以追從者衆，於大正二年建設一燈園於西京鹿ヶ谷。現在普通稱氏一派的生活為一燈園生活。一燈園遂成一有力的教團。

大戰以來，一燈園生活愈引起社會注意。信仰者亦愈多。一燈園並非氏所建設，全由各方的寄附（所謂淨財）而成，無論何人，

得以無條件入此團體。團員多少無定，只要遵守園的清規就够了。

園的清規，略如寺院所爲，也很簡單。未明卽起，掃除室內畢，一同靜坐，隨了值日者讀經。朝餐（菜食）後各自到被囑託處托鉢，或製造麵包，或教育兒童，或替人寫帳，或看護病人，或替人商量辦理雜事，或幫助農民耕作，至晚各歸到這一燈園的道場來。據氏在如地下水一文中所述，居其中者常百餘人（普通只好住三十人）其中實業家與宗教家居十分之三，教育家居百分之二十五，其餘是藝術家及青年男女學生。園中組織，猶如家庭，亦有全家入園的。一燈園本部以外，各處皆有支部。東京亦有幾十人的團體。

一燈園生活的風光，據氏自說，是『言語道斷』的，不能用言說表明，非實地證行不可。今就氏的講演錄中抄摘數節有關於一燈園生活性質的文句：

『一燈園生活不是翻譯，全是新的創試，並不有所依據，也不是和人家商量了成功的。雖然如此，可是也不能自己斷定怎麼做，完全被「光」所引導了去做，才是眞的』（鹿ケ谷夜話）

『一燈園』裏用不着雄辯，也絕對的不取教人的態度，不是賢者的地位，乃是自認爲愚者而被教的這點上有着一燈園的特別的使命「學貧學愚的道場」這時一燈園的適當的形容。』（同上）

『如果有人問一燈園的生活怎樣？最安全的答語就是「請你試試看！」』（同上）

『一燈園的建築，不過是園生活的門，十字街頭才是眞正的道場。』（眞實的棄恩）

『一燈園生活的清規，第一是覺到自己的不是，這裏面可復分兩層，一是自認自己的一切罪惡及缺點，二是感到他人一切的罪惡苦痛，都就是我的不是。這二者中後者比前者更重要。』（由此岸到彼岸）

『還有一個清規是甘居下座，不居人上。事情也願做卑下的事情，因爲人們都好高惡下，所以要喜歡做卑下的事。這和生存競爭全然反向，所以安穩。我們常請求了去替人家掃除便所，也是因爲世人以掃除便所爲卑下的緣故。其實，一燈園的生活，並不是限在掃除便所的，如果許可，無論怎樣高上的事務，也能做得。但由此出發，確不危險，以下座爲了基礎，無論甚麼高上事務也能承受不致搖動，這是的確的。』（同上）

『再其次就是無所有，釋迦基督都曾明明白白的把這實行

過了。如果不到這境地，關於經濟是不能徹底解決的』（同上）

『思想常有來往，主義時時變遷；我們的生活，是由寄湧出，有着不變性的。是超越是非——可以認是大自然的。』（和一燈園生活接觸過的二女性）

『一燈園不開一宗，又不偏於一宗。是欲參透歸一的大願，而努力作相應的勞役的。如果求類例於先代，西洋十二世紀時意大利的聖勿蘭西斯（Francis），我國的聖德太子，親鸞上人等所取之道，和我們的立脚地很相似——這是極不遜的比擬，爲便於說明，故暫引用，乞原恕！』（勞動即祈禱祈禱即勞動）

一燈之光，就了上面所列的幾節，已可窺得一斑了罷。這一燈之光，現正在日本發揮奇彩，凡與這光相觸者，往往就有改變人生態度，在西田氏的講演錄中，很多的列舉着感化青年男女（特別的是紈袴子女）的事實，惜這裏未遑一一轉述。

五　宣光社及天華香洞

一燈園有連帶的二機關，一是宣光社，二是天華香洞。天華香洞是他們宴坐之地，宣光社則是他們寄貯財物宣傳精神的機關。一燈園是無所有的，宣光社却有着財物。氏自謂這三機關三位一體，有無不二，缺一不可的。稱爲『規範的三相。』

『不論一家庭或一個個人，到勘破現實了奔入這新生涯來，都有着這三相。

『受不住生死及有無的迷惑束縛，入不二門（新生活）的時候，先決了死去受「光」的照護，這叫做歸到天華香洞，那就是脫離生死，復活於永遠，在有無不二的妙相中安住的事。其狀態超絕言語，并且，這不單是像所謂精神的抽象的光景，是惺惺不昧露堂堂的。現身於懺悔奉仕的時候，就呈現一燈園的淸規。這是「不肯受之」的行相，雖全家入園，亦各各對「光」爲無相之奉仕。是無所有的態度。服務於資生產業之處，雖作資生產業的職務，自己原無所有，但以前或尙有所持的種種財物，小至一件不用的衣服，大至國家，凡是「有」的東西，也要設正當的處置之法。在這點上，宣光社的一種規範是必要的。這不是所有欲，是假所有的態度。我們被「光」養活，原不需甚麼，但將這「有」的東西，寄託在「光」的名義之下。如何？紛擾的勞動問題，如果能用假所有的態度來處置，就可以立刻解決的。

『這三者不備，不能建立世界。覺得世上一切困難問題，到這三個態度都備了以後，就會有解決的端緒的。』（聖德太子與不二之

『一燈園是完全的無所有，是可以無所有的。但是，如果有財物時，將如何處置呢？關於此，一切處置整理，別由宣光社的組織行之。倘說這是我們的特色，原也可以說是特色，但一面又卻因此遭種種的誤解和障礙，因為世間不肯承認我們的二重人格，雖說一燈園是無所有，宣光社是假所有，世人很有怪而不信用我們的。不過，宣光社也不願就此棄卻。目下正由許多人作種種的研究，我自己近來也多半為這方面奔走，將來總有用了明白的具體的形式發表的日子罷。』（由此岸到彼岸）

『十餘年來決了死如實步行的是現在的新生活，雖立腳於無所有，然對於有的世界及所有的問題，也未嘗不顧到。不，我覺得非經過了一番無所有的洗鍊，是不得澈底的整理所有的。經過了無所有的洗鍊而整理所有，這是宣光社的職分。』（關於經濟問題的一考察）

宣光社對一燈園的關係，大約如此。氏在這三機關中，稱名不同，於一燈園則稱西田天香，於宣光社則用西田市太郎，於天華香洞則用乞子詰。

宣光社於寄託財物以外，又受了信託，代人經營着好幾處生產事業。外觀上頗與普通商賣行為相同，據氏自說，非具眼者是不能看出特色來的。

六　光明祈願

『光明祈願』是一燈園教團暫定的生活綱要，據氏在懺悔的生活序文自說，是中桐確太郎所監作的。現在譯錄於下：

一，因不二之光明而新生，被許可而活。

我等應先由不二之光明復活新生，委之於神，被養於佛，過無障之生活。

二，禮拜諸宗之眞髓，參歸一之大願。

既禮拜古今內外諸宗之眞髓，則歸一之大願應如左。

通願　皆俱成就大圓覺。

別願　將來世界眞和平。

不別立一宗，不單偏一派，仰頌古今聖者的光，期成就其所遺之事業。

三，為懺悔而奉仕，為報恩而行乞。

世間一切罪惡苦患，何人得免其責？願常持懺悔之心，奉仕於十字街頭，用菩提心行乞，以期成就法界之本願。

四，隨法爾之清規以成世諦。

以天眞法爾之戒相爲法，行六度之行願。就治生產業而行，眞道實證釀成永久眞正平和之生活法，以期成就在家俗諦。

五，歸於天華香洞，逍遙於無相之樂園。

達觀之則斯世實是寂光淨土，妙樂天園。由此見地而觀，文明之隆興進化之事象，乃至清規戒行，不過一游戲三昧而已。所恨個中消息本非言辭所能髣髴，暫名此實相爲天華香洞，天華香洞之門假名爲一燈園。是爲向道而未能自立乃至老病幼者而設之一化城。成立由於喜捨之淨財，在園因其清規而許可。

立於天華香洞而從事於整理經營被信託之財物事業者，假名之曰宣光社。宣光社之目的在根絕世間之執迷紛爭葛籐，以期齊家治國平天下。天華香洞一燈園與宣光社三位而一體，通之則無不二。

七 附言

以上已概略的把一燈園的輪廓述說了。內容除根據懺悔的生活及托鉢行願外，還參考過宮崎安右衞門氏的十字街頭的托鉢。（見大正八年解放四月號）宮崎氏是西田氏的朋友，他一生不曾關閉過自己的門，也是一個聖者樣的人物，他這篇文字，是在本國介紹一燈園生活的。本稿中關於西田氏的入新生活前的傳記事實，多取材於懺悔的生活和托鉢行願，雖是比較新出的書，但都由講演錄編成，至近也是一二年前的東西，不是一燈園的現況了。他們的現狀，當必不止於斯的，又以上所說述的，都是比較的，都是關於經濟方面的，其實一燈園在男女觀，藝術觀等，都也有着卓別不同的見解。惜這裏不及一一敍述，只好等將來的機會了。

世界正沸騰着人間苦的合唱，我國又特別的自擾得幾乎不留乾淨土。在這時機中介紹這聖賢的團體到國中來，也不是無意味的事罷。我很以有這介紹的緣爲幸。

一九二三年九月記於白馬湖，時距日本大地震僅四日。

婦女與文明

美國 Ramsay Traquair 著

樊得一譯

一

近頃以來，我們大家都承認女子在公共事務上的地位，比她們從前的樣子，已更爲顯露。她們在從前的時候所處的不過是輔佐的地位；所以要想評定她們在過去時代的情狀，這實在是一樁難事。她們的姓名既不著於世，她們的勢力也不及地位高於她者；但是她們却具有一種轉移事業的精神。因是，我以爲她們在社會上的眞正勢力，一定比那歷史上所載的還要大得多。

近來有許多學者說北美現代的文化，其主要動力實是女子；雖然她們法律上政治上的自由似不及英國之大。愛因斯坦博士(Dr. Einstein)因這樣的一句話，遂惹起婦女團體的大怒，爲文辯解，一面致美國都市之人，亦與智識貧乏之感。自然愛因斯坦博士此言係指其所經歷的智識活動而言；因爲在美國的許多城市都儲滿着一種活動，即以社會事務，教育，慈善團體等事表顯於外的。而這種事務，確然是智識活動之一部，實強半在女子的手中。因，我以爲愛因斯坦博士所誤解的也許就在那抽象的智識活動，即爲自已而探求智識的事。

婦女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問題，在近來的日報和雜誌中，常有討論。我們若將那常見的議論，歸納起來，則可得大要如下：——

女子比男子更爲優美，亦更富想像力。

女子比男子有更精密的直覺。

女子善於速記術。

因是，女子的地位當在家庭。

至其他一方面則：——

男子在艱難的生活戰爭中實更適於女子。

男子較女子更適於辦事。

男子的體力勝於女子。

初看起來，上面這些奇異的歸納，似乎已將女子的性質臚列無遺；且稍一思量，亦似乎男子比女子更能勝於工資較優的事。而大家亦似乎以爲女子在經濟上無有用的性質，而男子則反是。這便是那議論的全部，而照現在這樣說來，却牽涉到經濟的中心去了。

照上面說，所以那強有力的男子只能任之欺詐誑騙，幹生活的戰爭，而那意志柔和的女子，則閒居家中，以培養她的心志，享受那收進的金錢，爲一個弱者。這於眞正的生活，簡直無一是處。但因男女們大率都想改變成眞的緣故，所以仍這樣的生活着。

男女兩方在心理上和體質上的不能相似，雖在一般極端主張女權的，亦不容爲諱。我們大家都承認有許多事情爲男子所擅長，有許多事情則爲女子所專長。這個眞正的問題，就是他們所擅長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這個問題，一定要證之過去的事實才能得到解答。可是普通對於這事的反對意見說，女子在過去的時候，殊無機會可資發展，所以她們的能力只能表現在將來的事實中。然而我的意見却以爲不是這樣：第一，她們的不能得到機會致失之交臂，實就是她們能力一部的表示；第二就事實論，在過去時有許多女子實嘗得到機會，我們若能就這種人而評判其能力，那便可瞭然了。這事只要從歷史的表冊上尋出那著名婦女的姓名，而研究她們的能力可曾受普通的制限便可解決。

這個問題，對於過去時代的婦女們在音樂上，美術上，文學上，科學上，宗教和哲學上，以及一切生活的事務活動上，形成文化的事情，實在是很值得考慮的。

二

我們大家都知道音樂是一種最抽象的藝術。這完全是要藉情感的，性質正和數學相似，在藝術中要算是實利最少的東西。所以那偉大的音樂家，除他自己的興味以外，大都是不識不知的，他是生活在聲音的世界中的。不過音樂仍是一種最普通的藝術。歷代以來，都以爲是一種優美的技藝，有許多女子，也曾受過這事的啓蒙教育。所以有許多女子的音樂教師，也有許多女子的賣藝者。而在男子方面，則對於音樂教育，多不之受兒童們

在教授鋼琴以前，顯然表示着一種很熱烈的願望；但是在美國許多地方，對於這種動作，多以爲是女性的，非眞正的男孩所應爲。不過雖是這樣，在女子中，却沒有偉大的音樂家；而著名於世的，却都是男子。由此可知在音樂的心情中，女子實還未能超乎水平以上，雖則嘗受過了數世的訓練，可是在音樂的地位，總是次於男子。如聖塞西利亞(Saint Cecilia ?—ab. 180 羅馬女音樂家）雖是女子，可是她的弟子却是男子。於此，可知音樂實顯然是一種男子的藝術了。

他如繪畫，雕刻以及表形藝術等，雖比較的稍優，但也不過如是。這種藝術，在男子是大都不能與聞的，而在女子則簡直是初等教育的一部。繪畫一事，也和音樂一樣，視爲女子的習慣，非男性的孩童所應爲。可是在女子中偉大的畫家和雕刻家，則除高嫵曼(Angelika Kauffmann 1741 1807 瑞士女畫家）李勃鸞(Madame Lebrun 1755-1842 法國女畫家）等二三人外，便無有了。而且，這些人在藝術界中，也並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呢。由此可知具創造的藝術天才的，還是要算男子。雖則那美術學校中充滿着女子。她們也能藉流行畫標本畫，如插畫以及瑣屑的表形藝術而謀生，或者也能從事丹青，有機會以發揮她藝術的天才；但是今日的大畫家，大雕刻家，大意匠家，則也和從前一樣都屬男子。原來藝術的創造天才，本是男子所獨擅的呀。

有些人常以爲建築藝術實是一種女子最相當的事業，並且以家庭建築和內部裝飾爲尤甚，而在一般人的意見，亦以爲女子對於家事，她所知的，實較優於男子；因遂謂布置家庭與女子性質實最相當。誠然，女子倘教以處置家事的方法，她實能夠辦理；可是她們若與男子共同受爲建築師的教育，那末她們的成績恐也不能勝於男子吧。內部裝飾不過是建築術中一小分科，殊不能和更大的部份分離。近來因職業解放，有許多女子在作建築術之研究，但是却毫無成績。這顯然是她們在意匠方面的失敗；因爲建築的意匠，和音樂相同，也是一種極抽象的藝術。你看世界的大建築家藍恩(Sir 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 英國建築家）他在成藝術家以前，固是一個數學家呀。

至於在文學方面，女子雖似較能勝任，如女子之能爲散文的，眞不知多少，而能吟誦詩詞的亦復不少。古希臘的女詩人薩福(Sappho) 就是在最高的奧林伯斯山佔一地位的人。他若白朗吟夫人(Mrs. Browning 1806-1861)懸奇羅 (Jean Ingelow 1820-1897 美國女詩人及小說家）羅薩帝女士(Miss Rosse

-tti 1830-1894 英國女詩人）以及黑曼士夫人（Mrs. Hemans 1793-1835 英國女詩人）等雖是有才的女子但總不能與一般不朽的作家分庭抗禮。至於善爲散文而享其名的，則不過奧斯汀女士（Miss Austen 1775-1817 英女小說家）勃朗得姊妹（Anne Brontë 1820-1849, Emily Jane Brontë 1818-1848 俱英女小說家）愛理和脫（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女小說家及詩人）幾人，其餘則大都碌碌不足稱了。

現在試就尼科爾的史事年表（Nichol's Historical Tables）加以考察，這表上起紀元二百年，下至紀元一八八二年。而在這時期中女子之以美術著者，不過二人；以音樂著者全然沒有；以文學著者則竟有三十八人。其中幾人像奧立番脫夫人（Mrs. Oliphant 1828-1897 英女小說家）衛大（Ouida 1839-1908 英國小說家）愛奇華次女士（Miss Edgeworth 1767-1849 英女小說家）等，都是小說家；而其大半則爲稱述當時生活情狀的著作家。這就是女子們在最少抽象狀態的文學——評述生活及社會的——中，女子所表示的成績了。

總之，在全藝術界中，那理想直覺以及其他抽象的性質，女子實遜於男子。按這種性質，實是使一切最高的創造藝術顯著的東西。女子們因爲沒有這種性質，所以她們對於藝術流派之比較不確實而更爲實際的，雖亦能有所成就，但也不過如是罷了。原來藝術是男子擅長的天才，所以偉大的藝術家，亦常爲男子。這個結論，我知道和普通的見解不同，卻也無可如何；因爲普通的意見是不根據藝術的智識的。

在科學上，女子之所成就，殊亦甚微。雖然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867——波蘭化學家）確是一個現時代在科學研究上大有貢獻的女子。他如在宗教及哲學上，則亦復如是。女子之爲哲學家者乃直無一人，其在宗教方面，則除愛兌夫人（Mrs. Eddy 1821-1910 基督教精神療法之創始者）能空前未有的創造一種宗教外，此外便沒有了。這自然自有其原因之所在。原來純正科學，哲學和宗教都是一種最高的抽象活動。科學研究雖似和真正的物質有關係，但是其所探究的係在大氣之中，與實用和人類社會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科學家所關係的，只是純正的智識。他既不留意他的研究對於人類果有什麼用處，也不知道他的結果會把炸彈及汽車供盜匪利用。他的職務只在竭其所能以觀察自然及探求現於他面前的真理，他雖不知結果和實用，但仍不愧是一個科學家。至哲學家所關涉的，也同樣

只是純正的思想他的思想當公布出來的時候,雖然可以引起革命;但他對此却是不加注意的。蓋科學家和哲學家對於他們思想的効用,都沒有顧及;他們對於純正智識的研究,只是一在考察物質,一在考察思想。在科學家和哲學家的這種考察,實是和藝術家一般須有極度的理想力;不過在女子方面這種抽象及理想的性質,她們是不生什麼興味的。

至講到女子與宗教的關係,這也是很有興味的。當基督教未傳入以前的時候,女子在古時的宗教上實佔最顯著的地位。如在小亞細亞,一切莊重的祭典,都是由女祭司主持——這是需要很高的組織力及實施力的地位。如在希臘,那台爾法神的啓示,就是由女祭司傳語的,如在羅馬,那奉灶神的處女 Vestal Virgin 便屬尼姑——居於州建的院宇中。既然這樣,那末那削弱女子地位的世界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猶太教和回教等,爲什麽還能够發生呢?

這事的緣故,完全因這種宗教的思想,都是抽象而神秘不可思議,所以女子不能在其中得到勢力。至古時的宗教,在後來的哲學中雖間有神秘的教義,但神秘的意味,總含的較少。如最初的基督教派,他的教義就很簡單,不過是友愛和倫理而已。所以女子能佔大部的活動;待到了後來與神合一的神秘的教義——與神作神秘的交通及教會中最抽象的教義和哲學發生了,於是女子便敗退了。那佛教的教義,是在靈魂使經多次的化身實際的與『神』配合,實爲一種神秘的宗教。回教在初時,雖是一種物質的宗教,但後來却驟變爲神秘的,致女子的思想也不能發揮出來。故在女子中,雖間有像聖德拉沙 (Saint Theresa 1515-1582 西班牙女尼) 那樣的神秘信徒,但却從未有神秘的領袖。現代有一種名叫基督教精神療法(Christian science)的教派,雖是爲女子所創立;但這實是一種實際的教派,在教義上和實行上,都沒有神秘的意味。由是,可知女子通常在宗教上的勢力,只在減少神秘的內容,加增社會和倫理的價值了。

三

以上所述,是在說明女子在美術,純正科學,以及哲學,宗教上的地位。在這種的活動中,她們確乎是比那政治,實業,社會等生活的活動能力不及得多。歷代以來,都以美術爲最適合於女子,——而以美國爲尤甚;但是她們的失敗却顯然是無可爲諱的。

或者以爲從古以來,女子都是受壓迫的,所以她們不能有所

成就;但這實是過甚之辭。試觀有天才的男子,當他第一次想自表顯的時候,不是常受壓迫麼?做父親的對於他的兒子最初從事藝術,每不贊許,一定固執着要他們去學乾燥平凡的職業。如基次(Keats)初時,就是學藥材生意的。蓋困難壓迫本同是有天才的男女們的命運,到後來總是要被打破的。要是以為不利的環境,是不足以制限男子們,那末在順利的環境,而有天才的女子們,倘不能自顯於世,這豈不是不成話嗎?因為就藝術方面而論,一世紀半以來,女子所受的教育,卻比男子優呢。

由上所述,可知美術一事,實是不適於女子的心情的;而理想,直覺,和愛,純正智識等事,實為男子的特長。

至在生活的活動方面,真的,她們的機會確比男子少;但是其中著名的女子,卻比活動於藝術的還要多。其中幾人都是歷史上最傑出的人材。像伊麗瑟伯女王(Queen Elizabeth)埃彝尼王后(The Empress Irene)特曼迪溪(Catherine de' Medici)那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俄國加查鄰王后(The Empress Catherine of Russia)以及貞德(Joan of Arc)等都是傑出的人才,具有絕大的組織力和活動力的。她們在歷史上的地位真是不亞於男子中同樣的偉大人物。如女傑貞德就是一個著名史策的人物。她的能夠偉大,其恃乎理想者,實不及以非常之才力從事此理想號召她垂敗的國民那麼多。如伊麗瑟伯女王也是一個極有組織力的人。她的所以偉大,就在能夠選用宰輔,使他們能通同協作。固然,這個世界的活動,完全為男子們所獨佔,女子沒有參預的機會;但是以她們的才力,卻也能衝破這界限而致成功。所以我們對於女子,只要能夠加以考慮,那末我們便會更加承認她們有組織的才力。如她們向來的管理家事,就全藉這組織力。你看以一人之力,要使那小的社會,為一男一女,二三兒童及僕役所組織的,藉那不充分的進款,使各人都覺便利而滿意,這本不是一樁輕便的事情,但是女子們卻日日為之,都能奏功。如在法國,做妻子的幾完全是一種小事業的支配管理者。像小的麵包肆中,男子則烘製麵包,——是一個生產者;他的妻子則管理售賣的事,——是一個分配者,而使男子的生產有社會價值的人。

這些事情,女子自己或許不知不覺地承認了;因為在現代女子事業的擴張中,她們殊鮮從事於一般人所謂最相當的藝術事業,而都獻身於商業團體以及教育等事業。她們的為錄事,為經理而致成功者,真不乏其人;社會事業的大部——幾完全是

一種團體事務——都在她們手中。她們也有投身醫藥事業而致成功的；這事謂之科學的活動毋寧稱之曰社會的活動。由此看來，女子之選擇這種職業而能著盛名的，實完全在她們有社會的性質。這種性質自然包括著團體組織，因爲社會就是團體組織；並且也包括著實在効用。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抽象的藝術最適合於男子；於此，我們或者也會聯想到實用的及社會的事務，是最適合於女子的。因爲上面已經說過有許多的女子，是記錄事實及評論社會的作家；而在今日，她們又正表示著一種好羣居而交際的天才。她所最擅長的，就是和她的同伴們共同從事於社會的組織或改良的有用計畫。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意見，在美國有許多作家實早已說過了，以爲美國國民之有實用的性質，實完全得力於女子。這事只要和女子沒有勢力的社會加以比較，便可明白了。

亞洲文明對於女子，一向是壓迫不遺餘力的。女子們須戴著面幕，困守閨房，與世隔絕，並且還視爲供男子娛樂的玩物；她們惟一的天職，只在生育子女。因是那亞洲文明的特質是缺乏實驗的精神和持久的能力及團結力。亞洲思想的特質是抽象的；亞洲宗教的特質是神秘的。這就是女子受壓迫男子執大權的結果。現在試返觀美國，則凡社會上一切的文明生活和社會生活，莫不爲婦女所管理。所以美國的文明是以力求現實——力求事業的成就，不顧其最後結果之如何著於世的。美國的宗教也屏去神秘的意味，而變爲改造社會的運動；對於善的事務，大概是沒有什麼信仰的。這難道還是女子受壓迫所生的結果麼？

又如在東方的聖人(saint)他的所以能夠『聖』(holy)，是因爲他本身能夠聖潔，能將自己與神相融洽。至如西方的聖人，則是一個改革者而能犧牲自己爲同胞謀福利的，兩兩比較起來，西方的聖人可以說是獻身於其同胞的；東方的聖人，是獻身於神明的。我們對於這處於兩極端的東西，都應該加以避免；因爲偏於信仰和偏於改革，實是同等的無用而且不適；雖則他們是足以代表東西兩極端的宗教。

再在美國現代，有幾種團體，而尙留有從前神秘主義的色彩者，如羅馬正統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和共濟組合(Freemason)便是爲男子所組織，這實是最堪注意之點。

四

由上面的種種理由，於是我們可以確說：因太偏於男子的綠

故，致文明乃成爲抽象的；因偏於女子的緣故，文明乃成爲實用的物質的。本來男女兩方生成是應該共同生活，各貢獻其特殊的性質。無論那一方如有了偏重，其結果必致偏於一方，文化不能完全。設若兩方只各獻其弱點，那末結果所至，必致不堪設想——又有誰能預料將來美國的結果呢？

這事，並不是我的臆說，實在有許多例子可資佐證。如多哲學家和音樂家的德國，也多治家的主婦；古希臘禁錮婦女，故所出哲學家及藝術家亦獨多。歐洲的所以致此，實由男女平等所致。——就是因男子所長於抽象的思想，藝術及純正智識能與女子天賦實用及社會組織的本能相平衡的緣故。自然，女子們同時也做管理家務的事情。這個理論，如這樣的推證出去，實可至無窮。但是這種顯然的區別，在男女的大體上，固然容易看出，不過其中總有些人與衆不同，爲一種例外。如有些女子却具男人藝術的性質；有些男子却含女子實行的本能。當他們大家合而治事的時候，這特殊的地方，便會顯示出來。男子和他的姊妹在幼年的時候，他們是很相肖似，差別甚微的，但是因教育的能力，却受了變化了，——而以男孩所受的教育爲尤甚。這便是危險所在的地方。

有許多工業界的大創辦人，他們的成功，實非由其實行的能力而由其於藝術的才能，應用於實行方面：這是無用疑慮的。始建大事業的人，實全恃理想，所以這種人都是男子。但是一國的令名，到底不是全恃那事業的紀錄或可信的語言，而在於有裨人類思想的貢獻。這是一種歷來使很明白的事情。現在我們試想：那企業界的偉人到底有多少是被損害的藝術家？現世界對於他們自己精神上的損失和國家精神上的損失，果曾得到多少的利益？難道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過失麼？近來某婦女團體在會議時，發表一種記錄，慨然地說北美教育，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在婦女手中。換言之，就是全國的男子，在他們最易變化的時期，即照著婦女的理想而教育。固然，他們也許反對這種理想，但是他們的男性却受了壓抑了。他們受了這種教育，因此反認男性爲女子的特殊領域，而認爲男子的特性的，卻祇有勇敢，忠實等等幾種初民道德。這幾種道德，在現在雖仍認爲非常重要，但其實是普遍於男女兩方的。忠勇的女子和忠勇的男子一樣地普通；眞的，說起熱誠來，男子的能否立在女子的旁邊，似還是一種疑問呢。

這些實完全不是男子所特長的性質。男子理想的能力，斷非

是婦女們所能教導；所以如要解放男子，第一步當以男子教育兒童。總之，女子的當教員，不但不能用正當的方法教育男子，而且可使全部的教育事業結果不良。當兒童離去學校之後，他們只盲然地覺著心理的需要不曾獲得，可是對於憎厭女同學的事却完全明白了。待既長大，他就將這些東西傳布於教育事業，於是除他事業所需要的事以外，便不能學得什麼了。所以對於眞正的文化，他是當然不能有所深造的。如在東方，教員都是男人，且頗得人的尊敬；而在西方，則受人的譏笑。他們被人家笑的緣故，則因爲他們是缺乏實驗的性質，只沈閉於抽象的無用的智識中；實在，其所以致此，却因爲他們有男子性質的緣故。

據說歐美教會之在中國者，因他們起居服食都很安適的緣故，傳教事業頗不順利。那種不信教的人常說：『這人必不是一個聖者及教師，因爲太奢侈富足了！』

至在西方，則以貧乏爲一種最不名譽的事。但是我們所需要的却是一種能够有名譽的貧乏。我們固然不必趨於極端，只要沒有財產的人也可以在社會上取得有名譽的便够了。在現今有天才的窮人雖也許能得少數知道他的人的尊敬；但是他若要對其同胞們行使眞正的權力，恐怕非有錢不可呢。

一般人常以爲美國之所以缺乏純智識的生活，完全由於因襲著開闢者的生活。因這森林中艱難的生活，所以沒有時間可以從事思想及文藝。可是若返觀中國及印度，則一般貧窮的人，類皆能生活於抽象的思想中，這雖不是一種極佳的抽象思想，但總屬一種思想。就俄國及地中海東部等地的農民生活而言，便可證明貧乏並不是美術的障礙。但是我們（指美國）不久或者就能脫去這無意識的事物了。因爲林居生活是過去從前的事，現代美人生活的特點，乃爲安適的和因襲的了。

實在，美國完全是一個女性化的社會。所以現代女子的能否得到選舉權，或任爲律師或爲經理，實不是一樁重要的事。這種事情，本來已由受女子教育的男子辦好了，且有幾個眞正的婦女在他們當中竟毫無區別。美人的特性，如愛活動，喜做事，和那因襲的好羣居交際與改革的習慣，鄙視極端主義，純正智識及文藝等——這都是婦女的劣點，而爲許多美國男子所沾沾自喜的東西。因爲，男子既承襲了女子的性質，當然也承襲她的弱點。他們的不能獲得優點正如女子不能獲得男子的優點一樣。這種性質在過去時，因著美人能輸入歐洲男子的工作，致能成物質的發達：但是現在却要逐漸走到智識死亡的路上去了。這

完全是男子們的過處。因爲女子們在逢到機會時，她們的因利乘便實在是正當的。男子們將一國知識的，藝術的文化棄給她們，所以她們的不能產生有價值的文化，實不是她們之過。但是因著她們的不能，遂致弄到如此了。

男子們既忽略他們的本職，對於那應做的事，都棄置不顧，這實在恕無可恕的。他們是供給美洲文化上現在所缺少的原素的唯一的人。從他們當中，應當有科學家，藝術家，詩家，思想家等先後輩出，好使國家有優良的名譽。但在現今，他們似還不能成什麼事呢。

在上面所述的，除美國以外，却還要包括著加拿大，這實是很可惜的事。

美國女子獨立運動宣言

上帝以同一的能力造生人類，以相同的意識對人類負責，是不分男女的。因此，可知女子之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可以正當的方法謀正當的利益，這是很明瞭的。並且對於宗教或倫理等重大事件，女子之與男子，不論在公在私，尤應有藉文字，演講，及其他相當的方法或集會共預教育事務的權利。這是一種生長在神聖的人道主義的顯明的眞理，所以一切習慣勢力，不論其是新的或舊時代通行的，凡與這相背者，都可目爲一種明顯的虛僞，而與全人類爲敵的東西。

——節自一八四八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聖尼加放爾會議(Seneca Falls Convention)所決議的女子獨立運動宣言(Woma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雲)

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呂思勉

梁任公先生，學問淵博，論古尤多特識；惟此篇頗傷武斷。

此篇之誤，在過信經而疑傳，故謂『陰陽兩字相連，表示無形無象兩種對待性質，自孔子或老子始，孔老以前之書，確實可信者，曰詩，曰書，曰禮，曰易之卦辭爻辭，儀禮全書無陰陽二字，三經陰陽字，不過自然界中粗淺微末之象，不含深義』；又謂『十翼出孔子手，最可信者，莫如彖象，彖象中陰陽二字，僅乾坤兩卦各一見，繫辭說卦文言諸傳言之較多，然傳中多有子曰字，論體例，應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愚案信經疑傳，自昔已然，於今爲烈；以今人讀書，分別古近眞僞尤嚴，經傳相較，經自當較古；其出孔子手，或爲孔子以前古書，亦較可信；傳必較後起，且爲後人竄亂，亦豈易言；然愚謂二者之可信與否，相去實極有限，何則？經固多有古書爲據；然其文辭，則十之六七，必出孔子或孔門弟子手筆；試觀堯典，禹貢，轉較殷盤周誥爲平順易解可知（大傳之卿雲歌，固必非舜時歌辭，書之甘誓，又豈夏時誓語乎？）若謂經爲孔子手定，傳爲弟子後學所記，故其可信不如經，則古時簡策繁重，書寫艱難；孔子刪訂，實在晚年，豈能字字皆由親筆？儒家言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謂五經皆如此也。不但此也，在孔子當日，所身親鑒定其文辭者，固經而非傳，而後人諷籀，則傳之爲用，且較大於經，何則？經猶今學校之教科書，傳則學生筆錄教員所講之語；（故其古近亦相去無幾）教科書死物，教員所講，則活物也。吾儕今日，若但有經而無傳，則經之意義何在，將人人莫名其妙；若但有傳而無經，猶可得許多義理；蓋

言詩：今之詩，究系何語？讀之究有何義？恐徒讀經文者必不能解：而一讀韓詩外傳，則可得許多義理矣。（此在今日，論者必嘗韓詩等爲迂腐之談，昧於作詩者之本意。而不知詩之作義，本不可知。陳樸園謂『三家所傳，多爲誦義。』陳蘭甫謂『孔門弟子言詩，多不與本義合。蓋由習熟之至，隨時隨地，皆覺與詩義相會通，不覺其脫口而出，故初不必盡拘。』蓋猶未敢決言小序之爲僞，故爲此調停之說。而不知小序之說詩皆能得其作義，即其據古書附會之確據也。近來鄭君振鐸在小說月報中有文論之，甚暢。然近人好執其所謂文學眼光，尋繹白文，謂得詩人本意，此則又將與朱子之作集傳，王柏之作詩疑等。夫自今人言之，則據文學以言詩，固爲天經地義矣。然在朱子王柏當日，據其所謂義理者以言詩，又何嘗非天經地義乎？詩之要者莫如風，風詩本於謠辭。謠辭作者，本不能確指其人。且往往增減離合，非復一人之作。更何從得作者之意？且即後世之作詩者，亦有率然而成，不自知其作意云何者矣。而況於謠辭？然使時代相近，則辭中寄慨之意，固人人可以得之。此初無待推求。古代陳詩可觀民風由此。若其時代遙遠，則人之心思，社會之事物全變，其意實無從推想。試問讀芣苢者，孰能知爲婦人傷夫有惡疾之作乎？至於雅頌，似皆有本事可求，與風不同。然古史茫昧，向來所傳，實亦未必可信。即如殷武，向以爲頌高宗之辭，固可通。然魏默深以爲宋襄公自頌其伐楚之功，與魯頌之泮宮同，亦未嘗不可通。易言高宗伐鬼方，不言伐荊楚。鬼方在西不在南，予別有考。則舊說殆不如魏氏說之確也。夫雅頌之本義，且不可知，而況於風？故愚謂說詩謹守三家之成法；不問作者爲誰，亦不問作詩之意若何；但論我讀此詩，有何感慨，引之以證何種義理，則最通。如近人指『月出皎兮』爲男女相悅之辭，吾不知其誠證何在。然若自有男女相悅之情，誦此詩以見意，固無不可也。所謂詩無達詁也。若必挾持成見，以作解人，自謂得古人之意於千載之後，在今日此種風尚正盛時，固覺其爲不易之義。及數十百年之後，則又一小序集傳詩疑而已矣。三家說詩，亦間有傳其作義者，如芣苢，柏舟，小弁，大車之類是也。此必先秦舊說，然其確否，亦無可證也。）請言書：書者，乾燥無味之古史耳，讀之究有何義理？然孟子與大傳多相複緟；趙邠卿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今萬章一篇，暢論禪讓之理，雖多『託古』之談，亦或『重疑』之義，（論衡奇怪篇闢感生之說曰：『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史通疑古篇，亦同斯意。予謂此說尚較託古改制之說爲妥穩。）然民主之大

義存焉。蓋皆誦述書說也。（愚昔致廖仲愷朱執信兩君書辨胡君適之井田之說曾及此義原書見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六期今節錄一段於下。原書云：『孟子好言春秋，人多知之，至其道三代以前事多用書說，則知者較鮮。僕謂萬章上篇等所言殆無一非用書說者。試舉兩事證之：其一，孟子言『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家之書惟淮南子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此外呂氏春秋去私篇則云『堯有子十人』；求人篇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篇『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今案丹朱見殺他無可徵。書皐陶謨：『無若丹朱傲』。說文引作奡。又引『論語曰奡盪舟』。與下『罔水行舟』合，則奡蓋堯長子被殺者？儒家文堯舜禹之篡弑爲禪讓，不得不爲之諱，乃於書說中去其一子。古文家無相傳之口說，而別以古書爲據，遂不覺露出馬脚。初學記帝王部引書大傳：『舜耕於歷山，堯妻以二女，屬以九子也』。與孟子同，則孟子之言，系用書說可見。其二，小戴記檀弓篇『舜葬於蒼梧之野』，各書皆同。惟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此語不知何自而來。案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索隱引書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而『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亦見孟子公孫丑上篇。三文隱隱相符，因悟孟子史遷同用書說。史記不言舜卒於鳴條者，分敍在後。索隱引書傳僅兩句者，以釋史記故不具引。或大傳文本不具也。史記一書爲後人竄亂處極多。近人崔氏適著史記探原備論之，而猶有未盡。下文『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云云，必後人竄改。或史公先有卒於鳴條之說，更記此以廣異聞，淺人覩兩說不同，輒刪其一。不然，史遷最尊信儒家，由光義至高，而六藝無可考信，即懷疑莫決。彼其問故安國，實爲伏生嫡傳；安得於此忽刪師說而用異文哉？然則五帝本紀述堯舜禪讓事，全與孟子同，非史公用孟子，乃孟子用書說矣。鳴條者，湯戰桀之地。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是也。其地與南巢相近，所謂『東夷』之地。舜死蒼梧，有被迫逐之嫌。劉知幾郎極疑之。故今文書說爲之諱。戴記今古文雜，故又諱之不盡也。此外孟子之說，與書傳同者尚多，皆顯而易見，無待備徵。其似相違異者，惟大傳以江淮河濟爲四瀆，而孟子滕文公下篇言江淮河漢一事。然此漢字或濟字之譌。古人河漢連稱，莊子『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是也，故傳寫致誤。又古者江淮河濟其流相通，故不妨互舉。試觀上篇『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即明系以江淮河濟並舉可知。下言而注之江，故上變江言汝也。史記與大傳違異者，惟周本紀述文王稱王之年及受命後七年中事。然其言文王受命之年稱王，明著之曰『詩人道西伯，』則所用蓋三家詩說，以廣異聞。上文必更有六年伐崇稱王之說，與書傳同，淺人以爲違異而刪之矣。至記受命後七年中事之不同，則明系傳寫之譌，非本有異。試觀詩文王，記文王世子，左襄三十一年義疏，同引大傳此文，尚皆小有乖異可知也。』右書中論纂事略本癸巳類稿纂證。各書言舜葬蒼梧之野者，今文尚書經說考備徵之。惟樸園此書不甚精，仍多羼入古文說處。）請言禮。禮尤乾燥無味之書也；然一讀戴記中冠義昏義諸篇，則冠昏諸禮，其義固極淵永矣。請言易。易之哲理，存於繫辭。然今繫辭中『繫辭』字及『辭』字甚多，似皆指卦爻彖象之辭言之。而今繫辭，據釋文王肅本實作繫辭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今繫辭之文，謂之易大傳，則今繫辭蓋易之傳，與伏生之書大傳等也。公羊春秋，則非常異義尤多，無待深論。（若但讀今之所謂經文，則眞斷爛朝報矣）後人致嚴於經傳之別，一若經爲孔子手定，一字無譌，傳爲弟子後學所記，必不免誤者。殊不知經雖孔子鑒定，與傳同爲後學所傳。謂其所傳之經可信，則其所傳之傳亦可信也；謂其所傳之傳不可信，則其所傳之經亦不可信也。是以古文未興以前，儒家稱引，經傳初不立別。『漢儒引春秋，皆今公羊傳之辭；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春秋經與公羊傳而名之；』（愚謂今所謂經文，乃從公羊中摘出者耳。）崔氏適春秋復始論之甚詳。愚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尚書今文祇二十八篇，而今書辭散見羣籍者甚多，一若眞有百篇之書者，蓋皆書傳之文也。孟子梁惠王下篇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爲詩書之辭。然『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實爲後人義論。蓋上爲書辭，此十一字則傳者之辭。孟子引傳文，又以『此武王之勇也』六字總束之也。引傳語而亦謂之書，可見經與傳無甚區別矣。佚詩之散見羣籍，戴記所許之義，多出禮經之外，理亦同此。蓋刪詩止於三百，定

禮止於十七，然爲删定所遺者，未嘗不誦說及之，門人弟子，因從而記之也。而易傳之與經並列者無論矣。梁先生知佛家之經云「佛說」者未必眞佛親口所說，而何獨致疑於儒家之傳哉？若謂傳爲後人竄亂，經亦何嘗無竄亂？僞古文尙書一案，固眯學者之目千餘年矣。然此特今人之學，僅能揀剔魏晉人之僞品耳。若以史家之眼光，視古書爲史料，則由此等而上之，別東漢人之所爲於西漢人之外，別西漢人之所爲於春秋戰國時人以外，別春秋戰國時人所爲於西周以前之人之外，其勞正未有艾。如此揀剔，傳固相需甚殷，經亦相遇非疏。第分別部居，正自多術；初不能作一概之論，謂經皆可信，而傳盡可疑也。

至謂商周以前所謂陰陽者，不過自然界中粗淺微末之辭，不含深義，亦必不然。學術以愈研索而愈精，亦以愈分析而愈細。宇宙之大究竟有無邊際？有無始終？此等疑義，在今人已知爲知識所不及，置諸不論不議之列，而在古昔則不然。學術之萌芽，其所致疑者，大抵皆宙果有初，宇果有際諸義；而當時之宗教哲學，則皆對此疑義而有以釋之者也。吾國古者宗教哲學之釋此疑義也，蓋全本諸人事以爲推。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本諸人以爲推，則其以萬有緣起，歸諸陰陽二力審矣。故以「宇宙間兩種力相對待，相摩盪爲萬有之緣起」爲孔子之哲學者必誣。梁先生惟偏執詩書禮及易之卦辭爻辭爲古書，而其餘皆所擯棄，故有此疑，而不知老子固亦古書也。老子之爲古書有二證焉：其文辭甚古，一也。（全書多三四字韻語，乃未有散文前之韻文，一。所用名詞，多與他書異，如不言男女而言牝牡，其一端也，二。）全書之義，女權皆優於男權，與後世貴男賤女者迥別，二也。（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殷易首坤，此亦女權之遺跡也。然後世朝鮮夫餘句驪諸國，皆殷俗，予別有考。而史稱朝鮮婦人貞信，俗不淫盜。夫餘句驪尤惡妒婦；旣殺，又尸諸山上，母家重請，乃葬之。則殷時女權墜落已久，易之先坤於乾，特存其遺跡於簡策耳。今古籍中於「牝以牡爲下」之義，反復稱道者，惟老子一書，卽此亦足徵其古舊也。）梁先生謂欲言老子，其可據者，宜莫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以此篇所言之不足據也，則幷老子而疑之。而不知此篇本最不可據之書也。何則？魏晉間神仙家之說盛行，（卽後世所謂道教。愚謂道家之說，絕不如是，仍祇可謂之神仙家，惟其所言，與前此之神仙家又有別，稱之曰新神仙家，最爲確當也。）古書爲其竄亂者甚多。（卽以史

記論，太史談論六家要指，『凡人所生者神也』以下一段，必此曹所竄也。）此篇『名耳字伯陽』五字，卽神仙家之說。『孔子適周』一段，取諸莊子，具如梁先生所言。又古書爲人竄亂，有有意改易者，亦有無意傳譌者；而無意傳譌之中，後人校識之語，混入正文者實多。如此篇『或曰老萊子』二十五字，爲一人識語，此人蓋未審老萊子與老子，究爲一人抑二人，而姑記識焉者也。『蓋老子』二十三字，爲一人識語，純然神仙家言也。『自孔子死之後』七十字，爲一人識語，此人所據，蓋卽史記封禪書之類也。（史記封禪書亦僞物。『世莫知其然否』六字，卽決非西漢人語。）『老子隱君子也』六字，爲一人識語，意在褒美老子者也。『世之學老子者』二十七字，爲一人識語，鑒於儒道之不相容，而致慨焉者也。『李耳無爲自化』十字，爲一人識語，意亦在褒美老子者也。此篇之全不可據如此，則老子世系一段，非必史公原文，亦明矣。卽謂他皆後人竄易，獨此一段爲史公原文，亦不能以此致疑於老子之年代。何則？古有女十四而事人，男年過五十而始有丈夫子者，以傳世之多少，計人年代之久近，本不足憑。況古傳世系，或多脫落，如舜禪於禹，而禹爲黃帝玄孫，舜爲黃帝九世孫，其世數之不可信明甚，然豈得以此遽謂舜禹同出黃帝爲虛言邪？至謂曾子問之老聃與著道德經之老聃不相類，則鄭注固不以爲一人也。梁先生又以孔孟墨子，俱不道及老子爲疑，則九流之學，根本相同，道家尤兼該衆家，本無所用其詰難。抑人揚己，戰國時始然，春秋時並無此風氣。且論語『或曰以德報怨』，說者固以爲老氏之言矣。又今所傳諸子，多雜異家之說，而其本人之說，反或不全，故今某子中有某說，不得卽執謂其人之學術如是；而今某子中無某說，亦不得卽執謂其人之學術不如是也。『上將軍』『偏將軍』等，誠戰國時語。然古（以今言道古事）者甚多，老子一書，誠未必無後人羼入，或仍其意而易其辭之語，然其大體要爲古書，不能執此偏端致疑也。若謂孔子所以形容宇宙間兩種力者，有剛柔，動靜，消息，屈伸，往來，進退諸名，而未嘗專於陰陽，則其故有二：陰陽，乃虛設之兩名，由歸納宇宙間種種見象得之。而宇宙間見象，爲人所名目者，有剛柔，動靜，消息，屈伸，往來，進退諸種，此諸種見象，雖可歸納之而立陰陽之名，然當陳述諸見象時，不得概代之以陰陽二字。一也。古人修辭，義取變換，『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讀如我，音轉爲卬，乃韻語也。同義而變換其辭，以便諷誦者，古書中其例多矣。二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之說，誠

爲可疑。然予謂此頗足爲子思孟軻傳五行說之佐證。何則？今荀子書似系雜湊而成。（其書同韓詩外傳，二戴記，說苑，新序處最多，幷有同尙書大傳，春秋繁露，公穀，左國，楚辭鹽）。其樹義精卓，足成一家言者，推天論，解蔽，正名，性惡等數篇。然其持論，多刻覈而重實利；初非儒家純粹之談，轉似法家後起之說。吾往讀其非象刑之論而疑之，及讀漢書刑法志其持論全與荀子同，乃恍然有悟。蓋仲尼制法，刑止於五，而所斬者爲象刑、（漢文廢肉刑詔所稱，卽今文家義也，此較諸今人之侈言廢死刑者，尤有進矣。夫以古代用刑之苛，一讀漢志，未有不爲之憫然流涕者也。乃自漢文廢肉刑以來，二千餘年，雖或議復，而卒不果。儒家之義，旁薄鬱積，以植其基而緹縈以一少女，慷慨激發，以成其功，如此崇高粹美之文明，誠足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漢承秦敝，網密刑殘。然所苦者皆無告之小民，而豪桀務私，初非三尺之法所能正，豈徒不能正，蓋有與法吏很狽；以陵虐小民者矣，抑更有不待狼狽，而其陵虐小民，法吏且視爲固然者矣？仁人君子，有激而云，遂欲以嚴刑峻法，繩豪暴而挽末流之失。此蓋一時法學之家，議論如此。而其實行之者，則王莽也。夫王莽則固事事託之於古者也。然則荀子書中非象刑之論，蓋亦不知何人所造，而託之荀子者矣。性惡之論，爲荀子重禮之本，亦其非象刑之原。然實非儒家之說。（儒家論禮，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非謂其性惡，有待於爲也、）且其論禮，謂有度量分界，然後能羣，能羣然後能勝物，亦先利之談，（與管子論法最相似）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絕背。其論湯武非篡，似同孟子，而實近名法家言。（正論篇）論擅寵萬乘之國而無後患之術，則幾於鄙夫矣。（仲尼篇）其主法後王，則王莽之所以稱法周官也。今樂論篇大同小戴樂記，而多增入闢墨子語，添造痕迹，顯然可見。非十二子，亦見韓詩外傳，而止十子，無子思孟軻，事同一律。然則荀子者古學既興之後，集衆說而爲之，乃較早之孔子家語耳、（其同新序，說苑，尙可諉爲劉向已見荀子，其同韓詩外傳，書大傳，春秋繁露，何說之辭？謂諸儒襲荀子，則諸儒早見荀子矣，何待劉向得之中祕？謂其各不相襲，所本者同，又無解於其性惡非象刑之論，與儒家之義不相容也。況今所傳劉向序，其爲僞造，正復顯然。）然孟子書多同大傳，而造作者卽以造五行之說，誣之并誣及其師子思，則子思孟軻，亦傳尙書之學可見。吾故謂非十二子，足爲子思孟軻傳五行說之佐證也。（至謂中庸孟子中不見此義，則今所傳諸子，多不能具其人學術之全，吾前既言之矣。）

梁先生以五行怪誕之說，全蔽罪於呂氏春秋，吾亦未之敢承。胡君適之撰九流不出王官論，於漢志論墨家之詞，攻擊尤烈，吾謂胡君實未解漢志之語也。案漢志原文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驟觀之，誠有如胡君所駁者，而不知此皆古代明堂行政之典。蓋古者生計程度甚低，天子祇有房屋一所，名曰明堂；後世之宗廟學校等等，悉包括焉。（說本阮氏元）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案以茅屋采椽與五采之服爲宮室衣服不稱，始於論衡語增篇，後世袁準正論襲之，清袁枚又襲之，自謂辯駁駿快，使人無可置喙矣。而不知『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藁鞂之設；』『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漢武時，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猶存茅蓋之制，豈其圖眞黃帝時制哉？後世宮室雖麗，而古代天子之居，必嘗有茅屋采椽之時，則固無可疑矣。存其制，因所以昭示儉德也。）養三老五更，學校與明堂合也。（老人之老，故曰兼愛）選士大射，後世行於澤宮，然選士本以助祭，明堂既與清廟合，其卽在明堂宜也。（此義漢時董仲舒發之，而成郡國選舉之制；寖變遷而成隋唐後之科舉；貴族世官之制，由此而破，謂爲上賢，洵不誣也。）宗祀嚴父，清廟明堂合一之制也。（祖考爲人鬼）故曰右鬼。順四時而行，卽呂覽戴記淮南子所載之法。古之言天言命，蓋有二義：儒道諸家所說，以宇宙之原爲一種動力。故曰：『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谷者空虛之義，神者動力之謂。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言神卽變化，變化者，動力之謂也。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神之無乎不在，卽謂宇宙之間，無往而非此動力所彌綸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言此項動力，尙在陰陽二力之先。因此動力，乃分陰陽，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陰陽由此而分，則此項動力之無所謂陰陽也審矣。不死者，不息也。玄者，深遠之意。（案玄爲黑色，深遠之處，必踳黑不可見，故曰天玄。後書張衡傳注：玄，深也。）牝，猶後世言女言母，物之所由生。宇宙之所由生，故曰玄牝。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言其力爲人所不能見，而無時或息也。夫如儒道諸家之義，則天地亦受一種自然力之宰制，故一切皆有定則可求。故曰『先天而天弗違』也。人之生也，亦由此種動力所鼓盪。因宇宙間一種動力之鼓盪，而使若干

物質，凝集而成人。（一切物之成皆然，所謂精氣爲物也。精者，物質凝集緊密之謂。公羊『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禮記『德產之致也精微』。故曰『大凡物生於天地之間皆曰命』也。自其力之鼓盪言之，則曰命；自人之受此鼓盪之力而成爲人言之，則曰性。（性生本一字，故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孟子駁之曰『猶白之謂白』也。）人之生也由此動力鼓盪而成，其失其生也亦然。故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動力之對。）是謂復命』（復，反也。與鼓盪成人之動力，作用相反。）然則人之生及其失其生也，皆出於自然而非吾之所能自主；一切物亦莫不然。（卽天地亦然。）故一言命，卽有前定之義焉。此儒道諸家之所謂命也。（莊列發揮此義最透）墨家則不然。天志明鬼諸篇所謂天神所謂人鬼者，皆有喜怒欲惡如人，而能賞善罰惡。月令諸書所載某月行某令，蓋卽所謂順四時而行；蓋天之有四時，不啻默示人以某時當行某事。所謂『陰騭下民』者此也。誤行他令，卽致災變，則天降之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正同此理。夫天且能鑒人之善惡而賞罰之，而又何前定之有？故曰：『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也。然則墨家所非之命，蓋儒道諸家所謂前定之命。若夫鑒人之善惡而賞罰之，如表記所謂『夏道尊命』者，則固不之非矣。向歆時，墨家之學已晦，儒道諸家之義益張。一言命，卽人人視爲前定之義，故不煩分別命字之爲何義，而但曰是以非命也。（言天言命，至於儒道諸家之說天人感應之理，已不可通，然猶過而存之，則所謂『道並行而不相背』，此孔子所以爲大也。漢時變復之家，乃謂人在氣中，猶魚在水。魚能鼓水，人亦能動氣。故災祥由於善惡，喜怒足致寒溫，則以天人感應之理，牽合自然之天前定之命矣。）以孝視天下，卽爲民父母之說。孟子言伯夷大公天下之父，『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鮑叔亦云：『管仲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卽孝治上同之說也。淮南子謂墨子棄周道而用夏政，孫淵如墨子後敍因此推論墨道皆原於禹，說甚精當。吾更得一證焉。后羿篡夏之事，史記無文，左氏有之，而亦不詳其故。僞古文尚書謂由太康好畋，似以羿之惡移之太康，純然鑿空。今案墨子非樂篇：『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文雖不甚可解，然謂夏之亡由啟之荒於樂，則固大略可見。與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之言合。或夏祚中絕，實由好樂太過，後世遂以好樂爲禁戒，而墨子非樂之論，亦有所本歟？論語『子

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則漢志宗祀嚴父之說也。（古祭服最美）卑宮室，則茅屋采椽之謂也。表記：『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儒家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管子樞言篇：『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忠與欲為相對之詞。質者，具其事而不文；忠則寡欲而事且不具矣。故夏道尤朴於殷。殷周對舉，則殷質周文；四代並言，則又殷周文而虞夏質也。夏早於殷五百歲，（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又值大水之後，生計益艱，而迷信益深，正不足怪。縱不必一切政令，皆出明堂，然古制之遺留者必甚多。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所謂夏時者，鄭注以夏小正之屬當之，而亦不能質言月令諸篇之順四時而行者，得毋亦其說與？且明堂行政之典，散見古書者極多。如管子幼官圖其一也。管子書誠多後人羼雜，然此篇則未必是戰國以後物。此篇行令亦按五行，而不分十二月。『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見堯典，則此篇得毋堯以前之遺制與？則其源益遠矣。然則梁先生解威侮五行為威侮五種應行之道，汨陳其五行為一切物質不能供用，殆必未是。因不信左氏所載子產之詞，遂斷言鄒衍以前無陰陽五行之說，則愈疏矣。

夫學術必歷久而後昌。陰陽之家，太史公既以之與儒墨名法道德並列；而據梁先生所計，漢志載其書至千三百餘篇，逾總數十之一。今文家經說，能脫之者十無二三。夫豈鄒衍至漢，區區一二百年間所能有？先秦學術，恐無能遺陰陽五行者。何則？百家之學，流異原同。其原維何？古代未分家之哲學是已；而古代之哲學，又原於古代之宗教也。夫其不能無迷謬之談，固然。然豈得謂遂無精深之哲理哉？漢志數術略諸家，蓋與諸子略之陰陽家，本無區別。所以析為二略者，以校書者之異其人；抑言數術者在數術略，據數術以言哲理者，在諸子略也。漢志論形法家之辭曰：『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後世以人之貴賤賢愚，定於骨法，蓋出於此。夫其流失，誠不免於迷謬。然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洸，豈得以此并咎鄙人哉？夫以失其義陳其數之數術家，陳義之卓絕猶如此，況於專論哲理之陰陽家乎？惜其書俱亡耳！使其

猶存，則必有足饜人心者矣。且使陰陽家之書而具存，誠亦不能無迷謬之說。然此當以其由迷信進入哲學而歌頌之，不當以其雖談哲學，猶未能全脫迷信而抹殺之也。北方之黃土，孰若三江雲夢土質之腴？然無黃土是無兗豫雍冀也。人之胃腸，苟小於今日，則疾病可少。然剜今人之腹，而割截其胃腸，焉可為也？新舊之遞嬗，若寒暑之迭乘，必非一日而大遠於其故，此蓋進化之公例矣。陰陽五行之說，徒為後人迷信之資，而於古陰陽數術之哲理，一字不復能道，此可責後人之弗克負荷耳。醫卜星相之流，徒為餬口之計，其術恆隨世俗為轉移。書中即有陰陽五行之說，恐漢唐時物，已存十一於千百矣，何況先秦？（醫書言陰陽五行者，莫過素問，然以此當黃帝內經，說出皇甫謐，殊不足信也。）執此曹之書，而謂古陰陽數術之家，其言如是，又失實之談也。蓋古者陰陽數術之學，與天文數學關係極深，此在後世，久成專門，通者絕鮮。故其學不能昌大，抑更不能改進。然執此遂謂其學盡誣，則不可。何則？據數理以談哲學，今世固亦有之，且皆認為正當之途，精深之術矣。後世治此學者，亦非全無其人，如揚子雲、邵康節是也。其說固亦不免迷謬，亦不得謂無精深處也。梁先生以陰陽五行為後世迷信之本，欲辭而闢之，其意甚盛。然因此并罪古代之陰陽五行，則似可不必。何者？迷信之說，必有所附，有陰陽五行，則附於陰陽五行；無陰陽五行，彼又將轉附他說也。佛說之為迷信所附亦久矣，又可因此而闢佛乎？

予年十三，始讀梁先生所著之時務報。嗣後除清議報以當時禁遞甚嚴，未得全讀外，梁先生之著述，殆無不寓目者。粗知問學，實由梁先生牖之。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念西儒吾愛吾師，尤愛眞理之言。王仲任亦以孔子之論，多有可疑，責時人之不知問。敢貢所疑，以求進益。儻梁先生不棄而辱教之，則幸甚矣。至於陰陽五行之說，自愧所見甚淺。欲粗陳之，而其說頗長，今也未暇，請俟異日。

『吃落拓棗的人們』與『優黎瑟士』

丹尼孫作　擘黃譯

這兩篇詩是英國詩人丹尼孫(Alfred Tennyson 1809 92)的名作。兩篇都是說優黎瑟士(優黎瑟士是希臘詩人荷馬阿迭西詩中的主人翁。是綺色佳島的王，參與圖羅伊戰爭後，飄流四方，備嘗險阻，詩中一處說優氏和他的海員飄流至一個地方，那裏的人都是以落拓棗(Lotos 或誤譯作蓮。英文二物同名異實)爲糧，凡吃落拓棗的海員都變成懶懶地不想再航海回家，寧願長居那裏。丹尼孫吃落拓棗的人們就是以這個故事爲底子。優黎瑟士一篇是以但第地獄章優氏所說的話爲底子。第一篇是丹氏一八三二年發表的，後篇是一八四二年發表的。

前篇描寫『暮氣』，後篇描寫『朝氣』。前篇寫委心任運，懷戀宴安的感情，後篇寫『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氣概。前篇華茂而婀娜；後篇簡樸而剛健。原文律調字音，都與所描寫的內容相應。眞是繪影繪聲的手段。可惜譯文不能描摹得到這兩篇意境相反；把他們比較來研讀，是很有趣味的。

原文前篇是有韻的；律稍爲自由，但主要是每行含着五個先輕後重的音步的；後篇的律是每行含着五個先輕後重的音步的。譯文廢棄律韻，因爲恐怕拘泥律韻譯他反使意義晦澀，句法生硬，失掉自然和生氣。但字法句法和分行法，除必不得已的改變以適應中國語法外，都嚴守原文的本來。期於讀者雖然不能感到原文音調的節奏，庶乎可以得到他感想的節奏——這後種的節奏和詩的意境也是大有關係的。

吃落拓棗的人們 (Lotos-Eaters)

『鼓勇呀!』他一面說，一面指着那片地，

『這陣滾起來的浪頭不一會就要捲我們到岸上。』
到了午後他們來到一塊地上——
在那兒好像永遠是午後的。
環海岸的四面，都是頹唐的空氣昏暈地旋轉，
喘吁吁着，像一個有膩煩的夢境的人；
月亮全面湧現地，在山谷上站着；
像一道下行的煙氣的那纖秀的溪流，
好像沿巖邊落下又停着，停着又落下來；

遍地的許多溪流！有的，像一道下行的煙氣，
同慢慢落下的極薄蟬翼紗的面幂一樣地下來；
有的忽然湧現，帶着許多搖晃的亮光和陰影，
在下面捲起一片半睡樣的浪花來。
他們看見明滅的河流從內地流到大海：
好遠的，三個山峯——
三個靜悄悄的，堆積太古的雪的尖塔
挺立，把落照烘染得紅紅的；並且灑着驟雨的衣裳的
多陰的松樹在交加糾纏的樹林上頭爬行上去

那迷住了的落日低低地徘徊眷戀着，
在那通紅的西方從山縫中間窺見
內地遠遠的小峽，和那黃色的荒原——
四邊有棕櫚綴着的——和許多蜿蜒的深谷
同廣場綴着纖長的蘆葦；
這是一個一切事物永遠沒有變動的地方！
迴繞這隻船身，青白（作動詞用）着臉——
黑臉背着那玫瑰色的火燄（謂太陽）而變青白的——
那些眼睛和藹的，沈悶的吃落拓棗的人們來了。

他們拿着那受咒的植物的枝條——
滿載着花果的——那些花果，他們把他分給
個個人，惟是，誰收受他
而嘗他，誰都覺得波濤的洶湧
好像遠遠地哀哭而狂囂
於異域的岸旁；並且覺得他的伴侶說話
的聲音極其薄弱，好像墳墓裏頭出來的聲音；

他好像熟睡而又完全醒着，
他的搏跳的心臟在他的耳朵裏奏起音樂來。

他們都坐下去坐在黃沙上，
在岸上介乎太陽和月亮中間；
多適意呀——去夢見祖國，
夢兒子夢妻子夢奴才；然而好像終古
海是可厭的，槳是可厭的，
搖蕩着不毛的浪花的田野（指海）是可厭的。
於是有一個人說道「我們永遠不回去了」；
大家立刻都唱道，「我們的島家
在海濤那邊，老遠的；我們不再遊蕩了」。

和歌

一

這裏有適意的音樂落下來，比
綻開玫瑰的花片落在細草上，
或是夜來的露珠落在介乎多陰的石壁間而
在一個閃灼的山徑裏的靜水上還輕微些；
這音樂依着靈魂比
疲倦的眼皮依着疲倦的眼睛上還和緩些；
這音樂從多福的諸天上送下適意的睡眠來。
這裏清涼的莓苔這麼深，
莓苔裏長春藤爬穿着，
溪流中，長葉的花朵啼咽着；
從嶙峋的巖際，罌粟花沈睡似地垂着。

二

爲什麼我們被重載壓下來，
受深創巨痛磨滅得這等厲害，
而一切別的東西煩倦後都有休息呢？
一切東西都有休息：爲什麼惟有我們要勞碌，
惟有首出庶物的我們勞勞碌碌，
永遠呻吟，
仍是從這個痛苦拋到那個痛苦：

永遠不曾疊起我們的翅膀，
也不曾停止遊蕩，
也不曾浸我們的額頭於酣睡的聖水裏，
也不曾傾聽內部靈魂所唱的
『除安靜外沒有快樂！』呢？
爲什麼惟有我們——萬物的華蓋，萬物的冠冕——勞勞
碌碌呢？

三

看呀！那樹林中間，
摺疊着的葉子從芽苞裏
被枝上的風挑逗出來，在那裏
漸漸長綠，長大，毫無挂慮，
正午時浸在日光裏，月光下
每晚得露水的飼養；到後就黃落
而由空氣中飄灑下來。
看呀！被夏日曬甜的滿含美汁的蘋果，慢慢地熟軟過度了，
於靜悄悄的秋夜落下來。
經過定數的日子，
那花在他的地位開了，
開了就謝，就落，沒有勞碌，
而深深地埋根於沃土中。

四

可恨的是那暗藍的天，
穹窿地張在暗藍的海面上。
死是生的煞尾；唉，爲什麼
畢生都是勞苦呢？
讓我們自在罷。時間向前跑走得快，
不一會我們的嘴唇就要暗啞了。
讓我們自在罷。什麼東西能夠長在呢？
一切東西都從我們身上搶去，變爲
可怕的過去的部分了。
讓我們自在罷。我們有什麼趣味
去和醜惡宣戰呢？難道儘管爬上
永遠滾上去的浪頭有一點安閒嗎？

一切東西都有休息，而慢慢成熟到墳墓裏去，
靜悄悄地；成熟，枯落，了結：
賜給我們長期的休息或死，黑漆漆的死，或夢夢的安逸：

五

多麼適意呀——去聽那邊下的溪流，
半合着兩眼，永遠好像
睡在半醒半夢的中間！
夢了又夢，像那邊的琥珀色的光——
不肯離開嶺上的那叢沒藥的；
各各聽着別人的低聲的言語；
天天吃這落拓棗子，
看那海灘上皺起的微波，
和乳酪似的浪花的柔緩曲線；
讓我們的心神完全
順受溫柔的悶悶的魔力；
去冥想，沈思，於記憶中再會會
那些我們兒時的故舊面目——
那些被一堆荒草掩着的，
兩手把的白灰藏在一個黃銅甕裏！

六

寶貴的是我們伉儷生活的記念，
寶貴的是我們妻子的最後偎抱
和他們的熱淚：然而一切都改變了：
因為一定此刻我們家爐冷滅了：
我們的兒子承襲我們了：我們的面目變成生人了：
我們將要像鬼魂似的到家來破壞他們的快樂。
或者鄰島上肆無忌憚的王侯
已經吸取我們的脂膏，而詩人在他們的跟前
唱述圖羅伊的十年戰爭，
和我們的偉烈好像大半失傳的事蹟一樣。
那小島上有擾亂嗎？
讓已經破碎的東西去罷
那些神們難以調和：
不容易再恢復秩序呵。

那裏有比死還壞的擾亂，
災患了又災患苦痛了又苦痛，
長久勞苦直到老喘的時期，
傷心的工作給這些被百戰銷磨的心腸
和由注視嚮導星而朦朧的眼睛去對付。

但是，靠在琪花瑤草的薦上，
多適意呀（在徐來的煖風哄我們睡去的當兒）
眼皮不動地半閉着，
在一個黯淡而純潔的天空之下，
看着那長長明亮的河流從淡紫色的山裏
緩緩地引着他的水下來——
聽着那露珠似的回響呼應，
由這壑到那壑，穿過密密纏結的古藤——
看着那翡翠色的水
由許多交織的茛苕的仙花環中落下來，
就只聽着和看着那遼遠閃爍的海水，
就只伸直地躺在松下聽着已經適意了。

八

「落拓」花開在磽瘠的高峯下，
「落拓」花開在一切蜿蜒的澗旁：
鎮日裏聲調漸加柔軟的風低低地呼着，
穿過一切的空穴，一切的幽徑，
繞了又繞着芳原，飄散了這「落拓」的黃粉。
我們已經工作够了，走動够了——
滾到右舷，滾到左舷，在巨浪怒騰的當兒，
在那掀翻的怪物噴起噴泉似的浪花的所在，
讓我們發誓，而堅忍地守着——
在這空中多竅的蓮島住着，而斜臥
在山上像神們，不問人類的災禍。
因爲神們臥在他們的觴旁，而電箭拋落
到下方山谷裏，而雲霞輕輕地捲着
在他們的金殿的四面——環以燦爛的世界的；
在那裏他們暗暗地微笑，俯看許多荒郊，
腐敗和饑饉，瘟疫和地震，許多怒吼的深淵和火熱的沙漠，

許多鏦錚的搏戰，許多烈燄飛騰的城鎮，許多破沈的船隻，
　許多禱天的手。
然而他們微笑着，他們覺得一種集中於一首怨歌的音樂
嫋嫋地上來，一首哀辭和一篇古傳患難的故事，
像一篇措詞激烈而意味很少的故事；
由一個不幸的人種唱上來——那些人耐苦地耕泥，
播種，收穫，
每年得少許的麥，酒，和油；
到了他們淪亡受苦——有的，聽見低聲講——在地獄下
　面
受着無窮的痛苦，別的在仙山中居住，
最後休息他們煩倦的四肢於瑞蘭的薦上。
的的確確睡比勞苦更適意，岸上
比在深深的海心上做工，風哪，浪哪，槳哪，更適意
你們歇歇罷，航海的弟兄們，我們不要再遊蕩了。

優黎瑟士(Ulysses)

這有多大好處呢：我，一個閒空的王，
在這肅靜的火爐旁，在這磽瘠的峻嶺間，
同一個老婆子相對稱量而分撥
不公正的法律給一個野蠻的民族——
只曉得積產，睡覺，吃，喝，而不認得我的。
我不能歇息而不出遊：我要喝
生命到他的糟粕；我曾常常快意
極了，受苦極了，或是同
愛我的人們一起，或是獨自一個；或是在岸上，或是當
司雨的海亞秩星君們挾破雲片狂奔
而掀翻大海的時候；我成了一個大名了；
因為我長遠抱着飢渴的心情到處遊蕩，
我見過不少，知道不少；民人和
風俗，氣候，議會，政府，
我自己也不是微小，乃是他們個個所尊仰的；
我也曾同我的僚伴與躺雞伊人快意地打仗，
遠遠地在他們那「寒風蕭瑟」的戰場；
我成了一切我所遇見過的一部份了；
但是一切經驗像一個穹門，由那裏

閃爍地現出那沒經走過的世界牠的邊際，
我一步步地向前，就長遠一步一步地退縮到前頭去了。
怎樣地索然無味呀——停頓完了事，
任他生鏽而不磨牠，不用用牠使牠發亮！
好像僅僅呼吸就是生命似的。生命堆在生命上
都不過如是；至於我所只有的一條生命呢，
賸下的很少了：然而每活動一點鐘都是從那萬古的寂寞
　裏省下的，
這是多得了一點，又有新的頑意兒；那眞是罪過呀：
等閒地給三數寒暑藏起我，關起我
這頒白的神魂——熱中地想去追知識，像追一個方沈的
星，
到人類思想界的盡頭的那邊的。
　這個是我的兒子，我自己的特理馬赫，
我把王鉞和島國交給他——
他是我所鍾愛的，並且精明可以擔當
這個責任，遲廻審愼地去馴柔
一個獷悍的民族，並且漸漸地
化導他使成有用而良好。
他是極端純潔的，他注全力於日常本務
的範圍；很端正，一定不至荒棄
受護的職務，並且會表
相當的敬禮於我的家神，
於我出去以後，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
　那里是海口：船隻正在飽張牠的風帆哩：
那頭隱約地現出黯淡空闊的海洋。我的水伴，
同我一起辛苦工作，想法的靈魂——
他們始終笑嘻嘻地一樣歡迎
雷雨同陽光，而抵抗
自由的心腸，自由的眉宇——你們同我都老了；
然而老年還有牠的光榮和牠的勞苦；
死就萬事都休了！但是沒死前還可以做
點事，建點榮譽的事業，
這纔配與神爭勝的人的身分。
燈火已經星星地在巖石上閃現了：
長的白天漸漸消滅了：慢慢的月亮上來了：大海

四面發各種各樣的嘆息了。來呀，我的朋友們，
此刻去尋一個新世界還不晚呀。
開船！好好依次坐定而拍穿
怒吼的波濤；因爲我打定注意
去走到落日同一切西方星宿
的浴池的那邊，一直到我死的時候。
也許大旋渦要把我們捲下去：
也許我們要走到樂島，
看見我們所熟識的偉人亞奇理。
雖然很多已經失掉了，剩下的還不少；雖然
我們現在不是當年掀天揭地
的那樣力量；我們現在還有現在的本事；
一般具同等毅力的豪傑心腸，
被時代氣運弄弱了的但是還有強大的願力
去競爭，去探索，去尋覓而不退縮。

科學雜俎

鯨魚的將來

近有名 Sir Sidney F. Harmer 者論鯨魚的將來，謂當十二世紀時大西洋岸 Biscay 灣一帶，有人從事 right whale 之捕捉。迨該地漸見告罄，於是乃改至極地捉捕 Greenland right whale。當一六一〇年時，係在 Spitzbergen 一帶，一七一九乃轉至 Davis 海峽，一八四〇則移至北太平洋及 Bering 海一帶。至若熱帶海中之 Sperm whale，則自一七一二年來，即有人捉捕。且自一八六五年新鯨叉發射砲發明以來，捕鯨事業益大形進步，鯨魚的數目亦因以日見減少。所以素以多鯨著的南極大陸，自一九〇五以來，每年所捕的數目，亦不能如初時之超乎一萬頭了。由是以觀，可知鯨魚絕種的日期實已不遠，長此以往，必至與古代生物一樣，絕跡地球，至保護之實，則全在我們人類了。(V生)

這便是人生 (This Is Life)

何爾定夫人著

仲雲譯

一

他夢夢然的，一點也不知道什麼。他只覺着快活，他從小學校裏沿着市外冷靜的街路返家，沒有一人伴着他走，也不肯伴着他走；但他對於這孤寂的苦痛似還沒有覺得呢。他是一個身體瘦削，膚色黧黑的小孩。黑色的頭髮，已是要修剪了；衣服縐摺得也正有待於熨燙。他面上現出通常愉快的樣子，嚴肅的目光，毫末注意到別的事物。真的，這時正是他愉快的時期；他是回家自修去的，且也是很肯用功的；他心中抱着一種正確的志願。他雖喜歡他的家庭和母親，但並無明顯的表示。他推着門進去，那小而褐色的房子，可憎的花邊簾子，和放在露台裏着紅色塡褥而無所表示的搖椅，他見了這種事物，濛然的欣喜便立刻消滅不見。他對這褐色的房子只叫做褐色，不知道這是塗着肝臟色的。他也不知道這種簾幕和紅的塡褥，都是他母親的靈魂，不滿，煩悶的表示。就是她也不知道這些事。

有一隻大的蒼蠅正營營地在黑暗的客廳中飛着；他並不知道這就是毀滅和腐敗的象徵；但是他却不知不覺地把牠殺死了。他坐下來吃盛在一個破裂的盆中的黑麵包，奶油，和果醬。這盆是一個厚而白的瓷盆，有可憎的動物的毛髮般的碎痕，並有令人作嘔的淡紅色的花紋。他並不知道……他並不知道……他只見一隻盆子……他的靈魂睡着了。……

這時，他的母親正從一個不正的窒塞心神的女子俱樂部中回來。她是一個矮小而苗條的身材，在他意想中正是一個慈善而可資無上慰安的人。但他兀自不知道爲什麼未來之年和她

柔軟的咽喉，假的牙齒……的預兆都是一種惡感。

他把書攤開，開始閱讀。他對於一切事情，毫不存虛無的觀念。他意想中的考試正好如扶梯的階級能把他引到某固定的高處。他心想做一個律師……

『喂，馬克士！』他的母親說。『我特地從圖書館將這些書帶來給你。』

他輕輕地說着『謝謝母親！』一面便把書擱在一旁。這似乎是必要似的，他應該做一點現代的小說……

到了下午他便着手做起。眼垢從他的眼中落下來。漸漸的他只見……在六天之中，他看了六本書。他的靈魂便覺醒了。煩悶的如蟲豸似的……

最初他才認清了他的環境。他現在看見有令人起惡感的紅花的碎盆，有污穢補綴的檯布，有一錢不值的醋瓶；並看見有一個蟑螂在廚房中。於是他嘆道『唉，上帝！』

其次他看見他的母親形容可畏，幾至不能言說。實在，他所知的，除她柔軟的咽喉，和假齒外，已別無所見了。他於是感到了世界苦了。……

復次，他也了解青年期的可怕的神祕了。但是他仍不知自己已是一個少年，以為還是一個孩童。這個宇宙是有毒的。

追到了最後，那顯示的情狀又更加壞了。他明白了自己的貧困而不合人意。眞的他是一個卑賤，浪蕩，落伍，而且為不義所蹂躪的人。他苦苦的慘笑着；他懷抱着這個煩悶；也和他少年的同伴們一樣地冷酷無情，常作苦笑了……

他成績很好的通過了一切考試。各項的分數，都好似燙着他靈魂的紅熱的烙鐵。他微笑着……他承接了他的文憑他便帶了回家。他現在知道這房子是塗着褐色的。這時，也有一隻蒼蠅，但是他却不去殺死牠。他看着牠牠飛上了文憑便留下了一個痕跡……這不啻表示了世界一切事物……他格格地狂笑着……有一個作晚膳用的大黃莖正在煮着，可是瓦斯罐碎裂了……他的母親用假齒吃着，她柔軟的咽喉起動作了……在外面有一陣汽車疾駛的聲音——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在近旁的林中有一種聲音，好如什麼人在低語似的……唉，上帝！這便是生活了！……

他上床去睡；有令人憎厭的亮月在污穢的雲中照着；他靜靜的臥看着；……星星們正好如釘在黑色馬毛沙發上的銅釘一般。風從林外那饒多而野生的生物中吹來，帶着一種令人作嘔

的氣味……那張文憑毫無人注意的放在桌上；有一個老鼠在嚙着……少年時代呀。……！

二

他知道戀愛了這一年來，他天天早晨一定要佇立在一所理髮肆的窗前，望那扦手指的女郎。當她俯着身子在顧客肥碩的手上時，他可以看見她的頸背。且他除這白皙而圓潤的頸背，以及披到她背上的極生動而紅色的頭髮外，也不看見有什麼東西他每夜只幻夢着她生動可愛的頭頸。

他現在是一個青年了，正在法政學校念書。他的母親更老大了，只剩了兩個假齒；他先前的房子，現在變成如害病的肝臟色般了。他也不到那邊去了；在他的夢中他聽見園門被夜風搖曳着。這就表示着人生。……有蟲豸在園中；有鼠兒在地窖；……他的母親獨自個坐着……他不知道她在想什麼……或者這還是不知道的好……年齡和毀滅。……

一天晚上薄暮的時候，他回轉家來，腦中深思着青年時代的思想——比少年時代的稍晴澹而更可嫌的思想。這時，理髮肆的門呀的開了，那扦指甲的女郎便走了出來。……於是他便隨着她；她跑入樹林，把身子躲臥在松葉叢中……

『哎上帝！』她驚呼着。『男子……暴徒！暴徒！暴徒哎喲！』

他的愛消滅了，只剩着一點驚恐的虛無在他的心中。他在薄暮中冷笑着……這便是戀愛了。……！

她臥在那邊，他用一個金錢放在她的頸背上，便動身走了。只聽見她再驚呼着道：

『哎上帝！男子！哪暴徒！暴徒！』

他知道他已是不能再愛了。他最後的幻想毀滅了。從此，他只得走入含着鳥的輕率，金鳳花的艷褻，和硬樹的愛之神秘等毒質的世界。……他現在變成壯年了……但是他很厭棄這個壯年時期，他心想做一個乘風破浪的人，但是只有海洋能夠。壯年時代呀……！

三

他的第八個兒子生了。但是其餘的都因重病死了。他曾經看見他們臥在棺中；有的是藍色的，有的是紅色的；有的是雜色。……他搓搓他的手。浪費的東西！浪費的東西！浪費的東西！可是爲什麼呀？

他於是想到他的妻子，她是誰呀？她是一個不相識者，是一個碩肥而乖僻的人；說話的時候，常作『司司』的聲音……烹調則把糖和在萵苣當中……並有闊大的足跟……婚姻呀……！

他對着鏡子自己審視。他現在四十五歲了；雖已成為鉅富，可是却使他的生活更加不好了。他的身體變成肥碩而拙笨；頭上貼着禿頂的藥膏：右目旁邊平行着七條縐紋；左邊的鼻孔中凸生了黑色的毛……大餐以後，他就寢了……這就是成功……他猜然的笑着，他想到牧羊神和森林之神，也想到他的速記者。他獨立高傲如池中的蓮花似的……有時，他也念及他的八個兒子……

四

只有在他臥在醫院裏的時候，他才覺得漠然無所感覺。在這從生到死的短時間，他是失却心靈的主宰了。他知道死是驚懼所造成的生命中最可驚懼的東西，並且也知道人們非等到了最後的頃刻是不覺得的。他靜待着那最後的頃刻，在那時候，他當然要受着可怕的警告的……但是他却不知道這是已經來了……他任他自己是一個陌生而可責難的再陷於病的人。他想起他自己的兒童時期，不是少年時期，當他的家庭對他是褐色，蒼蠅只是一個蒼蠅而毫無所知的時候。他忘記了他母親柔軟的咽喉和假齒；而想到她在廚房中的歌唱。他忘了他的妻子有闊大的足跟，且曾經將糖和着萵苣等事，也忘了以五百萬元否認牧羊神一事，他心中朦朧中想起他家族除了所得稅外不至再憂什麼，他於是很滿足了。醫院中的房間，雖然在他的意想中是一個痛苦的囚牢；當然醫生也視為是冷酷無情的，看護婦是執拗頑逆的。射進來的日光——他雖知道是能滋長未墾地的惡臭的生命，但在這時，這些——病房，醫生，看護婦；日光；——都不可思議似的可資他的慰安了。他覺着毫無痛苦在他的靈魂裏；從他自覺以來，他似不曾經過如這時的頃刻。

他看看醫生的面。

他輕輕地低語着：『或者，倘是我不曾說……關於我靈魂的事……我必定有……比較的少的……』

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了。他看看窗外藍色的天。他在這時已不能把這和那可憎的事物加以比較了；只知道這是藍色而澄空。當最可怕的恐懼蒞臨的時候，他兀自奇異着。醫生和看護婦知道他痛苦的靈魂必定受着震驚了。他看見他妻子的面目，她

一句話也不說，所以他不能聽見她『司司』的聲音。她這時也沒有機會把糖和在萵苣中了；至她的足跟也遮蔽着看不出來。他想她總算還美麗的，因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握着他的手，使她覺着這似乎不過是一個和善的人類的手。這時，和暖的太陽，蔚藍的天空，他覺着非常安適。他閉着眼睛喘急的微歎了一聲。這便是他的最後了，而他也就此脫離了他的無上的恐懼了。……

何爾定夫人(Elizabeth Sanxay Holding)是現代歐美文壇上的新進作家。她本是美人，但是因她的丈夫是一個英人，她現在也是英人了。她今年二十九歲，已生有兩个女兒。她說：『人在三十歲前若沒有什麼成就，那便沒有什麼希望了。』這話實在是很可玩味的。

科學短言

據雷森守教授(Professor Licensier)言，在世界上普通的一千種疾病中，其中七十則當羅馬愷撒時代即已有了，餘者大都自此以後始行發生。所以『太陽之下無新事物』(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一語，在微生物中可說是不適用的。

全世界的微生物，據科學的發見，統計不下數萬種；但有一萬種的疾病，其微生物在現在還不能知道呢。

去除鐵鏽最簡單的方法，只要在鏽上撒以食鹽，再以檸檬汁潤之，而曝於日光中，那便好了。

蛋殼已碎的蛋若要保存數日，可率性將蛋搗碎，置於杯內，但不可把蛋黃弄破；然後再於蛋上注以清水，直至遮蓋蛋黃為度，那末便可無患腐敗了。

美國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近建一高至五十英尺的寒暑表，溫度數目，則在木板上以電光顯示之，聞在一英里外也可看見云。(V生)

偏激

俄國萬雷薩夫著

濟之譯

一

那天晚上我們聚坐在一起。屋頂上雨兒在那裏打鼓，花園喧鬧起來了，在上面牆那裏又快又均勻地滴著水點。外面一切都溶合在騷亂的喧聲裏去了，而裏面大廳裏却顯得特別寂靜。爐火已熄滅了。

舒拉緊依在母親身傍。母親撫摸她的頭，憂憂愁愁地說着道：

『我們那個日莊每年進款越來越少，田地典了又典，連銀行的利錢都給不起了。現在祇靠著爹爹得了一個差使。可是要走到二百里路外的波茶司克去。人家不定幾時肯給假，一個人孤孤單單地住在那裏。……他自己可是眞不願意去呀！昨天他對我說：「我一到波茶司克去，——我幾時再看得見我的舒拉她那小眼兒和嫵媚的臉兒呢？……」還帶著韻兒：「小眼兒——嫵媚的臉兒」……』她微微含笑着。

『媽媽，做什麼爸爸要出去呢？』——麗薩帶著匆遽和哀求的神氣說起來，——『你說是錢少。那末我們可以吃黑麵包，用不了白麵包。並且爲什麼我們要吃餡兒餑餑呢？就是沒有餡兒餑餑也可以，也不壞呀。……這些錢都可以積存起來，那末爸爸簡直就不必出去了。』

『這些都沒有多大幫助。……現在你進中學堂去了，米卡過了三年也要進大學了。舒拉又在那裏長大起來。一切都要用錢，錢……不吃餡兒餑餑是存不了多少錢的。』

母親凝想起來。大姊卡姬在機器上縫衣，平勻的機輪聲很寂寞的在大廳裏響着，並不和窗外的風雨聲攙在一起。

『他這是怎麼總在自己書房裏坐着？……瓦西里阿歷克謝維奇，來呀，到我們這裏來！』——母親喊着，——『這到底是怎麼會子事情！一共衹剩下一個禮拜啦，你總老在自己屋裏寫著字，還來得及呢。』

父親咳嗽了一下，立起身來，無精打趣地走進大廳。他那瘦弱的臉帶著累乏的神氣，眼睛老是發暗，而且帶著掛慮。

『真是，簡直看不到你。那怕同我們坐一會兒呢。』

『要算一算六月裏的賬目。……啊……，雨呀，聽見沒有？——老是下着下着！……這已經連着下了五天了，田地的麥穀完全要爛了。』

『晴雨計上怎麼說？』

『唉，什麼晴雨計！』——父親一無希望地搖着手兒，坐在躺椅上面，抽起煙捲來了，——『唔，你望著做什麼？』——他很和藹地對舒拉說着，輕輕兒在她身上搔着癢兒。

舒拉縮做一團，握緊着父親的手，同麗薩對看了一下。

『爸爸，我要給你說啦？』

『唔，你給我說些什麼？』

『我知道故事呢。』

『故事？……講吧，講吧！』

舒拉含着微笑又望了麗薩一下。麗薩臉上微微發紅。

『是麗薩教給我的。』

『是麼？唔，坐在我身上來講吧！』

舒拉爬到父親的膝蓋上去，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同麗薩對看了一下，含著笑理著自己衣裳的前部。

『有這麼三個姑娘……小的姑娘兩個姑娘有媽媽，還有一個姑娘是……是……什麼？……就是她沒有媽媽。小姑娘要是沒有媽媽，那就叫做……這個……』

『叫做孤女。』

『是呀，孤女。唔，好了。兩個姑娘是不好的，可是媽媽愛她們。……』

舒拉不慌不忙地講着，嘴唇上帶着不大露出來的微笑。可是媽媽却著急得很。她把一雙注意的眼光不住地釘在舒拉身上，每分鐘總預備去幫助。但是舒拉那方面的事情却很順遂。

父親帶著輕笑聽着，一面還弄着錶上的小鑰匙。

『她就跳舞着，跳舞着，偶然丟了一隻鞋子。國王看見了，——這是誰的鞋子呢？瑪塞慈卡一下子就很快的回家去了。……』

『舒拉桑特里翁納』——麗薩趕快插上去說。

『桑其……里……』

舒拉不言語了。

『麗薩好不好，不如讓我說「瑪塞慈卡」？——「西爾其里」……』

『你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罷，這都是一樣的，』——父親贊成她的話，——『唔？』

『國王取了鞋子，看了一下。……鞋子是真好呀！國王就說：那個姑娘穿着正合適的……這個姑娘就是我的媽媽。』

『妻子，是不是？』——父親微笑起來。

『是的，是的，妻子……！那時候兵士們就出去，走出去走。……找到了一個姑娘，——就是那個壞的姑娘，——可是她的脚指不合適。媽媽輕輕對她說：把自己的脚指砍去一段罷，唔！好了。國王來了，一看，——鞋子正合適。忽然……』

舒拉的臉上蒙着得意的微笑，眼睛笑得狹窄起來了，

『忽然天鵝飛來了！飛着，飛着，搖着翅膀……大家都懼怕了：什麼事？那些天鵝一面飛着，一面唱起來：

國王，國王，看呢：

脚指上流血呢！

國王一看，——「不錯！……啊，原來如此！唔，去你的罷！……」』

我們大家哈哈大笑起來。舒拉頓住了，很驚奇的望着我們；她完全料不到有這樣的笑樂。父親抱著她，連連的吻她。

『啊，你這個舒拉，舒拉！』——他哈哈笑起來，——『去你的罷！好——極了！……哈——哈——哈！……』

忽然從外面傳來一陣在窗上擊打的銳利而強烈的聲音；框上的玻璃抖動起來。大家都不言語了，互相對望着。又擊打了一下，又一下，——越來越勤，還越強烈了。

父親驚疑不定地立起身來。

『這是什麼事？』

我們趕緊走到前室裏去，我把窗一開。一陣潮溼的冷風衝到我的臉上來；深黑裏一個人也看不見。

『那是誰？』——我懼怕地喊着。

嘆息的聲音從黑暗裏回答道『少爺，我是磨房裏的阿萊施卡，趕緊放我進來，喚一聲老爺！』

我們開了門。阿萊施卡走將進來，——臉色發白，形狀慌忙；他赤脚着，沒有戴帽兒，溼淋淋的布衫黏在身體上面。

『老爺，救一救罷！我們要淹沒了。』

『什麼？「我們要淹沒了」？怎麼會子事情？』

『水從壩上衝過來，——抵擋不住了！郭洛其柴都滿了水，一直到磨房底下，眼看就要把房子衝掉了。……主人派我到你府上來，可以不可以叫你這裏的人去幫幫忙。……這是怎麼辦呢！』

『啊喲，這怎麼辦呢！』母親嚇得畫起十字來。

父親咳嗽着，皺皺眉頭，他着急的時候總是這樣的。

『這是怎麼會這樣的？』他問，『壩上的閂兒你們抬起來了沒有？』

『還沒有啊！但是誰知道呢？以前水來得很少，——以爲總來得及放下並且在磨麵的時候做什麼要把水放掉呢？忽然一下子衝出來，——多了四分之三！……聽說上面的磨子弄壞了。』

『米卡，快去把工人喚醒啦，』母親對我說，『啊喲，啊喲！這眞是不幸的事情！』

『還對他們說，把篙和繩子拿著，』父親說。

阿萊施卡跨著兩脚，站在那裏，摸著深汗衫裏面的肩骨。

『老爺，你叫他們坐著車去，』——他說，『步行現在是走不過去的了，各處都滿著水。』

我跑到院子裏去。天色黑得很，花園正在那裏怒吼，雨點猛擊屋上的鐵頂，風兒在空氣裏喧鬧着。周圍一切都極特別，而且恐怖；在狂暴而寒冷的黑影裏隱着呻吟，喪亡，死滅。……

我跑進工人們睡宿的馬號裏去，摸索着找到了我朋友格拉新的鈎床，喚叫着他。他睡在那裏，彷彿被殺死了似的，我用力的推他；他許久時候一點也不明白什麼。

『格拉新，快起來啊！磨房裏遭水了，——快一點呀！』

『遭——水？』

格拉新打着呵欠坐起來，用兩手搔着頭。

『快一點！格拉新！否則，等你們預備要去的時候，人家都要淹死了。』

『也許不會淹死的。……喂，兄弟們！起來罷！……謝卡爾奇！……』

屋隅裏轉動起來。

『什麼事情？』工頭佛拉司應聲着說起來。

『到磨房裏去呀！……起來罷！……』

『到磨房裏去？』——佛拉司睡夢裏喃喃地說着。

『唔，起來罷鬼！……睡得這麼結實！』

格拉新跳到地板上面，屋隅裏移動得越發利害。有一個人從黑暗中很嚴厲地問道：『到那一個磨房裏去？』

我生氣得喊道：『究竟起來呀！磨房裏遭着水了。……快一點！一所磨已經衝去，郭洛其柴全都滿著水啦。』

工人們這纔起來了。

我對佛拉司說明了篙子和車輛的事情，便跑回家去，到樓上自己的屋裏去。我在黑暗中摸到了長靴和大衣，帽兒却沒有。我記起牠放在大廳裏窗上。

『米卡，你到那裏去？』——我跑到廳裏去取帽子的時候，母親喝起來。

我匆忙地回答道：『到磨房裏去，同工人們一塊兒去！』

『你又要想花頭了！你打算淹死呢？還是要遭涼？不，不要胡來啦！你也不想一想！』

我止住步。

『唔，媽媽，讓我去罷！』——我帶著頹喪的口音說，——『你不是把工人們也派去了呀！』

『不，不，不，不要想工人們——又是一件事情了！』

『我泅水比他們那個人都泅得好，我昨天同格拉新奔到……

……』

『不行，請你不要這麼幹罷！不行就是不行。這種事情可以不必講了。』

父親從書房裏走出來。

『什麼事？什麼事？』他問。

『小事情：米卡要到磨房那裏去。』

父親皺起眉頭來了。

『你在那裏有什麼用處？不要這麼幹，求求你！沒有你在那裏，人家也弄得好的。最好趕快去睡覺罷：已經十二點多鐘了。……睡覺，睡覺，小孩子們！到時候了！』——他對姊妹們說，——『遼你這個小東西還沒有睡麼？唉，你這個小東西！立刻大家都到牀上去！開步走！……一，二，三！』

妹妹們告了晚安，都走了。父親同母親兩人到書房裏去了。我在空虛無人的大廳裏站立了一會，便無精打趣地走到自己屋裏去。

在半明半黑的前室窗傍輕輕畫出一個不大的影兒。我一看：原來是麗薩。她咬著抖索的手指上的指甲，用一雙緊皺而發光

的眼光注視着我。我們倆的眼光相遇了，我無緣無故的止着步。

「來——卡！」

「什麼？」

「米卡，你……到那裏去麼？」

我嚴澀地答道：「你沒有聽說爸爸不許麼？」

「我不知道……我……」——麗薩含懼地回望了一下。

我忽然生氣起來。

「你什麼！」——我喊起來，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做什麼你在這裏站着？快一點鐘了，早就應該睡覺了！我要對爸爸說，你在這裏……晚上……」

我忽忙地出去了。

二

我走到樓上屋裏去的時候，心兒擊動着，膝蓋抖索着，並且灣下去了。我在屋中站了一會，走近窗傍，把窗一開。風兒把小雨點送到我身上來；天色深黑，覺看不見喧嘩在窗前的樹葉。我從窗上探出身子去，望著左面的院子。

黯淡的燈光在黑暗裏搖曳不定；飛搖的光一會兒射在馬樹上，一會兒射到身的後部，一會兒却射在工人陰鬱的臉上。風吼裏攙和粗厲和困睡的人聲和興奮的馬嘶聲。我的心裏生出一種驚擾不安的情感，我貪心地觀看着他們聚集出發的情形，竟抖索得越發厲害了。

工人們都裝束齊全，燈光搖得更加快，發出驅喊馬兒和車輪的聲音，一切都隱滅在黑暗中了。我的心落下去了；我忽然停止抖索，驚擾也過去了；便帶著惡劣的心緒離開了窗子。

神氣懨懨的展開了一本芮蒙托夫文集，打算讀一讀。這是我最愛的詩人。

離別和相見的時候
他倆兒既無樂，又不愁，
他倆兒將來並無希冀，
他倆兒過去毫無憐惜。

唉，如何無意思，如何平淡而且無用呀！……我帶著嫌惡的神氣把書一闔，重新探身到窗外去。

雨總還在那裏下着；樹兒在風下搖動著，並且呻吟起來。在風雨的喧聲裏我覺出一種遙遠的，恐怖的呼號，爆聲和轟響。

院子裏聽出一種匆遽而在泥塘裏濺拍的馬蹄聲。只得匆遽

的聲音喊道：「米可拉去向司鐵彭司鐵彭南奇取櫓兒來要用船呢！」

我的心快樂得跳躍起來；那是格拉新在那裏呼喊呢。他正從那個在狂暴的黑暗裏沸騰着奮鬪和工作的地方走來。在心靈裏又有點兒動起來了，以前的抖索又跑到背上和肩上來。院子裏燈光又閃耀起來。聽見格拉新同守院人尼可拉爭論的聲音。

「惡鬼！」格拉新用惡狠狠的聲音說着，「一個人擺佈不了這隻船！尤其在這樣的時候！……櫓兒我還從沒有在手裏取過呢！」

那在心靈深處不堅決地抖索著的那股東西，忽然像巨浪似的湧將上去，快樂地佔據了心靈。我趕緊穿上大衣，制帽，從窗裏爬出去了。手脚在又滑又溼的平板上面溜過，下層樓的窗戶在眼前閃過，我就墮落在窗下丁香樹棵上。

我一面把觸傷的溼手在大衣上擦了一下，一面走近正在爭論的兩人身傍去。

「你們講什麼事？」——我問格拉新。

「惡鬼，混蛋！你聽著，去呀！膽小的人！……難道叫我一個人擺佈那隻船麼？」

「對你說啦：太太沒有命令我離開院子，」尼可拉怒喊起來。

「『太太沒有命令』！……這樣害怕，這樣膽小，藏在狗舍裏去了！」

「唉，你理他呢！」我帶着輕蔑的神氣喊起來。「格拉新，同我一塊兒去罷！」

「喔——喔？」格拉新高高興興的答應着，「還是少爺！……去罷！」

他把櫓兒扛在肩上。我們跑到花園那裏去了。

我們拖泥帶水的走著，穿過了菩提樹中的小徑，爬過籬笆，順着又巉又滑的斜面上跑到河那裏去了。

水高出平常的岸線有兩丈多。遠遠裏在黑暗中間，一所傾斜而半沈的浴場黑漆漆浮在水上。

「唉！……把橋都沖掉了！」格拉新伸著身子，站住了，「快要輪到船了！」

他把櫓兒往地上一扔，搔起後腦來。

我彷彿喝醉了酒似的，一切都在眼前傳播得又容易又混亂，弄成得又普通，又輕快。分開我們同船的那片水面積很大；我的

手自然而然把衣裳從身上剝下來，我就奔下河裏去了。在水裏我的胸脯冷得收縮起來後來忽然全身都燒熱了，彷彿燙在開水裏似的。我把浴場傍邊的小船解了繩子，便帶著他泅到岸傍去。

因爲寒冷和驚擾的緣故牙齒擊打起來，我趕緊穿上衣服。樹兒已經不在風裏搖動了，星兒從擊散的黑雲裏輕輕兒閃耀着。我們坐到船上，我使著櫓兒，行到河的中心去了。河水載着我們，疾馳下去。

黑暗的花園，隨着輕微的怨聲擺脫着雨點，很迅速的往後退走；火光在樹枝間閃耀了一下，不久就消滅了。深沉的黑影攻襲到船上來。沿岸淹沉着的樹梢在水面上微微兒露着。黑沉沉的水在我們身傍激烈地流着。

格拉新低着頭，一動也不動地坐在船尾上面，用兩手抓着船舵。我却非常的高興；彷彿有一種旋風擒住我，我便醉沉沉在其中翺飛着；那置諸腦後的禁令和我搖動的態度早就看來又小又空的了。水在船頭附近沸動着，櫓兒灣曲了，在我手底下裂響着，船兒和燕子似的飛行着。

格拉新說道：「郭洛其柴被水淹沒得眞糟！……我們走到那裏，馬兒不肯走了，祇能縮回去。兄弟們都從泰達闊夫司基大道上抄過去，到橡樹林那裏去。……」

從黑暗的遠處極明顯地傳來穿着壩奔放的水吼聲。格拉新抖索了一下，搖起腦袋來。

「嚇，這麼洶湧！」——他傾聽着，含哭地說起來，——「一會兒把我們銜到壩上去，那時候就留神着一下子就沉到水底裏去了！」

我笑將起來。格拉新繼續來恐嚇我：

「可是河神在水底裏坐着等候……祇要一抓着腿，——哈，哈！……那時候你還要笑呀！」

我不由得奇怪起來，——難道格拉新以爲我還有點害怕麼！不但如此，我還可惜四周圍竟很少危險；我還打算駕着快船，一直駛他到壩上去呢。

河流往右轉去。我們繞過了河灣。流下來的水聲出人不意地在船頭上響起來，雖然離壩還有四分之一俄里路的遠，在黑暗裏樹林邊上遠遠兒閃耀着明亮的燈火。從水聲裏傳進悲哀的婦女的號哭聲。

「兄弟們也走過來了！」格拉新望着黑暗裏，說將起來，「唉！房

子已經衝倒了！……靠到岸上去罷！』

我們橫斷着河流，駕船到水浸得極深的岸上去。壩傍以前本來有一所房子，現在河流正自由地洶湧着。黑沉沉的水積住在院內的側屋下面，打着石灰似的浪闖進「碩果僅存」的小屋的窗裏去。

三

工人們剛纔走到，一面輕聲說着話，一面從車上爬下來。磨房主人朝着他們奔過去了。

『弟兄們看呀看呀！』——他哭起來，溼淋淋的頭髮在死白而肥胖的臉上抖動着，——『水衝得這樣，——一點也不剩！……房子呢，你們看——竟沒有啦！全都衝倒了。……你們是我的恩人！到了死的時候了！』

他赤着脚，腰帶也沒有繫，在工人們周圍忙亂起來，還用抖顫的手指着磨房。

『小孩子們都救出來了沒有？』——佛拉司一面脫着灰色的衣裳，一面嚴聲問着。

『託上帝之福，小孩子們都拉出來了！可是財產都留存那裏，

……牲口全在那裏。還有箱子，——兄弟們，有七十塊錢在裏面呢！……一隻猪還在外間裏留着呢；聽着，正在那裏急喊！』

工人們遲疑不定的在車子附近旋轉着，還解着繩子。

『啊喲，我的老天爺呀！……』房主人的妻子傴着背坐在包袱上頭，很悲痛的發哭起來，彷彿秋風在煙囱裏怒吼似的。

工人中一人名叫阿非諾更，是高身的農夫，生着一付帶着痘斑而且驕傲的臉兒。他忽然抖索了一下，把解開的繩兒往車裏一擲。

『唔，弟兄們，動一動呢！』他喊着。『拿起船篙來，站着做什麼？……那邊看呀，格拉新駕着船來了！……』

我們駕船到光明的圈兒裏去，漸漸兒靠近工人們那裏。

『啊，連少爺也來了，——眞是好漢！』——阿非諾更不經意的望了一下。

我發出一種驕傲而且快樂的微笑來，但是因爲他那種不經意的眼光，微笑竟成爲一種不合適的訕笑了。阿非諾更跳上了船，向磨房主人喊道：『伊溫南奇，同我們一塊兒坐上去指出來，箱子在那裏。』

伊溫南奇趕緊坐到船尾上來。

『唔，少爺，駕到屋子那裏去罷！』——阿非諾更指揮着。

我就搖起櫓來。

『看呀，弟兄們，壩在那裏破裂呢！』留在那裏的工人們中有人很膽怯的說着，『祇要一破，——連船帶着你們大家都要給衝走了。』

我斜望了阿非諾更一下，笑將起來。

『你怕什麼？也決不會把你衝走呀。』

『把繩子繫在鐵環上面防着意外，並且把繩頭拉好着，』——阿非諾更說。

把繩子繫好在船頭上面。我搖着櫓兒，便駕到小屋附近去了。阿非諾更同着伊溫南奇和格拉新兩人奔到前屋裏去。我一個人留在船上等候着。

燈火光橫躺在水裏，成爲一條黯淡而細碎的帶兒。黑漆漆的一羣工人在那邊水灣上站着，不動也不言語。天上黑雲業已散盡，東方發着亮來。從小屋的角隅那裏傳出一陣陣從壩裏衝出的水吼聲。我的船搖曳得十分平勻，有時候還擊撞着屋牆。

忽然在什麼地方，——我來不及設想是在什麼地方，——發出很不明顯的破裂聲，以後很沉重而且長久地嘩拉一響。我覺得把我和船都拉往什麼地方去了。……

『噢噢噢，……拉住啦，拉住啦！』

船兒很奇怪的跳躍起來，忽然劇烈地把我震蕩了一下。我自然而然的用手緊拉着板凳，眼前閃耀出灰色的天來，——周圍的一切帶着洪響的吼聲，旋轉起來。巨大的水流把我抓住，馳往某處深淵裏去。我喝了幾口水。……

忽然我覺得我躺在一種柔軟而且光滑的東西上面，田地因爲恐怖的轟聲竟抖顫起來。周圍水已經沒有了。工人們都跳到我面前來。船也傾倒在傍邊污泥裏。發出一陣快樂的語聲：『啊嚇！拉住了！沒有衝走！……』

我一言不發地望着那條河。水的猛勢傾塌了壩的一半，在中途衝壞了磨輪，還把草堆房動搖得很利害。木塊，乾枝和車輪的碎片在壩後黃水沫的大圈兒裏洶來洶去。水很猛烈地從裂開的隙口裏流着。

短小肥腫的費道西顯着愛心，對我望着，很驚疑的說道：『我們的少爺竟沒有沉到水底裏去！我一看見壩傾壞了，——唔，我想我們的少爺終要送命！那地方很深，——以後終是找不到的。我拉住繩頭自已心想：船或許可以救起，至於我們的少爺是找

不到的了。現在看他——他呀！還完整着呢！

『眞是罪孽呢』佛拉司嘆氣起來。『少年人就這樣壞了！……啊，上帝呀！』

我搖頭笑起來了。『唔，對於這些事情有什麼可講的！沒有衝倒，完整着——還有什麼呢？這麼站着幹什麼？應該做事情啦。』

那時候我瞥見阿非諾更的臉容。他帶着在稀鬆的鬚下輕微而顯不大出來的微笑看着我；人要是看自己被救出來的小兄弟，終是這樣露着微笑。阿非諾更走到我面前來。

『唔，少爺，你現在回家去罷！你看，這樣溼啦：一根乾線都沒有。又冷得很。並且父親又要生氣；也許沒有問明就出來的麼？』

我很快樂的微笑起來。

『讓他生氣罷！……並且我也並不覺得冷。』

但是這是不實在的：我抖索得彷彿犯着瘧疾；溼透的大衣駝背似的擁在肩上，汗衫黏在身體上，很不舒服。

阿非諾更，佛拉司和伊溫南奇討論現在怎麼辦法。有些工人們聽着他們的話，插進自己的意見，有的人望着那黑黃的水帶着吼聲從壩上破裂的地方流過。伊溫南奇的妻子孔特拉其夫納一言不發的坐在包袱上面，用眼淚流得紅腫的眼睛冷淡地釘着她丈夫。

天已經很亮。朝霞耀得越發顯明，從東方吹來一陣寒冷的晨風。我站在當地，對衆人望了一下，便走回家去。

現在不必再繞着道兒走。在磨房和我們的莊院中間底一片草原上面，——在郭洛其柴那裏，——水都退盡了。我通過了這個草原，便順着大路走到山上去。在半路上我回望了一下。朝陽的斜光線在水塘上和又溫又發光的草原上快快樂樂的游戲。黃鶯拉着腔調在草原後橡樹林裏呻吟着；雲雀在天上響叫起來。

磨房附近正沸騰着親密熱烈的工作。阿非諾更和格拉新兩人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闖進草堆房裏去，那橫衝直撞的水正用全力攻擊那間房子。那所堅固的木頭房子我覺得已經有好幾次顯然抖動着，可是從天窗裏總還飛出麵口袋來，用弧形從水流上拋投到岸上去，放出白灰的團來。其餘的工人都渡到河的對岸去，竭力去舉水閘，以救壩的完全部分。

我現在走開，覺得有點發愁而且慚愧了。打算回頭走。但是已經很晚了，家裏要留意出我來。我就往下走去。

從山上迎面跑來穿着黑衣的一個低身肥胖的人，我很不安

的望着那個人匆遽而且粗拙的舉動。

『這是誰呢？』

那個人越發走近了。我抖索了一下：這是母親……

她那稀鬆的頭髮在頭巾底下透露出來，溼浸浸的髮縷披在臉上；大衣是溼的，滿着汚泥，臉兒因爲長久的恐慌難看得很。我不安地站住了。可是她還在爛泥裏滑走着，在水塘和泥濘裏跑過來，用一雙快樂得笑迷迷的眼睛釘看着我。

我跳了兩步，到了母親面前，拉住她的手。她很命的把我抱在胸前，速速的接吻起來。

『啊，老天爺保佑呀！』——她說着，並且在深深的快樂裏抬眼向天，開始祈禱起來；臉上流着粗圓而光明的淚珠。

四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

屋內佈滿着從窗簾裏透進來的陽光金黃色的微影；蒼蠅帶着響聲，擊着玻璃。屋裏十分寂靜，從車房裏傳來擊打鐮刀的平勻的響聲。

我從牀上跳起來，很爽快，睡得也很足，把衣裳快快兒穿齊了。起初兩三分鐘我差不多不記起昨天的事情；心靈裏又快樂，又輕快，頭裏的回憶已一掃而盡，差不多不爲意識所佔據。我剛一洗臉，忽然憶起所發生的事情，有一點不舒服起來。自然母親決不會對什麼人說出來。但是知道我夜間的旅行的不止她一個人；還是管家婦李巴妲也夫娜通知給她的。但是李巴妲也夫娜這個人舌頭很長……不過我的驚擾態度立刻就自己散盡了，所以我往樓下去的時候，仍舊帶着一種光明而且十分快樂的心情。

朝茶已經喝完了。卡姬在垂熄的火壺面前等着我，用針子在那裏編結什麼東西。她用長久的，正經的眼光朝我看了一下，一言不發地把眼睛垂到結物上去了。

我問現在磨房裏情形怎樣。她勉勉強強的回答着，給我倒起茶來。忽然從隣室裏，在母親睡覺的那間屋子裏，傳來一陣引長的呻吟聲。

我很不安的靜聽了一下，便對妹妹望着。她繼續一言不發地編結着物件，不過她的嘴唇悲哀得咬緊起來。

『卡姬，這是什麼？』我問。

她輕答道：『媽媽犯着風溼症呢。』

我的心很不爽快地緊皺起來。卡姬坐在那裏，帶着又似悲愁又似泣意的神氣傴身對着自己的織物。

『這樣利害還從來沒有過呢媽媽哭啦，』她接下去說，並不抬起眼睛來。

這麼說，悲傷實在是忍耐不住的了：我們曉得母親的眼淚祇是爲着我們。

父親從臥房裏出來了，皺着眉頭，態度非常頹喪。他很冷淡的對我望了一眼；便走到自己屋裏去了。我立起身來，蹓到臥室裏去。

母親躺在牀上，在緊閉的嘴唇上露着又慚愧又悲哀的微笑。李巴姬也夫娜一邊嘆着氣，一邊忙忙碌碌的弄正她的枕頭。聞得出碘酒的氣味。麗薩站在窗傍，一面斜望着母親，一面嚙着指甲。我同她兩人眼睛對遇了一下。她含懼的把眼光抛到一傍，縮起身子來母親很親密的吻我。

『唔怎麼樣，寶貝兒你自己覺得怎樣？』

『我？……沒有什麼……』我喃喃說着。

『你看沒有什麼？也許……，喔喔喔！』她忽然呻吟起來，緊咬着嘴唇。『李巴姬也夫娜，把那個封糊着的盒兒遞給我！』——她一面歎氣，一面說。

我站在那裏，垂頭喪氣的從室內出來了。

我坐在樓上自已屋裏的棹傍，用兩手捧着頭。唉，我做的是什麼事情呀！……

昨天是什麼東西把我搬到磨房去的呢？我在那裏有什麼用處呢？憶起快樂的沉醉底濃霧來。憶起河流如何在自由馳行的船兒附近沸騰着，憶起阿非諾更如何對我微笑。那時候我很高興，很願意使阿非諾更和一切人都看見我如何勇，但是這時候……站立在我面前的是母親的臉兒，昨天的臉兒是充滿着愛情和幸福的快樂的，今天的臉兒却是死白而悲痛的了。還沒有一點責備，沒有一點怨言，更沒有一點諷刺！

扶梯上傳來一陣匆遽的步聲和劇烈的咳嗽聲。我呆住了：來的是父親呢。

他進來了。我立起來預備請安但是父親彷彿不理會似的，走到棹傍，坐在躺椅上面。

『我要來同你說幾句話，』他說着，微微兒歎着氣；還從棹上取了一根鉛筆，在手裏轉動起來。『你昨天晚上到磨房裏去，有沒有這件事情？』

他帶着渴望的心情，從眼鏡上面對我釘看了一下。我輕聲答道『是的。』

『那末這是對的？……可是我，在人家對你提起的時候，起初簡直不願意相信。怎麼，現在人都獨立起來了麼，啊？』

我默不出聲。

『那就是說，父親和母親都禁止，都於我們毫無關係麼？現在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啊？是這樣麼？初次偏激的性情，——還能想到別人麼？不管母親在污泥裏如何滑跌，一切都不管。……於我有什麼事情呢！』

他把鉛筆放下，在屋內踱起步來。

『唔，現在你可稱心了，你去聽一聽母親痛得如何哼叫。……可是因此我們却把磨房家的小猪撈救起來了！』他苦笑着。

我總是不言語。父親也靜默了一會，繼續在屋裏走着。後來又說起來，彷彿自己同自己討論似的。

『竟被吸引得到這種地步，竟把一切忘得精光！那怕稍爲，那怕稍爲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事呢！初次的偏激，一種瘋癡的偏激！那怕你就想一想這層：你在那裏能有什麼幫助，——你還是個小孩子呢！那邊有的是強壯有力的鄉人！要是你遭了冷，得了傷寒病，難道算是好麼？你要躺三個月，落在同學們的後面，明年又不能不留級了。如果祇是傷寒病，還得感謝上帝呢！要是你溺死了呢？我們的憂愁，我們的眼淚你看得不值一錢麼？』

他站在我面前。

『你不要忘記，在我們家裏祇有你一個人。我同母親年紀已經老了。不定今明天就要歸天，——那些姊姊們要交託給誰呢？在你身上還負着神聖的責任，你沒有隨意對待這種責任的權利。』

父親完全安靜下去了；他的聲音漸漸兒柔緩並且和藹下去了。但是很奇怪：當他來時所遇到的我的心緒越往下越發飛散盡了。有一種難受而且不舒服的東西在我的心靈裏動起來了。父親做了一個舉動；大概他打算擁抱我，吻我，他大概等着我說出懺悔話來。我一步步的跨走着，抬着眼睛，——忽然覺得在眼睛裏說出不意的冷淡而惡毒的火光來。

我很快的把眼睛移到一傍去，咬緊着嘴唇。不知道父親注意出來了沒有。他很和藹地把手按在我肩上，說道：『唔，現在也不再來同你爭論了；祇是請你以後永遠不要這麼做。我明白你所做的並不是壞心；但是那怕稍爲想一想你所做的事情呢。』

『我並不錯！』——我忽然垂着眼睛，嚴澀地咕嚕起來。

父親垂下手去。

『並——不——錯呀？……』

我站在那裏，總還帶着不滿意的態度，咬緊着嘴唇。父親用變換的聲音問道：『你自己，——米卡，——還不認錯麽？』

『不！』

『呀，那就是別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別一件事情了！這樣說，也就不必講什麽啦。……』

他回轉身來，出屋去了。

五

我一動也不動的站着。發生了一種出於尋常的可恐怖的情形，竟連名字都找不出來。……『沒有錯！』不對，我是有錯的，我覺得自己是有錯的。一種無意思而爲我自己所不明白的偏激性情脫出了我這個愚傻的『不！』字。

我慢慢兒走上樓去，從花園裏到田地上去。

腦筋裏糊塗得很，心兒彷彿一塊死東西似的懸掛在胸內。輕浪在金黃色的燕麥上面跑過，毫不注意於我；野菊花很孤單的站在分界的地上；燕雀在天上也很孤單的響叫起來。我從傍面看着自己的行爲，我覺得我做這種事情，都是出於尋常的。忽然我發生一點意思。

上帝，我還要怎麽樣呢！快點兒去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麽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就請恕罷。……

『不』——一種不滿足的聲音在心窩裏發響出來。

那種惡意的，執拗的情感和那時候一樣，一下子又把我佔據住了。……

薄暮的時候我回到家去，那時候晚霞已經照盡，工人們正去做夜工。

我在花園裏家門前止着步，往窗裏一望。大廳裏正在晚餐。聽見刀叉的響聲和輕微的語聲。我看見父親坐在窗傍，背對着我。我等候起來。後來椅子動了，父親立起身來。妹妹們走到他面前去告辭。他都給她們畫了十字，一個個的親吻。

我覺得我老用一種堅定而且惡意的眼光釘住父親。我不由得恐怖起來：對於他竟有這樣的情感呀！

大廳裏靜起來了。我等了一會，纔很謹愼的走到自己屋裏去。但是母親還沒有睡。我走過圍廊的時候，她喚了我一聲。沒有法

子啦；我屏着氣息，走將進去，竭力不去看她的眼睛。

她躺在牀上，手紮着繃布，靠在枕頭上面；我覺得她的臉在這一天裏瘦得多了，眼睛還大起來。

『聽着，米卡——……』她開始說。同時還很注意的望着我。

我向一傍望着，但覺得她的眼光，憂愁而長久的眼光，總在我身上注視着。她不說話了一會。

『你一定已經求過爸爸的饒恕了？』

我咬緊了嘴唇，皺着眉頭，說道：『沒有。』

母親默然注視着我。

『並且我也不知道叫我求什麼饒恕，』——我忿然說。

『我的寶貝，你這是怎麼啦？』她很悲痛的問我，『你真是要把他氣死了！他走到我那裏來，——我簡直不認識他了：毫無人色。……這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是爲着他和和藹藹的責備你不聽我們的話麼？爲着這個麼？那末父親難道連這一點都不能要求麼？或者你現在把自己認作獨立的人了麼？我的寶貝，你現在一共纔十五歲呀！』

我不說話。她的眼睛望着我，露出悲痛和責痛的神氣。

『是的，也許我還要求恕去！』——我輕聲說着。

母親很輕鬆的嘆了一口氣。

『唔，去呀，寶貝，立刻去，不要遲延到明天。上帝與你同在呢！』

我就出來了。

父親的書房裏燈光還亮着。我輕輕的執着門環。

但是過了一分鐘，我已經坐在樓上自己的屋裏，偃着身子，很嚴澀的望着屋隅：我並沒有跨進父親的書房門；以前那種黑暗而爲我所不明白的力量惡狠狠的把我從門限那裏推開來。現在我到底覺得自己是罪人，——積案而不能懺悔的罪人了。但是我並不恐懼；我很殘忍地咬着嘴唇想道：『隨他去罷！』

在我面前站立着母親溫和而哀求的臉容；聽得見一切責備和忿恨的言語……『唔，怎麼樣，隨他去罷！』——我嚴澀而且忿恨地想起來。

六

明天早晨我下去喝早茶，除母親外大家都聚齊了。等到我一進來，談話就中斷。父親抬起腦袋，帶着冷淡的驚奇心，用眼光打量了我一下，彷彿有點疑惑，——這個不相識的人在這裏究有什麼用處？我皺着眉頭，同什麼人都不問安，就坐在棹傍。

父親回轉身去，咳嗽了一下，便取起自己的茶杯來就喝。

早茶在完全靜默裏經過了，卡姬坐在那裏，又嚴澀，又悲愁，一動不動地望着棹布。麗薩發愁得不作聲。可見她們兩人已經一切都知道了。舒拉連她都默着，驚疑地望着我們。

父親喝了一杯茶，立刻就走開了。靜默還沒有破。大家都默着從棹上立起來。我走到麗薩面前。

『麗薩，你願意到狠坑去麼？今天他們在那裏搬柴捆，——有我們的工人，還有柴巴基夫家的農夫。』

我竭力用一種極平常的聲音說出這些話來，但是結果還是很不自然。麗薩望着我，帶着又發愁又順從的態度。

『去罷。』

我們就穿過花園走去。我一邊走，一邊吹哨，用手杖去觸野菊花的頭。麗薩一聲不發的並肩走着。

『米卡！』

『你有什麼事？』

麗薩又膽怯又艱難地說道：『米卡……對爸爸去請求……饒恕……』

我皺起眉頭來。

『饒恕？這是爲什麼？』

她不說話。

『人家既沒有請教到你，請你不必管這些事罷！』

麗薩把頭垂得更低。我從新開始用手杖擊打菊花的頭。

『米卡，你求一下饒恕罷！』——她輕聲說着，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我。

我很生氣的聳着肩膀，走得愈快了。

在其餘的一道上，我們沒有講過一句話。有一種什麼東西忽然把我們互相隔開了。

自從這個時候起，我完全沉默起來了。現在在我那方面，一個人也沒有，我祇剩一個人了。

這樣延着日子……我所處的完全是孤單的境地。不但是周圍一切人，連我自己的意識都反對我。不過有一種爲我所不分明，而且不能了解的力量，在意識底下的深處，好比捩緊的發條一般，在那裏用力的跳動罷了。這種力量引動着我，指使着我，——却靜默着。但是理性正又明顯，又嚴重的對她發出責備的判決書，我也絕不能出一言以作辯護。不過完全一樣的！這種力量是惡的呢，還是善的，——他總比我貴重，我絕無反顧的隨從着

他同他一塊兒反對一切人。

父親對我所持的態度彷彿並沒有注意着我的存在。母親被風溫病拘禁在牀上，竟不出臥房一步。在卡姬那付美麗而且永遠平安的臉上，我看出一種無可饒恕的責備我的神氣，彷彿覺得即使我要死去，她的臉永不會抖索一下。我帶着挑戰的態度去容納這種關係，並且迎向前去。但是現在，我同誰遇見時也覺得難受呢！那是同麗薩她：那付死白而悲痛的臉，老帶着一雙發愁的眼睛，朝我望着，露出一個沉悶的問題來。……可是這個問題我是不能够解決的。

有時候覺得彷彿我心裏明顯了好些，我就從傍面觀察着自己；那時候我就奇怪起來，——是我在那裏活着，是我在自己身體上行動麽？在這些時候我就覺得父親瘦得利害，在他的眉毛中間顯出一種以前沒有的皺紋來。我心裏就動了憐惜他的念頭，便發生了走去同他和解，恢復一切舊狀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立刻就消滅了，我重又自己閉塞起來了。

時間在那裏走着，在我們的關係裏毫無若何的變更。但是我相信我和父親兩人中間總還要發生一種不平常而且恐怖的事情。如是父親不預備立刻就出門，也許一切都漸漸兒走到軌道上去；但是他過幾天就要遠行，在辭別的時候他要如何對待我呢？那時候還是完全不理我和現在一般麽？這是不可能的。至於要等着叫他又和藹又熱烈地和我離別，那更是不可能的了。大概總要發生些特別的情形來。……

七

終於到了最後的一天了。

父親在晚上十點鐘光景就要上火車去。從清早起，家裏一切人都忙亂起來了。李巴姬也夫娜把熨平的裏衣從洗衣房裏搬到大廳裏來。女僕在臥房裏經母親監視着，折疊起箱籠來。阿菲諾更在院子裏往馬車上擦油。父親對村長下最後的命令。

我鎮天坐在樓上自己屋內。早飯和中飯我都不出去吃。我害怕往樓下去；在那裏一切都應該解決定了。我竭力把這個時候遲延下去。人家都在樓下走着，並且喊嚷着。我側耳靜聽着，彷彿怕被人暴露的賊一般。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我鼓着氣，往大廳裏走去。大家都忙得很，誰也不注意到我。我一言不發地站在窗傍。人家從我面前經過，但是誰也彷彿不留心我，我好比桌椅一般的東西，要是回頭望

一望，便顯得十分奇怪了。

我站在那裏已經半點多鐘了。

『一點，兩點，——時候就到了。……』我的腦筋裏忽然閃動了一下。

我就明白這個時候是不會輕易過去的了。在以前我不過等待着這個時候現在我完全覺得這個時候的不可避免了。因爲那是要實實在在的發生，也不是將來什麼時候。却是立刻，現在……到了十點鐘的時候一切都要解決；現在是八點。……在這兩點鐘內……』

我在大廳裏走了一會，又走到窗前去。心兒因爲恐怖，惡狠和堅決心情的緣故竟要死了。

『上帝，最好快一點！……要有事情發生，就讓他發生罷，不過要快些，快些。……』

甲蟲飛進廠開着的窗裏去，河後火光閃閃的發亮着。花園裏還充滿着蜻蜓的翅響和小鳥的啼聲，但是在明顯的空氣裏已經注滿着一種嚴靜和沉默的氣象。樹一點也不動，河兒微微與着輕浪。使我驚愕不置的，就是周圍一切都帶着得意，而且安靜的神氣。最好是現在就死，——就是現在，不要等待什麼。……

前室裏有人咳嗽了一下。

『少爺，到這兒來！』我聽見佛拉司的聲音。

我出來了。

『你去叫老爺到我這裏來一下。』完全忘了！關於新的堆房忘記了問一下。你說佛拉司來啦：』

我的喉嚨裏抖動出一陣笑來。何種的堆房！彷彿在這些不幸的堆房上現在有事情似的！

父親站在書棹前面清理着紙張。我一進去，他很快的抬起頭來，把一雙眼睛釘在我身上。

『爸爸，佛拉司來了，請你出去一下子。』

『什麼？』——他用哭泣的聲着喊音。

我膽怯地重複說道：『佛拉司請你呢。關於新堆房的事情。』

父親回轉身去，又轉在紙堆裏去了。

『好……立刻就去……』

我就出去了。大廳裏已經擺好晚餐。尼古拉手裏拿着一捆繩，走到母親的屋子裏去，一雙粗拙的皮靴很用心的在地板上走着。我走上平臺，坐在臺階上面。現在我心靈裏一無所有，——祇有無情感，無思想的空虛。彷彿我的頭已經放在斷頭機上似的。

晚餐開始了，大家都一言不發的聚攏來，大家都一言不發的吃着，誰也不望着誰。在這一星期內我們聚在一塊兒時所感受着的那種冷淡而且憂愁的重力現在已達到極端的程度了。後來晚餐完畢，父親又回到自己房裏來了。

『阿菲諾更！……套馬呀！』——我聽見季巴姬也夫娜在階沿上尖叫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從那裏來的勇氣：我走到母親那裏去了。尼古拉正在那裏梱紮最後的一隻箱子。紮完後他把一隻隻箱子都疊在屋隅裏便走開了。

『米卡！』——我聽見一種輕微而顫動的聲音。

母親用長久而且謹慎的眼光望着我，彷彿叫我到她面前去似的。我向她走上兩步。

『米卡！向爸爸去求一求……饒恕罷……』她說着，忽然全身往前一仰輕聲的哭了。

我呆住了。一種以前我永遠未曾聽見過的音調在她的聲音裏響出來了：正好比無意志的女奴在那裏哭泣着哀求威嚴的主人出一滴慈悲之淚。

『你看爸爸……他在這一禮拜裏……簡直老了十年』——她在悲哀中間勉強說出這幾句話來。

忽然一種極端興奮的東西落在我心裏來了。

『媽媽！……我……去……』——我嘆氣說着便擺脫着手，慢慢兒走出房門外去。

彷彿一種異樣的，在心靈以外的力量引導着我，我也不問一問我願意去不願意去。在父親的門前我止步了一會。還是那種力量推我往前去。我走進書房裏去了。

父親坐在書桌後而在日記簿上寫些什麼。我很不方便的走過去，眼望着地，輕聲說道『爸爸饒恕我罷。』

父親停止寫了，好像驚奇起來，冷淡地望着我。

『饒恕你？做什麼？我並沒有生氣你。』

於是他又執起鉛筆來，沉默攎張有一分鐘之久。

『你站在那裏做什麼？自己去罷……還有你去吩咐套馬，可以走了。』

『饒恕我吧！』——我重複說，很快的望着他。

『晚啦，我的寶貝！』父親憂愁地說着，『現在我要走了，講不到饒恕不饒恕的事情，不要又誤了火車。並且我也並沒有生氣你。你還要什麼饒恕呢？得啦，我饒恕啦。這個我看於你實在是很需

要的啊」

他苦笑了一下，便不說話了。我也沉默着；不動一步。

『喔，上帝！』——父親忽然喊嚷起來，抓着腦袋。『——做什麼，做什麼我要這樣呢？我坐在這裏，彷彿傻子似的，連着幾夜不睡。……我有五十年不哭啦，現在我纔知道什麼叫做眼淚。……喔，喔，喔！……喔，喔，喔！……要是我同父親有點什麼事情發生，我就要投奔到他頸上去。……用眼淚……用眼淚……因此他的憂愁可以少了！……這個對於他僅祇是空虛的形式罷了！……』

他往椅背上一仰，嗚咽起來了。

我趕緊抬起頭來：他，他正在我面前哭着呢！……這眞是奇怪而且恐怖。我奔到他面前去，站在那裏，毫無救助似的垂着手兒。『爸爸，饒恕我罷！……』——我神氣垂喪的重複說着，帶着恐懼和慚愧的態度望着他。

『你去罷，上帝給你做審判官呢！……』

他把手擱在頭上，繼續無聲地嗚咽着。

我望着他，竟沒有留意出自己的眼淚會滴滴落在我臉上。在最後一星期內所發生的事情一下子都從我的腦子裏飛開了！我祇看見這個能忍耐的人現在竟在我面前哭泣着，彷彿小孩一樣。我為他又悲痛，又難受，因為他竟在我面前這樣自卑，同時却又憐惜他；但是最要緊的，我現在已看出，我如何在他面前十分無理，並且我如何難於贖自己的罪過。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呢』？父親用手掩着眼睛，說起來，『你現在在那裏恨我了，這個我看得很清楚。……這是因為我把全生命付託與你，祇為着你思想的緣故。我並不講起你的不聽話，——對於這個讓上帝做你的審判官。但是我想到你那種無意志而且毫不加辨別的偏激的情感，你那種完全盲目的任性的能力，我就發生恐怖起來了。你不知道這個要弄到什麼地步，但是我知道……我的心裏沸騰着血，祇要我一想到，具有這樣性質的你將來要得到如何的結果……所以我的責任，——責任，你明白麼？——就是留住你，警戒你。這種怨恨，這種仇視，就是為着這個呀！……上帝饒恕你罷！以後你總要曉得，——那時候你就要贊成我，說我的話對啦。……』

『爸爸……千萬……饒恕我罷！』——我說着，嗚咽得轉不過氣來。

『我對你說實在話：我沒有生氣你。如果你不相信我，如果你不願意看見我對你的愛情……』

我發着愁問道：『至少我能不能希望，不是現在，那怕是將來，你可以饒恕我麽？』

我不憶得往下怎樣情形；祇記得這是一種痛苦的景象，彷彿發熱病所做的夢一般。

父親同我離別後十分柔和而且親愛，給我畫十字，並且吻我；如同在霧中一般，我記着我們的臺階，在黑暗裏閃耀着的燈光，穿着旅行服的父親，母親和姊妹們的臉色，以及親吻和一切的願望。……鈴兒響了，馬兒動了，夜的黑暗把馬車吞沒了去。

我往樓上自己屋內去，神氣垂喪的走到窗傍。鈴兒在遠遠裏微微的響着。柔弱而光明的，鐮刀似的月亮在齒狀的松葉裏窺看着。風兒在菩提樹上微響着。

『但是你終是沒有錯』──心靈深處的聲音嚴澀地微語起來。

我一聽見這個憤激的聲音，我不由得失望了，我把這種聲音壓抑在自己心裏，繼續神氣頹喪的向窗外望着。

萬雷薩夫(一八六七年──)(V. Veresaev)被稱為『智識階級的文學家』。萬氏在一八八四年進彼得堡大學，那時候年纔十七歲。一八八八年卒業，得歷史學學士稱位。就在這年上進入台爾布醫科大學去。一八九二年氏以學生資格往葉加答鄰司拉夫省去，視察當地流行的霍亂病，獨立管理離尤作夫卡相近某礦場上的病院。至十月間疫病消滅，始回學校肄業。一八九四年卒業台爾布醫學校；在圖拉地方，受他父親指導，實習了數月，即往彼得堡去。是年秋間有名的長篇小說無路始造成。其後依附於馬克思派的文學團體裏面，故與勞動界及革命的青年均甚接近。一九〇四年以醫士資格被召入陸軍服務，曾參與日俄戰爭，隨軍隊赴中國東三省。

萬氏與都介涅夫相彷，同為社會思想忠實的描寫人。萬氏的長篇作品五種，(一)無路(一八九五年)(二)傳染(一八九七年)(三)轉機(一九〇二年)(四)戰時(一九〇四年)(五)向人生去(一九〇八年)──都是表現俄國當時社會思想的。萬氏不但是當時『時代的證人』，而且還是其參加人。他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是緊相連合的，而他的生活正是俄國前驅的智識階級優良生活的代表。

萬氏在俄國革命以後仍佔文壇上重要的地位，不失其為『時代的回聲』。新著絕途一長篇小說，是描寫俄國紅白黨戰爭的，去歲自在 Crasnaia Novi 雜誌上零星發載其數章後，頗受批評界一時的好評。

譯者曾譯過他一篇論文，(什麽是做文學家的條件)載在去年小說月報上，讀者不妨參看一下。

譯者附記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豐富精審　改卷詳細明瞭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八人

▲國語科南翔朱允宗君來書　貴社編輯的講義眞是研究國語的指南鍼講義上附有問題使學者的興趣更加幾倍答案的批改眞可說盡心盡力一點也不苟且不達到精當的地位不罷

▲英文科漢口黃耀傳君來書　傳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後蒙諸先生教誨獲益良多以此肄習不及一年竟能考取稅關而名列第三此皆貴社講義註釋周詳及教員教授有方之力也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畢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各分館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參考資料

上海會審公廨概述

法權討論委員會

一　上海會審公廨之由來及性質

前清道光二十三年（西一八四三）五口通商之約成，上海闢爲租界，江蘇督撫於道光二十六年（西一八四六）會奏移駐蘇松同知於上海，專管華洋事宜。及太平天國之亂，各處難民麕集上海，租界華人日盛。咸豐三年（西一八五三）上海縣城爲奸民劉麗川攻陷，中國官吏盡逃，租界之華人無人管理，於是英美法三國領事乃對於租界內之華人行使裁判權，凡犯輕微罪及違警者，皆由外國領事處罰。時大亂方熾，國人無暇過問。至同治七年（西一八六八）始由上海道與英美法領事協議，根據歷年成例，訂定上海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十條，設立上海會審公廨，是爲上海會審公堂之始。茲錄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於後：（註一）

一，遴委同知一員，專駐洋涇濱，管理各國租地界內錢債鬭毆竊盜詞訟各等案件，立一公館，置備枷杖以下刑具，並設飯歇。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並照中國常例審訊，並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

一，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案者，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卽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毋庸干預。

一，凡爲外國服役及洋人延請之華民，如經涉訟，先由該委員將該人所犯案情移知領事官，立將應訊之人交案，不得庇匿。至訊案時，或由該領事官，或由其所派之員，准其來堂聽訟；如案中並不牽涉洋人者，不得干預。凡不作商人之領事官，及其服役並雇用之人，如未得該領事官允准，不便拏

獲。

一，華人犯案重大，或至死罪，或至軍流徒罪以上，中國例由地方正印官詳請臬司審轉由督撫酌定奏咨，應仍由上海縣審斷詳辦。倘有命案，亦歸上海縣相驗，委員不得擅專。

一，中國人犯逃避外國租界者，即由該委員選差巡提，不用縣票，亦不必再用洋局巡捕。

一，華洋互控案件，審斷必須兩得其平，按約辦理，不得各懷意見。如係有領事管束之洋人，仍須按約辦理，倘係無領事管束之洋人，則由委員自行審斷，仍邀一外國官員陪審。一面詳報上海道查核。倘兩造有不服委員所斷者，准赴上海道及領事官處控告復審。

一，有領事之洋人犯罪，按約由領事懲辦，其無領事之洋人犯罪，即由委員酌擬罪名，詳報上海道核定，並與一有約之領事公商酌辦。至華民犯罪，即由該委員核明重輕照例辦理。

一，委員應用通事繙譯書差人等，由該委員自行招募，並僱洋人一二名看管一切。其無領事管束之洋人犯罪，即由該委員派令所僱之洋人隨時傳提管押，所需經費按月赴道具領。倘書差人等有訛詐索擾情弊，從嚴究辦。

一，委員審斷案件及訪拏人犯，須設立一印簿，將爲何拏人如何定斷緣由逐日記明，以便上司查考。倘辦理不善或聲名平常，由道隨時參撤，另行委員接辦。

一，委員審斷案件，倘有原告捏砌訴詞誣控本人者，無論華洋，一經訊明，即由該委員將誣告之家照章嚴行罰辦，其罰辦章程，即先由該委員會同領事官酌定，一面送道核准，總期華洋一律，不得稍有偏袒，以昭公允。

章程釐定之次年，法國領事提起抗議，不願受其拘束，於是另設法界會審公廨於領署，(註二)而上海遂有兩會審公廨。

設官會審章程，則在租界內不但直接與洋人有關之華人被
綜觀告案件，外領有會審之權，且擴充至於無約國人訴訟(章程第六條)，及洋人所雇用之華人間訴訟(章程第三條)，外領均得派人會審；此誠領事裁判權之擴充也。惟於此應注意者，即在彼時純粹華人間訴訟，不問民事刑事，外人尚無會審之權，此觀章程第二條第七條可知。又據該章程關於該公廨之性質可注意者有二：

一，公廨爲中國自設官廨，故廨員由滬道遴委，經費由滬道

指撥，而廨內一切編制及形式亦均照中國官署辦理。

二，公廨雖為審判機關，其權限在刑事案件僅限於發落枷杖以下罪名，且對於中國人犯逃入租界內有派差巡提之權。

以上所述，皆設官章程初定時之上海會審公廨情形也。其後歷年既久，租界居民日衆，實際上辦法日有變更，外國領事之權即日有增加。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上海展拓租界，居人愈多，範圍愈廣。及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因法租界會審公廨與公共界（即英美界）（註三）會審公廨權限之關係，又定會審衙門追加章程，以執行會審事務。其後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上海領事團請求修改會審章程，經公使團商決續訂十一條，但以中國反對未能實行。茲錄其條文如左，可參知彼時公廨之實際情形也。

第一　（甲）上海會審公堂所有詞訟案件，應立華文冊檔，將每案分註冊中，按次編號，收狀日期，兩造姓名，籍貫何處，控告何事，開審後所有按日堂諭，堂斷，以及復訊，上控，訊辦各事，亦須一一註明，並將結案之堂諭詳註冊中。（乙）所有刑名案件，亦須照立華文冊檔，一切詳註各條與上文同。（丙）以上兩項冊檔，凡與本案確有關涉之人，皆許隨時查閱。

第二　會審公堂所審各案，除中外會審官員商定有關風化之案應行密訊外，其餘各案均須任人公聽。

第三　會審公堂華官應以實缺同知任為正堂，凡控告洋涇濱北租界內無論何品之中國人員均可一律審斷。又應有一二華員任為副堂，以便承訊正堂交審之案，其品位應不亞於候補同知，其委撤之權均操之上海道。

第四　（甲）除通體關涉華人案件外，其餘各案均應有外國官員會審，此外國官員應視各國商民照約應得之利權由各國領事官分別派委。（乙）中外堂官如有意見不合未能結案之處，應請上海道及案內外國人之本國總領事官或領事官復核。

第五　會審公堂牢獄須照洋涇濱北租界工部局止疫章程辦理，並由該工部局醫官稽查。

第六　凡居住洋涇濱北租界內之華人，無論何案經會審公堂提究傳訊，所出之提傳各票應由領銜總領事畫押蓋印，方能施行。若被告係外國商民雇用者，其提票兼須由該

東人之本國領事官畫押蓋印，方能行提。

第七　凡詞訟刑名各案如有外國會審官在座，兩造均可聘用律師，惟律師先須呈明已在駐滬本國領事署堂下邀准，方能在會審公堂充當律師。

第八　凡審訊案件，本案之中外堂官如以為律師不遵命令，即可暫禁其在本堂充當律師，其暫禁限期不出一個月。如經該律師之本國領事官允諾，則暫禁之限可展至六個月。

第九　凡審訊案件如照華例並無成案可查，會審公堂應照商民相沿之法公平斷讞。

第十　凡案內所有之人，務須悉遵會審同知隨時所定由各國領事公允之堂斷。

第十一　凡原有之章程各條與此續改章程不相牴牾者，仍照舊施行。

此改定章程雖未得中國同意，然在當時實際上大體已依此辦理，而此外在此時代實際上有成為慣行之一大事項，即凡在租界內之華人刑事案件，其被害人縱與外人無關亦由外領派員會審也。從前判決事項只限於枷杖以下，(註四)及刑律改訂則限於監禁五年以下，然監禁五年以上之罪名亦須由公廨預為審訊，認為可移送者始移交中國官廳，於是會審之起於屬人的性質者乃漸帶屬地的性質矣。惟迄至辛亥止，外領對於純粹華人民事案件仍不干與。

辛亥改元(西一九一一)滬道匿迹，上海會審公廨會審官竇頤遁避，各國領事遂會同將公廨接管，一切皆由外人主持，不但組織行政為之一變，即權限範圍亦肆行擴充，從此上海會審公廨既非中國之機關，尤未經中國何等正式的同意，乃純成外人侵害中國司法之一種事實矣。茲將辛亥後變動最大之各項列左：

一曰外人委官　會審官本由滬道遴委，辛亥後乃由領事舉任。

二曰越權陪審　租界內純粹華人民事訴訟，本專由華官審訊，自辛亥後領事亦派員輪流陪審。

三曰逾權判決　公廨定罪本以枷杖以下罪名為限，其後改為五年徒刑為限，辛亥後則有判十年二十年徒刑者。

四曰無法上訴　清制以滬道為會審公廨上訴機關，自辛亥滬道廢，而上訴之途絕。後雖設上海道尹及交涉員，而上訴之

法仍未恢復。

五曰經費由外人管轄　辛亥滬道遁避，餘廨款十五萬，遂由外人管轄，以爲廨員薪俸支出之用。

以上舉其犖犖大者也。至其內部組織，訴訟程序，亦多更改。總之，辛亥後之公廨悉入外人掌握，殆成外人所設之一種審判華人機關矣。

二　上海會審公廨之組織

依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會審委員係由蘇松太道遴委同知充任；其後案件日繁，組織亦異。辛亥以後，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設中國正審官一人，副會審官四人，均由各國領事團會同延聘。(註五)會審官專司會同各國領事館所派洋員審理民刑各案。各國領事所派洋員亦稱會審官，一人或二人不等，其資格亦不一，或以副領事或以通譯官或以書記，惟權力則相同。

辛亥光復，中國會審官棄職遠遁，於是公共租界捕房派檢察員設檢察處。(註六)(Registrar's Office)於會審公廨，司收受公文，定期訊審，及會計等事。其後著以爲例，遂爲會審公廨主要之職官。其下設有交保(Security Office)(註七)收支(Account Office)(註八)兩處，分掌各事；又有總寫字間(Genereal Office)，(註九)與司刑事案件；洋務案處 (Office for Foreign Civil Cases)(註十) 華務案處 (Office for Chinese Civil Cases)，(註十一)司文書發送；以上各員皆屬於洋員者也。屬於華官者則有辦公處(註十二)下設秘書文牘兩處，僅司翻譯及謄寫漢文判決書之事，較之檢察之權相去遠矣。

法界會審公廨組織與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大體相同，惟規模較微耳。設華會審官一人，法會審官一人。

公廨經費清季由滬道衙門指撥，及公廨罰款項下開支。辛亥革命，中國會審官寶頤棄職遠遁，公廨遂入外人之手，廨中存款亦由外人管轄。迄於今日，廨員薪俸由領袖領事於滬道存款內劃支，(註十三)其辦事員津貼及廨內雜支則由罰款中提取。此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與法租界會審公廨所同也。

三　上海會審公廨之管轄範圍

今日上海會審公廨之管轄範圍，應分當事人，事物，及土地三項述之：

一，當事人管轄　今日上海公共公廨及法公廨對於人的管

轄範圍，實包左列各項：

甲　華人為被告之刑事案件。（無論其被害者屬於何國。）

乙　華人為被告之民事案件。（無論其原告為何國人。）

丙　無約國人為被告之民刑案件。（無論原告或被害者為何國人。）

二，事物管轄　公共公廨及法公廨關於民事，無論何種價額之訴訟均有管轄權。關於刑事辛亥以前僅限於監禁五年以下之罪名，今則有判至十五年二十年之徒刑者。其應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重大案件則由公廨豫審後始移交中國官廳。（註十四）

三，土地管轄　上海兩公廨之土地管轄各以該租界為界，其在停泊上海外國船內犯罪者，如係華人亦歸公廨管轄。至若公廨對於租界外之關係，有極可注意者二事：

甲　關於華人之刑事案若在租界犯罪而逃於租界外者，由中國送付會審公廨。（但亦有不送者。）若犯罪行為在租界外而遁於租界內者，則由會審公廨審理一次，其有特別緣由者則移送中國官廳。

乙　華人之民事案，被告華人住居租界外或該案發生租界外而與外人有關者，由會審公廨或該國領事要求中國地方官相助，於會審公廨傳訊之。

凡土地管轄皆以被告人住址為標準。如被告現在管轄地域以外，則原告雖在管轄以內，其案件仍由被告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之。所謂以原就被者，此通例也。今觀乙項上海公廨獨破通例，除以原就被外兼令以被就原，其權限之肆意擴張，殊為可驚。且與外人有關者雖該案發生租界外，公廨亦得傳訊，則又超過屬地的而為屬人的屬人屬地同時並行，（註十五）惟圖自便，他不問也。

又公共公廨及法公廨關於裁判管轄，勢不能無所出入，彼此之間應如何分配，則有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之會審衙門追加章程規定之。茲錄其要於左：

一，刑事案被害者為洋人而非法人，則在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審理；若被害者為法人則歸法界會審公廨審之。

二，刑事案兩造均為華人者，於犯罪所在地會審公廨審理之。

二，洋原華被之民事案其例有二：（甲）若原告非法人而被告居公共租界或法租界者，由原告國領事告訴於公

共租界會審公廨審理之；（註十六）（乙）若原告為法國人被告住公共租界或法界者，則由法界會審公廨審之。（註十七）

四民事案兩造均為華人時，原告訴於被告所在地之會審公廨。

四　會審適用之法律

會審公廨雖規定適用中國之法律慣例，然舊日吾國法律習慣與外人不同，故審判時外國會審官多參酌外國法理習慣，是以修改會審衙門章程第九條有『凡審訊案件如照華例並無成案可查，會審公堂應照商民相沿之法公平斷讞。』之規定，即其意也。

宣統間吾國新式法律次第頒布，而會審公廨仍不奉行，僅由會審官參酌案情與兩國習慣而定，無所謂適用之法律，故判決之案任意軒輊，（註十八）為世人詬病久矣。近來關於刑事雖多援用暫行刑律，然亦時有出入。

五　會審之訴訟程序

上海會審公廨之判決，在刑事案件向例不得上訴，蓋當時以枷杖為最輕微之罪，故不准上訴，以省繁瑣。及後改為監禁五年，而上訴之制仍未立。至民事案件若原被告均係華人者，則以滬道為上訴受理機關，一經上訴，外人即無過問餘地。其洋原華被者，雖亦由滬道為法定受理上訴衙門，而原告國領事得蒞庭觀審，此清制也。及乎民國成立，公廨歸入外人掌握，滬道亦同時撤銷，遂無上訴之處。其後我國雖復設道尹及交涉員，（註十九）但公廨既未交還，外人仍不准上訴，於是所謂會審者一審即為終審，此真世界未有之惡制度也。茲略述公廨之訴訟程序如左：

一　刑事

刑事案又可別為三項：甲經過租界捕房之刑事案；乙經過各國領事館之刑事案；丙租界內華人之刑事案。分述之：

甲，經過租界捕房之刑事案　凡刑事案自被害人起訴訟於捕房者，由捕房拘獲之，訊供後即移送於會審公廨，若有證據亦當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之。其案情關涉外人者，則由該國領事會同審理，若華人服役於外人者亦同。其兩造全為華人者，則由英美領事（舊日幷有德領）輪流觀審。

乙，經過各國領事館之案件　凡外人刑事案不經捕房，或經

捕房而捕房不明其眞相或認爲不備刑事之要素以致不送交會審公廨者得要求本國領事轉送會審公廨審理之。

丙，租界內華人之刑事案　租界內之現行犯巡捕得逕行拘捕，但輕案或嫌疑犯須由會審公廨發出拘引狀，方可拘逮。拘引狀必須首席領事簽字，(註二十)其案情較重者得一面拘捕一面請發拘引狀，拘獲後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會審公廨。至殺人放火之要犯前清須交上海縣審判，及辛亥而後漸不移送矣。

二　民事

民事案之訴訟程序，華人兩造之案與洋原華被之案又各不同。

甲，洋原華被之案　凡外人訴訟居住租界或有商店在租界內之華人者皆由會審公廨審理。其提起訴訟時，須先由原告本身或代理之律師(註二十一、二十二)提出訴狀於本國領事，由領事通知公廨之檢察員及會審官定期開庭。民事之被告人被提傳後，如有確實保人得請求保釋，(註二十三)但須經原告國會審官之承諾。若起訴後被告有希圖潛逃之形迹，或有其他理由，或三次傳提不應者，會審公廨得拘押於留置所，但亦得保釋。

乙，華人兩造之民事案　租界內華人訴華人者，在前清僅遞訴狀於中國會審官，并附相當之訴費。革命後由各國會審官改訂華案訴訟法，於民國元年(西一九一二)一月三日公布，其要如下：

一，訴狀提出於會審衙門內華務案處，檢察員錄於訴狀簿，即送中國會審官以爲傳提或拘攝之準備。

一，傳票及拘票以會審衙門名義繕發，首席領事簽印，使公共租界捕房巡捕傳提或拘攝之。

一，原告提出訴狀同時於收支處納提出訴狀公費(Filing Fee)爲訴訟額之一分半；至會審判決時，更納審理公費(Hearing Fee)爲訴訟額之一分半。(註二十四)

一，貧者無力支付訴訟公費時，以其實情告知於辦事員，經法庭查核認可得免除訴訟費。

一，訴訟公費於判決時未明定者，由敗訴者負擔之。

一，帳簿有訴狀簿(List of Petitions)審理簿(Hearing List)二種。當初提出訴狀時記入訴狀簿，至會審時則轉載於審理簿。

一，案件之審理依審理簿之號數行之。

一，案件有外國人之利益關係時，按照前記方法由該國會

審官蒞庭陪審。

一，審理案件時輪值之外國會審官當注意審理，不可干涉審理，但得要求說明且調查案卷。(註二十五)

一，判決以會審衙門行之，由前此出庭之外國會審官署名。

一，原被兩造或一造雖得請律師爲代理人，然被告者預行申明無力延請，則法庭得命原被兩造均不請律師爲代理人。

是年八月十六日又規定追加訴訟手續，由檢察員布告之，其規定如左：

一，代理人提出願書英文二通及漢文一通外，對於關係該案之各被告須予以英文及漢文承認願書各一通。

二，提出訴狀之公費應立卽繳付，違者不予受理。

三，審理公費於審理日期確定時繳付。

四，被告以律師爲代理人之案件，應提出被告答辯書，其提出日期不得超過審理期限確定後二日。

五，因避誤解之故，凡以本法庭案件依賴辯護者，受依賴之後當卽函知其旨於檢察員。

六，本法庭各案件之願書通信等概，提出於檢察員，不提出於中國會審官及外國會審官，檢察員在外界並中國及外國會審官之間，當通信應接之任。

三　判決

會審判決則依其輕重由公廨執行，(註二十六)其被告屢傳不到案，或保釋後逃出租界者，原告得聲請缺席裁判。判決後則由會審公廨於一定期間將判決文登載滬報一月，若被告仍不到案，則此判決卽作爲有效。

六　上海會審公廨之堂期

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有法庭三：一曰樓下公堂 (Lower Court)，二曰樓上公堂 (Upper Court)，三曰特別公堂 (Small Court)。除星期日外，各庭皆每日開庭。普通刑事率於午前在樓上樓下公堂訊問，是曰早堂。其關於外人之刑事案由該國會審官與中國會審官開特別法庭訊理之，是曰會堂。至洋原華被之民事案及華人相互案件，皆於午後三時或於晚間訊問，名曰晚堂。開庭時中國會審官與外國會審員並坐，中國會審爲主席，外國會審爲陪席。(註二十七)

法租界會審公廨規模較小，每星期會審三次，於星期一三五

行之多在午前，先理刑事，次及民事。

七　上海之西牢

上海既設會審機關，於是附建監獄以執行其判決。茲略述之：

甲　上海公共租界西牢

一，管轄　該牢屬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轄，在華德路，專充收容華人之用。

二，構造　該牢有四層樓房九，均磚造，用鐵骨，門窗皆有鐵欄，並布鐵網，構造極爲堅固，戒護設備亦頗周密。全牢共有監房五百間，可容監犯二千人。

三，勞役　該牢有工場數處，其作業分爲鐵工，木工，印刷，絨氈，籐竹等科，成品收入每月純益約四千餘元，監內雜役亦皆由監犯服役。

四，給養　囚服臥具飯食均由該牢供給，囚服領下記有紅黃色標識，依標識之大小別刑期之長短，飯食每人月三圓餘。

五，賞罰　監犯作業勤奮者，得由典獄長宣告減刑，其標準如下：刑期三年以上者，得減刑四分之一；刑期十八月以上者，得減刑五十日；刑期十八月以下一年以上者，得減刑三十日；其懶惰者，則由典獄長扣減其作業分數。

六，經費　該牢經費係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支出，每月二萬餘元。

七，感化院　該牢附設感化院，專收幼年人犯，設有運動場，教育室，及工場等，其教育係用我國國民小學課本，兼授英語。

乙　上海法界西牢

一，管轄　法界西牢屬法租界工部局管轄，其經費亦由該局支出。

二，構造　該牢建於民國三年，有樓三層，頗爲堅固，樓房甬道布有繩網，戒護設備亦頗周密，全牢共有監房四百間，可容監犯一千人。

三，作業　該牢有工場三四處，作業分爲水泥，縫紉，洗濯，籐竹數種，以水泥爲大宗工作。

四，給養　監犯衣服臥具飯食均由該牢供給，每日食費約一人需洋一角二分。

——摘錄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誌要附錄一——

參看本誌十三號同欄中國領土內之治外法權篇

（註一）本章程於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

(註二) 其時中國在法界設有會捕局，故凡刑事之案由局自行拘提。及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六)會捕局以節費裁撤，而緝捕之權悉入捕房矣。

(註三) 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始改上海英界美界爲公共租界。

(註四) 光緒三十一年刑部議奏變通上海會審公堂刑章，分罪名爲五等：一交差帶取保，保後不再犯即時省釋；二公堂暫押取保；三交縣發本地保甲管束；四笞罪自十五至五十，暫押公堂十日至五十日，仍准輕重量爲增減；五杖罰改爲監禁，如杖一百即監禁百日，情重者量加，但未能實行。

(註五) 辛亥政變，中國會審官逃，領團乃派關聶王三員爲會審官，民國元年江蘇都督程德全重加狀委任。事爲領團所知，深爲不滿，關等遂向領團道歉。其後俞應望王篤基兩員竟由正會審官推薦，由領團延聘，並加委而無之矣。

(註六) 現設檢察長一人，檢察員十二人，皆由工部局推選旅滬外人交領事團委任，其職任有類于中國法院之書記廳，而權限遠過之。

(註七) 現有洋員二人，華員二人。

(註八) 現有洋員一人。

(註九) 現有洋員一人，華員一人。

(註十) 現有洋員一人。

(註十一) 現有洋員五人，華員三人。

(註十二) 設有華洋機要秘書一人，洋務祕書一人，並設洋務民事刑事三科，各設科長一人，書記三四人不等。

(註十三) 正會審官月俸八百兩，副會審官月俸四百兩，皆爲外人所定。較之清季及近時各法院薪俸高出多矣。

(註十四) 大都移歸淞滬護軍使署。

(註十五) 混合案件則取屬人主義；純粹華人案件則採屬地主義。

(註十六) 被告居法租界者，其傳票或提票須經法領事簽字，無須先由法界會審公廨審理。

(註十七) 被告居公共租界者，其傳票提票須先由領事團首席領事簽字，無須先由法界會審公廨審理。

(註十八) 如年前虹口竊取棉被罪犯，判押西牢二年；而一竊取價二百餘金之金飾罪犯，反僅處徒刑三月等，顚倒混淆，比比皆是。

(註十九) 民國四年以前道尹與交涉員未劃分，四年以後則專以交涉員管理華洋上訴案件。

(註二十) 辛亥後領團訂上海會審公廨訴訟律(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Mixed Court of Shanghai)計刑事訴訟二十五條，民事訴訟一百條，皆折衷於中英兩國法律習慣者也。

(註二十一) 若該案關係外人，須由該國領事及會審官簽字。

(註二十二) 惟律師須與當事人同時出席始准發言，無單獨代理訴訟權。

(註二十三) 訂有華洋訴訟交保辦法十五條，原告投遞訴狀時得聲請令被告交保，被告亦得向公廨請求展期交保減輕交保或免除交保。

(註二十四) 民事訴訟按照原告所控之數，每百收堂費二元。

(註二十五) 表面規則雖如此，其實外國會審官與中國會審官同爲審理也。

(註二十六) 刑事案件判決罪犯，於判決後十四日內得向公廨檢察處呈遞請求知照書(Notice of motion)請求覆審(Rehearing)或減輕罪名。

(註二十七) 純粹華人案件，外領會審值日次第英爲星期一三五，美爲星期二四，義日爲星期六。其人數英美爲二人，義日爲一人。辛亥後華人民事案件

外人亦行陪審，其值日次第英領為星期一五下午星期二四六上午美領為星期一五上午星期四下午星期三全日日領為星期二下午。

近年來我國食米之概況

梁楊庭

米為我國南方人民之主要食品，故米之於我國實為一緊要物品。而長江流域諸省，農產物亦以米最多。全國所需求之米，大都由斯區供給之。然產米區雖如是之廣，而米之產出量甚微，故仍不足敷全國人民之所需，猶賴安南印度朝鮮香港暹邏日本等地產米之輸入以補助之。此種情形於中國實有莫大之隱憂，故中國人民應督促政府，急謀擴大米產區域，增高米之出產量，使所出足供所需，免此種民食大權受外人之操縱，以遺人民憂患也。茲將近年來我國產米以及外國米之輸入之狀況，略述之於左，想閱報諸君亦樂聞之也。

一　我國之產米區域

我國中部長江流域之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七省，為中國產米之主要區域，而尤以江蘇湖南最多，湖北次之。蓋以此三省氣候，尤其適合耕地，尤其肥沃，灌溉尤其便利也。茲將七省產米概況分述之：

(一)四川省　本省氣候溫和，空氣潤溼，故適於耕種。一年可收獲三次，產物亦易於發育，故出產物頗衆。本省面積約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九百三十方里，而既經開墾耕種之地，約達一億六千五百六十五萬三千畝。從中栽種米稻之地，約達四千一百八十八萬五千畝。本省各米穀田之收獲，僅有一成半左右。

(二)湖南省　本省空氣溼潤，氣候夏季常在華氏九十五度以上，冬季在華氏二十三度左右；且境內多湖泊河川，灌溉便利，故農作物極多，而尤以米為最。昔有諺云：『湖廣熟，天下足』。因之可以明產米之衆多矣。本省面積六十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三方里，而開墾耕種之地約有八千七百九十四萬四千畝，從中種稻之地，約達二千六百三十五萬七千畝。上等田地，每畝可收四成五成左右，下等田不過一二成而已。

(三)湖北省　本省氣候溫和，晝夜不遷，境內多大河及湖沼，故空氣微帶溼潤，本省面積有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十六方里，已墾植之地有九千一百四十三萬畝。從中專種稻者，有二千二百八十五萬八千畝。約計上等田每畝可收四成左右，劣等田可收二成左右。本省除漢水上流及荊南道西南方面產米俱甚多。

(四)江西省　本省氣候，與湖南湖北二省無大差異，北部鄱陽湖附近，有大平原，盛產米。計本省面積有六十萬三千四百四十七方里。既經墾殖之地，有八千七百九十四萬畝，從事植稻者，有一千三百十九萬二千餘畝。本省上等田一畝可獲三成半左右，下等田僅二成三六上下。

(五)安徽省　本省北方淮河流域，寒暑皆與北五省相似，但中央南方二地帶則不同，溫度亦較高，夏季亦甚炎熱。空氣潤溼，室內至華氏九十八九度者不少。冬季雖見冰雪，殆無降至華氏二十度者，米亦於斯二區產者爲多。本省面積有兩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方里，已墾殖之地，計有七千四百八十一萬畝。從事植稻者，達二千二百四十四萬三千畝。上等田一畝收穫達三成上下，劣等田一成半左右。

(六)江蘇省　本省中央南方地帶，氣候溫和，空氣潤溼，土壤肥腴，故米產甚多。計全省面積有三十七萬二千五十四方里，已墾殖之田，有五千八百四十八萬畝。從事植稻者，約達二千零十八萬五千畝。上等田一畝生產量約在五成，下田約在一成上下。

(七)浙江省　本省氣候，於仙霞嶺以北之地，與江蘇省南部相同，惟冬季略暖。嶺以南之地，爲半熱帶，頗類福建省。計全省面積僅有三十二萬八千一百方里，而已經開墾種植之田，約達五千六百六十七萬畝。從中種稻者，有二千二百八十九萬二千畝。計上等田一畝之生產量，在四成上下，下等田亦有一成許。

二　國內之產米額

我國境內各地，合計每年可產米三億九千五百九十一萬石。分計之：約江蘇省年產米額最多，有五千九百七十六萬石，占全國總產米額六分之一；其次則推湖南省，年可產米四千七百八十六萬石，占全額八分之一；再次則湖北省，約有三千九百八十四萬石；安徽省約產四千六百四十八萬石；江西省約產三千九百九十四萬石；四川省年產二千七百六十五萬石；浙江省年約產一千六百六十萬石；其他各省年總產約一億一千七百七十八萬石。

三　本國米轉運情形(運出)

我國米之主要供給地，爲安徽省之蕪湖，湖南省之長沙，江西省之九江。此三部之需要地，大半在長江流域各地。茲將一千九百二十年，米之三大輸出埠情形，分述之於後：

蕪湖　在安徽境內長江南岸，清光緒二年中英之烟台條約，增開五口之一。於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年)開爲通商場，本埠爲本省南部諸產米地之米之輸出港。於西歷一九二〇年，總計運出四百七十一萬五千擔。

長沙　在湖南境內，湘江沿岸，亦一通商口岸也。本省各地之米，皆齊集於斯而後運出，本年共運出米二百二十七萬九千擔。

九江　在江西省境內長江沿岸，清咸豐十年，天津條約，長江三口之一，開放爲通商場。鄱陽湖流域大平原之產米，皆自此運出。本年共有二百十萬二千擔，比長沙蕪湖二埠爲少。

除以上三大米市場，其他諸地本年米之運出共有二百三十八萬一千餘擔。

四　國內各港米之運入情形

(一)上海　本國米運入有九十七萬九千擔。(一九二〇年)

(二)天津　本國米運入達六十萬六千擔，外洋米運入有六萬四千擔。(一九二〇年)

(三)廈門　本國米移入有二十三萬三千擔，外米輸入達五萬九千擔。(一九二〇年)

(四)安東　本國米移入有十一萬四千擔，外米輸入有七萬二千擔。(一九二〇年)

(五)寧波　本國米移入有七十七萬四千擔。(一九二〇年)

(六)九龍　外國米輸入達五十萬五千擔。(一九二〇年)

(七)大連　本國米移入有三十萬二千擔。外米輸入達十三萬五千擔。(一九二〇年)

(八)汕頭　本國米移入二百十九萬九千擔。(一九二〇年)

(九)廣東　本國米移入三百零七萬五千擔。(一九二〇年)

(十)江門　外國米輸入達十一萬一千擔。(一九二〇年)

(十一)拱北　外米運入有六萬七千擔。(一九二〇年)

(十二)杭州　本國米移入三十五萬四千擔。(一九二〇年)

(十三)芝罘　本國米移入四十一萬八千擔。(一九二〇年)

五　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外米之輸入

外國米之輸入中國，以來自香港者最多，朝鮮次之，約計每年外米輸入最少百餘萬擔，多時至千餘萬擔。茲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海關報告外米輸入量錄之於後：

一九一四年　本年外米總輸入六百八十七萬四千擔：計來

自朝鮮者，有二十九萬二千擔，來自安南者，有二十萬零八千擔，來自香港者，有六百十九萬四千擔，其他各地十二萬擔。

一九一五年　本年外米共輸入八百四十七萬六千擔：計來自朝鮮者，有四十三萬三千擔，來自安南者有十一萬擔，來自香港者有七百四十九萬四千擔來自印度者有十三萬三千擔，來自暹邏者有十六萬擔，其他各地十四萬六千擔。

一九一六年　外米輸入總額達一千一百二十八萬四千擔：計來自朝鮮者有五十八萬二千擔，來自安南者有十四萬六千擔，來自香港者有九百三十六萬五千擔，來自印度者有二十二萬四千擔，來自暹邏者有十四萬六千擔，來自澳門者有五十三萬三千擔，來自日本者有二十四萬九千擔，其他各地三萬九千擔。

一九一七年　本年份外米輸入總額，約九百八十三萬七千擔：計來自朝鮮者有五十三萬二千擔，來自安南者有十四萬二千擔，來自香港者有八百七十萬零七千擔，計來自暹邏者有十六萬擔，來自澳門者有十三萬四千擔，來自其他各地有十六萬二千擔。

一九一八年　本年份外米輸入總額爲六百九十八萬四千擔，計來自朝鮮者有三十九萬一千擔，來自香港者有六百三十三萬四千擔來自澳門者有十一萬擔來自其他諸地者有十四萬九千擔。

一九一九年　本年份外來輸入總額，爲一百八十一萬擔：計來自朝鮮者有十五萬八千擔，來自香港者有一百五十七萬擔，其他各地有八萬二千擔。

一九二〇年　本年份外米共輸入一百十五萬二千擔，爲八年中外米輸入最少之年份：計自朝鮮來者有二十二萬二千擔，來自香港者有九十萬零五千擔，來自其他諸地者有二萬五千擔。

一九二一年　本年份外米共輸入九百三十九萬六千擔，計來自朝鮮者有三十五萬二千擔，來自香港者有八百五十三萬七千擔，來自澳門者有十二萬擔，來自暹邏者有十五萬擔，來自印度者有二十三萬七千擔。

—申報星期贈刊—

參觀上海華商水泥公司記

懷馨

近一年間，上海江南造船所之上，沿黃浦江岸，有一種大工程，名爲上海水泥公司建築已成，製造象牌水泥，以應本埠及外埠建築上之需。要使上海地位益執遠東實業界之牛耳。

該廠佔地二百畝，沿江廣一千二百英尺。廠內屋宇俱用水泥造成，地基亦用水泥打底，故極堅固。煙囪亦係水泥所造，遠東如上海一帶，可稱唯一無二之煙囪。辦事室及住宅，亦仿新式建築。堆棧異常開敞，現已堆置無數應用原料。桶廠則專製造水泥桶者，瞬息之間，可將大木柱切成槽形桶板及桶頂，見之令人咋舌。水泥儲藏所屋宇行且竣工，據聞完工後，頗似古代巴比倫建築，並不似近時建築品。此蓋取其能以持久之故。碼頭有二，俱極寬大，以備卸煤及原料（如青石，爛泥，石膏等）之用。其石子上岸之碼頭，裝有起重機，可將民船上裝來之石子及爛泥，起至岸上。故沿碼頭一帶，此項民船極多，俱裝有石子及爛泥，以便起卸。船有自湖州來者，有自松江來者，該廠於二處自備石山。據廠內辦事人員所述，該廠所採原料，俱系上選，故所出水泥，定係最優貨色。業經工部局化驗所有壓力拉力，均超於平均分數之上，較諸從前瑞士水泥成績更佳。有一職員語予：目下水泥市面，求過於供，當不致發生激烈競爭；果有競爭，則華商上海水泥公司，即以其水泥品質一項而論，已足敵過他牌水泥而有餘矣。

該廠水泥機器，係自德國有名之專製水泥機廠 D. Polysius of Dessau 定來，由前湖北水泥廠總工程師馬立泰君監督其事。馬君即係該廠現任之總工程師。機器係轉輪式，每日可出一千四百桶，其預定規畫將來但使加築兩煙囪及其附屬機件每日便可出品二千五百桶有餘，每桶淨重三百七十五磅。其製造水泥，係用溼法，較之乾法，所出之水泥品質爲優；蓋以溼法能使原料混合均勻故也。該廠所定機器均係新式，能用力少而出貨多。

廠內自有發電房，其發電機計有一千五百 K. M. 五百 Volt 皆係德國西門子電廠所造，而由彼廠中人裝好。此外又設一分機，能使全廠電燈開閉，此爲一百馬力之打塞爾引擎（Diesel Engine）係用生油燃燒。至於水之裝置與排水法，設備亦臻完善，爲他廠所未經見。

該公司股本及經營，全係華人。各董事俱係上海負有聲望之巨商：如朱葆三君，張季直君，李拔可君，李一琴君，張效良君，杜家坤君，謝仲笙君。而劉鴻生君爲創辦該水泥公司之中堅人物，現任該公司總經理之職云。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廣東之廣寧山東之濮縣同日地震。

◉京兆尹劉夢賡前在署設置各級法院籌備處，擬於京師各司法機關外別立地方法院，經京師法官沈家彝等反對，已由內務部呈准撤消。

同　十七日

◉攝政內閣下令，通緝漳廈護軍使臧致平及李崇寅田德潤邢藍田曾少乾艾慶鏞張保之等。

◉孫傳芳被鄂人逼迫離鄂由滬乘輪回閩。

◉四川熊克武因楊森在瀘州，集大軍向瀘州猛攻。

同　十八日

◉張弧以九六公債加入內國公債整理案內。

◉廣東沈鴻英部李根澐降孫文，率所部四千人編入滇軍。

同　十九日

◉廣州酒飯茶館等業因抵抗筵席捐罷市；各業醞釀總罷市以抵抗各種苛稅。

同　二十日

◉前在鄂北架擄意教士梅神父之匪首劉排長被獲正法。

◉王永泉王獻臣黃大偉林虎洪兆麟等圍廈各軍，約海軍對廈門總攻擊無效；林洪所部開回粵省援救惠州。

同　二十一日

◉北京銅元票跌價至五折以下，中南等六銀行發生擠兌風潮。

◉政府撥付美商克門因傷斃命之恤金二萬五千元，該案全了。

同　二十二日

◉蘇皖魯豫四省剿匪副司令李傳業，由攝政內閣准陸軍部呈請令其無庸充任，並派史俊玉繼任。

●湖南譚趙兩軍在長沙附近及易家灣相持極烈，由魯滌平電商雙方停戰一星期，並在中立軍駐地湘潭姜畬地方開會議和。

同　二十三日

●魯匪范明新由蘇皖竄入豫省陳州屬西華縣，大肆焚掠，並架去西洋女教士兩人及男女二百餘人。

同　二十四日

●外交部招待領袖公使葡使符禮德到部，由顧維鈞總長面交駁覆十六國臨城刼案通牒之公文。

同　二十五日

●劉湘自敘州至重慶，熊克武調敘瀘右翼軍隊向重慶猛攻。

●廣東東江孫文系軍隊在左翼龍門一帶頗活動。

同　二十六日

●參議院開成政變第一次會議，通過衆議院延長任期案。

●有人在保定戲院向曹錕拋擲炸彈，即獲嫌疑犯湯仲謀等多人。

同　二十七日

●外交團會議臨案覆牒，決先請示各國政府；並因川湘戰事，擬由外艦組織長江警備艦隊。

●外交部派員赴英使館商修改威海衞草約，外傳已簽字，但當局否認。

●盧永祥通電，指斥十日豫選會舞弊，並反對將來非法大選。

●宜昌楊森部新編團譁變，經王汝勤及早豫防，並派所部堵擊，變兵向小溪當陽竄走。

同　二十八日

●吳佩孚反對衆議院延長任期。

同　二十九日

●廣東孫文系黃明堂所部張旅，在廉州被粵桂軍圍困一月餘，本日開城投降。

同　三十日

●吳佩孚再電攝政內閣，反對發表衆議院延長任期令。

●外交部派江華赴四川調查周西成刼日輪宜陽丸案。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萊因地協約國高等委員會決定自今日起准萊因地與未佔領德境間之交通，恢復自由。

●西班牙利夫拉將軍就政府領袖職，發令解散國會，以代表軍團之將軍八人及代表海軍之海軍少將一人合組軍人內閣。

●阜姆政府辭職，由意政府派員接理

行政事務。

●印度國民大會通過決議案重申恪守不暴動之不合作，及甘地氏之計畫。

同　十七日

●意大利任命吉爾狄諾將軍為阜姆軍事總督兼攝民政事宜。意內閣並決定一九一九年協約國與塞爾維亞之聖日耳曼條約全部施行。

●南斯拉夫政府致牒保加利亞謂如保國境內之柯密泰吉人有越界之謀，則塞國必占領保國之要塞。但保內閣提議召集委員會共同商酌制止辦法。

同　十八日

●希臘開始履行關於意使被殺案之協約國第一條要求由陸軍大臣向英法意使署道歉。

同　十九日

●英國首相鮑爾特温在巴黎與法總理會晤，討論英法外交關係。

●意國遇害大員之追悼會今日舉行，希臘政府全體人員及外交團皆與會。希艦隊又向協約國艦隊鳴礮致敬，並以步兵及礮艦送殯。意希交涉從此結束。

同　二十日

●非洲亞比西尼亞要求加入國際聯盟。

同　二十一日

●美政府向英法西班牙三國要求，坦及爾對美宜施門戶開放之政策。

●俄國派李寧號艦裝載醫藥品到日後，日當道疑其有宣傳作用，諭令駛離日本，故俄國決計止助日本賑捐。

●保加利亞共產黨數團圖在各處作亂，宣布蘇維埃民國，均為軍隊制止。

●漢志王要求加入國際聯盟。

同　二十三日

●波斯柯立桑省布納德地方發生地震，死百餘人，略有損失。

同　二十四日

●今日德國中央政府與各政黨各聯邦領袖，並魯爾代表連石丁納在內，會商取銷消極抵抗之問題。德總理發言謂『財政已竭，消極抵抗勢不得不終止；否則消極抵抗將轉為德人自招不利之工具。……政府主張以准許被逐者返里，釋放繫獄諸人交還魯爾民政權之事為取銷抵抗之條件』云。

●德國社會黨通過對政府失望，及不信任國防部長之議案。

●萊因地共和黨員五千人集會通過一議案，宣布萊因地獨立，並請法比協助。

同　二十五日

●德國各聯邦領袖一致議定因國內政治及財政理由，不得不取銷消極抵抗。

●俄國波斯因畫界起爭，俄兵攻擊巴爾耶薩伐之波斯防兵。

同　二十六日

●德總統及全體閣員簽字發表示文，佈告取銷魯爾消極抵抗。

同　二十七日

●意大利哥甫島交還希臘，撤退軍隊。

●德國巴威略邦宣布戒嚴，任嘉爾博士爲狄克推多，以阻遏巴威略分立派之搗亂。

同　二十八日

●國際聯盟議會一致表決，准愛沙尼亞亞比西尼亞加入聯盟。今日又通過鴉片委員會提出之決議案。

同　二十九日

●國際聯盟議會今日閉幕。舉定烏拉圭，巴西，比利時，瑞典，捷克，西班牙六國爲明年理事會常駐會員。

同　三十日

●萊因地獨立黨一萬二千人在杜塞爾道夫作示威運動，高呼與德國脫離。被德境警探開槍轟散。

科學雜俎

用鋸屑製造炸藥的新發明

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學系近發明一種新炸藥，係以尋常的鋸屑替代硝酸格利色林(nitroglycerin)與硝酸化錏混合而成。據說這炸藥因硝酸化錏(其中含百分之八十)和鋸屑都不是價貴的東西，所以價格較之市上所售的可廉三分之一。其炸力也與其他爆發力很強的炸藥相當，且炸時無烟，所發的氣味，亦無令人頭痛或其他身體上的弊害，祇要加以炸力便能爆發，且燃燒亦較爲緩慢。聞其製法現已公布於世云。

(聲)